如何以「原来我只是仙界众仙君的白月光替身」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 大婚那日我才知道，原来我只是仙界众仙君的白月光替身，更苟的是，这群狗比仙君谋划着洞房夜剜我的心，为白月光治病。

《替身她只想当咸鱼》（已完结）

1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才是人上人！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去往仙宴的路上，玄鸟好似喇叭成精一般站在我的肩头喊叫，惹得路过的仙娥仙君纷纷朝我看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抬起袖子挡脸，心里愈发后悔，自己无聊时教了玄鸟这些玩意儿。

玄鸟看到我挡脸的动作，仿佛生怕别的仙人把我的脸和名字对不上号，「贴心」地再次叫了起来：

「瑶光，都怪你昨晚看话本看到那么晚，今天才起这么迟！去得太迟的话，我们就没吃的了！」

我嘴角一抽，一时间不知道该吐槽玄鸟这货是不是忘了昨晚它也看话本看到抹泪，还是该纠正它仙宴实则是选美比赛，全场唯一能吃的大概只有它这只鸟。

多亏玄鸟的嗓门，我感觉看向我的目光又多了几道，夹杂着震惊和.....同情？！

等等，同情我什么？

我心下觉得奇怪，但以为是这些目光同情我有个聒噪的玄鸟，连忙加快脚步又走了几下，只想快点赶赴仙宴。

谁知才走几步，就被一个仙娥拦住，还是我的熟人——与我很不对付的如棋仙子。

如棋的神色趾高气扬，叫了一声我的名字：「瑶光，我可算找到你了。」

因为玄鸟这个喇叭已经播报，所以我深知否认也没用，干脆放下袖子，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是我，如棋，你怎么这个点儿了还在这里，不去仙宴，难不成也迟到了？」

我心里很是奇怪，没想到如棋这种仙师口中的「三好仙子」也会迟到。

如棋冷哼一声：「谁迟到了？我刚从仙宴出来，仙宴不举办了。」

玄鸟抢在我之前出声，捶胸顿足：

「什么？仙宴不举办了？难不成是宴会上的食物都被吃完了？」

我迟了一步，身体摇晃两下，悲痛欲绝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什么？仙宴不举办了？难不成是最美仙子已经评选出来了？」

我为了这场仙宴，每天都少吃二两饭，谁知竟然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

不行！这么悲痛的事情，一定要喝两瓶琼浆才能弥补我受伤的心！

我和玄鸟互看一眼，都觉得对方的话很是丢脸。

如棋脸色一僵，显然没想到我竟然是这种反应，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节奏：「是清莲仙子回来了，太子殿下解散了宴会。」

如棋口中的太子殿下，就是造成我和她不对付的直接原因。

因为太子殿下是我的未婚夫，而如棋觉得我这个不求上进、一度被仙师怀疑是「咸鱼成精」的半仙半妖混血种，配不上太子殿下。

她说到这里，眼里浮现出幸灾乐祸的笑意：「瑶光，你知道你和清莲仙子有多像吗？」

清廉……

这、这名字我熟啊！

我眼前一亮，难不成对方也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好同志？

清廉同志，我已经对上你的暗号了！

2

如棋对我的反应显然很不满：「你知道清莲仙子是谁吗？瑶光，你就不想一想，为什么太子殿下会对你这么好？我之前想不明白，现在可是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这张脸！」

我故作羞涩地低下头：「我知道自己长得好看……」

如棋没说话，一张俏脸通红，排除是因为见到我害羞，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被我气的。

我乘胜追击，抛出一个灵魂问题：「如棋，你真的喜欢太子殿下吗？」

如棋缓缓打出一个问号，不明白我怎么会突然这么问。

我：「如果你真的喜欢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与一个仙子亲密，你现在的反应应该是吃醋、愤怒，去找天子殿下和那个仙子理论啊，可是你看一看，你现在在做什么？」

如棋：？？？

我痛心疾首，无情戳穿如棋的伪装：「你现在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你个假粉！你根本不喜欢太子殿下！」

如棋一噎：「我……」

我：「我算看出来了，其实你真正喜欢的是我啊！」

如棋柳眉倒竖：「你……」

我：「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可是对不起，我不能回应你的心意，因为你老向仙师告我黑状。」

如棋没说话，愤怒地跑开了。

她原本是想提起袖子揍我的，可是我肩头的玄鸟又开始喇叭般大叫了：「如棋喜欢瑶光！如棋喜欢瑶光！」

在要我的命和要自己的脸之间，如棋选择了后者，她衣袂翻飞，逃难般离开。谁知即使如此，也依然没能逃脱绯闻的漩涡。

我淡定抬起袖子遮住脸，听玄鸟喊：「如棋朝瑶光告白失败，害羞地跑了！如棋朝瑶光告白失败，害羞地跑了！」

我和玄鸟目送着如棋仓皇逃窜的背影。

呵，如棋还是太嫩了，跑路都不知道挡住脸。

与如棋分别之后，我就朝着太子的宫殿走去，一边走一边在脑海里回想着如棋的话。

我当然知道如棋话中挑拨的意思，只是我也确实不知道这个清廉仙子是谁。

我是穿越的，前面说过，这个身体是半神半妖的混血种，父亲是天界上神，母亲是修炼千年的狐妖。

而可能是因为混血的原因，原主刚开始是个心智未开的小兽，跟在人间的母亲身边生活。

而我穿越过来的节点正是母亲失踪，原主被父亲带上天界。当然，在父亲看来，这是我正好有了心智。

我和未婚夫太子殿下，则是在我到达天界后订下的婚约，想必太子殿下和那位清廉认识的时候，原身还在人界啃野果呢。

现在我才知道刚才那一路上同情的目光，原来不是因为玄鸟，而是因为我头上可能绿云罩顶。

我刚到太子殿的门口，就看到跟在太子旁边的仙仆风轻走了出来。

我和风轻已经足够相熟，因此省略了虚头巴脑的礼数，他一看到我就苦着一张脸：「瑶光，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我还是选择了进去，因为我想和清廉会师一下，欢迎我方同志。

风轻一边带着我走进内殿，一边说道：「里面的是清莲，清水的清，莲花的莲，是……是太子殿下以前的好友，我本来以为她不会再回来的，没想到……」

原来不是清廉啊。

我的心底泛起失望的情绪，毕竟我都想好了我们要对的暗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风轻欲言又止，他没说太多，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内殿。风轻没有进去，而是让我和玄鸟自己走进去。

刚走进内殿，我就看到了我的未婚夫——太子云绥。

他坐在桌子上，面若冠玉，眉目舒朗，披着文着金色暗纹的黑袍。

他原本是高冷的，曾经让我一度怀疑是不是雪山成精，此时那双一向冷漠的黑眸里却荡漾着温柔的笑意，倒映的是另一个人的身影。

而原本我经常坐的座位上，此时却坐了一个穿着鹅黄色长裙的女子。

像！

太像了！

要不是清莲的衣服和我不一样，我还以为坐在云绥面前的是一面镜子，上面倒映着我的模样。

只是我和清莲的气质却是截然不同。

清莲的身体似乎有些虚弱，脸色苍白，眉眼间都是莹莹泪光，只想让人把她捧在心上。

而我……据我那养兄说，他看到我，就想切磋一下。如棋的针对也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长得像个靶子。

现在一看，和弱柳迎风的清莲一比，我强壮得像是随时随地都能打一套军体拳。

清莲也不知道在和云绥说些什么，云绥连我进来了都没注意到，只是专注地看着清莲，唇角微微上挑，像是在笑。

云绥笑起来很好看，像是初雪消融，春风拂面，倒是让我没出息地看呆了。

与我相处时，云绥从来都是板着一张脸。

我回顾过往记忆，发现云绥竟是似乎……从来没有在我面前笑过。

难道是清莲姑娘长得比较好笑？可是我们明明长得差不多啊！

我忿忿不平地想。

3

看到这一幕，我就是再傻也知道原来云绥对我的好，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替身罢了。

之前与云绥相处的一幕幕涌上心头：我挑灯偷看话本，云绥出现，没收了我的话本；我装病不想去上学，云绥直接把仙师请到我的宫殿里上课；云绥每天晚上都监督我写作业、修炼……

我：「……」

等等，打住，云绥究竟是我的未婚夫还是教导主任？学习才是他的真爱吧？

我的心态突然平和很多，故意咳嗽两声，云绥和清莲终于发现了我。

云绥看到我，黑眸中没有一丝波动，也没有和我解释的意思。

倒是清莲新奇地看着我，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而后说道：「你就是瑶光吧？我刚才还听阿绥说起你，你好，我叫清莲。」

好家伙，这一声阿绥叫的，亲密与否立判。

我要是想扳回一局，怕是只能叫云绥一句「宝贝」。

我没有自我介绍，而是不死心地说道：「富强民主？」

清莲：？

我彻底死心了：「没什么，我就是在呼唤信仰。」

清莲强颜欢笑：「瑶光姑娘真有意思。」

我接受一切夸奖：「谢谢了啊，谢谢了啊。」

我肩头的玄鸟也鹦鹉学舌：「谢谢了啊，谢谢了啊。」

清莲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回我了，她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云绥，间或咳嗽两声，眼角泛红。

云绥剑眉微蹙，看向我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人：「瑶光，不要这么和清莲说话，她身体不好。」

我：「……不是，宝贝，我的说话方式与她身体不好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你不应该指责我的说话方式，而是给她找个药仙过来啊。」

云绥没有说话，我猜他是被我的那声「宝贝」惊到了，毕竟我一般都叫他「云绥」或者太子殿下，简直是相敬如宾的典范。

而清莲听到我对云绥的称呼，原本就不怎么红润的脸色又白了一个色号。

云绥沉默了一会儿，才再次开口：「瑶光，你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

我有些难以启齿，总不能说我是觉得这仙宴应该办下去，毕竟我这次很有机会夺得「最美仙子」的荣誉吧？

想来想去，我艰难地找了一个借口：「听说你带了个仙子回宫，我顺道来看一看。」

云绥的眉头并未因为我的回答而舒展：「瑶光，我和清莲的事情，我会找时间和你解释，你先回去吧。」

清莲也接上了话头：「是的，请瑶光仙子不要多想，我和阿绥他只是……朋友。」

说后半句话的时候清莲欲言又止，她垂眸，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像是在无声地反驳她刚才说的话。

而云绥听到清莲的话，下意识地低头看向对方，他大约不知道，他垂眸看向清莲时有多温柔与包容，甚至让我怀疑他是不是被夺舍了。

这这这……这不是郎有情妾有意是什么？

我站在屋子里，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锃光瓦亮的电灯泡，把一对有情人照得明明白白。

玄鸟大约也察觉到了此时气氛古怪，沉默地站在我的肩头。

当然，也有可能玄鸟是感觉到了单身鸟的悲伤，暂时抑郁了。

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

不过说实话，我倒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毕竟云绥要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清莲身上，那我晚上不就能多看几本话本，早上迟起一会儿上学了吗？

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啊！这么好的事怎么不早发生？！

正当我越想越觉得快乐时，身后突然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我下意识地扭头，发现迎面走来的这个不速之客还是个熟人。

4

来人一袭月白色长袍，容貌丰神俊朗，形若芝兰玉树，眉眼间尽是温柔儒雅，正是我的竹马泊玉哥哥。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时，我才刚刚穿越过来，羞怯地躲在父亲身后偷看他，心想这些仙人怎么都这么好看，难道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未婚夫吗？

泊玉比原身大几岁，看到我的容貌时一惊，而后绽开一个温柔至极的笑容，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又递给了我一块糕点，轻声唤我「瑶光」。

我肩头的玄鸟也是他送给我的，陪伴了我很多年。

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对我也是真的好，只是此时，他的视线却轻描淡写地略过了我，落在了清莲身上。

在我的记忆中，泊玉一向是气定神闲、不紧不慢的，可是现在他似乎是因为匆忙赶来的原因，额角还有一层薄汗。

可是泊玉却并没有来得及抬袖擦去，而是朝清莲一笑：「你回来了。」

清莲低下头，似乎不敢看泊玉：「泊玉哥哥，我回来了，之前的事情对不起……」

泊玉好脾气地说道：「没事，只要你回来就好。」

清莲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

得，看样子清莲和泊玉之间也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就奇了怪了，天界的圈子有这么小吗？

一个是太子殿下，一个是风华帝君，所以云绥和泊玉也早就认识。

与清莲对完话之后，泊玉又看向云绥：「太子殿下，如果不是其他仙人看到了，你还要把清莲回来的消息瞒到几时？」

云绥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泊玉，两人之间的气氛一时间变得剑拔弩张起来，仿佛下一秒就能打起来。

清莲咳嗽两声，紧张地看着他们两个，仿佛下一秒就能蹦出一句「你们不要再打了！」

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哦，这里不是练舞室，而是太子宫殿。

玄鸟不满被泊玉忽视的感觉，因为它是泊玉送给我的，所以也对泊玉有着天然的亲切感，立即一拍翅膀，屈尊降贵离开了我的肩膀，转移阵地落到了泊玉的肩膀上，大声喊道：

「泊玉，我举报瑶光昨天看话本，上面的小人都不穿衣服！」

原本久别重逢的感人气氛被玄鸟破坏得一干二净，随着它的话音落下，宫殿里安静得仿佛连空气都不再流动。

云绥和泊玉同时看向我。

我安详地站在原地，觉得自己可以就地火化了。

我真是谢谢玄鸟没把「小黄书」三个字直白地喊出来，而是告状得如此委婉，给我留了最后一块棺材板。

这次先开口的是云绥，他嗓音平静，只是细听已有几分动怒的意思：「瑶光，你昨天又偷看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本，一会儿我便去你房间里检查。」

我：！！！不要啊！天上没有 P 站，所以我才看小黄书的！

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

我下意识地看向泊玉，希望他能够求下情。可是显然泊玉也是个古板的人，他微微一笑，看向云绥：「我帮你，不能留下漏网之书。」

云绥点了点头，原本身上的凛冽杀意散了个精光，泊玉也收起了戾气，气氛变得平和。

不是吧不是吧，竟然还要赶尽杀绝？刚才你们还是要打起来的样子，怎么现在就握手言和了？

Excuseme？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瞬间，云绥和泊玉关注的焦点就从清莲变成了我。

我垂头丧气地站在云绥和泊玉面前，接受教育。

泊玉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像个老妈子一般，开始给我循循善诱讲述纵欲过度，啊不是，看小黄书的危害。

云绥在一边不时点头，他在这件事情上倒是不高冷了，半是平静半是威胁地说道：「一会儿我在你的房间里搜到几本话本，你就给我抄几本功法。」

等等，你们一会儿不和清莲叙旧了吗？怎么这就约定好结伴去我房间扫黄去了？

5

玄鸟趴在泊玉肩头，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我暗暗思考怎么烤鸟比较好吃。

清莲站在一边，神色茫然，显然并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模样。

她几次想要插话，可惜云绥和泊玉都忙着教育我，无暇分心顾及她，因此清莲就这么被忽略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泊玉才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宣告这次教育结束。

云绥也放下抱臂的胳膊，他们的目光落在了清莲身上，顿时一顿，很明显才想起来还有个清莲。

清莲眼角发红，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却还要勉强微笑：「没事的，还是瑶光仙子的事情更重要一些。」

云绥的声音里带了些歉疚：「是的，瑶光生性狡猾顽劣，要是不及时处理这件事情，她很有可能将书转移阵地。」

我 & 清莲：「……」

还是泊玉会说话：「瑶光，你先带清莲去院子里转一转，我和云绥有话要说。清莲这么久没回来，想必已经不怎么熟悉院子了。」

我和清莲都秒懂，这是调虎离山，啊呸，是支开我们的计策。泊玉和云绥谈的事情想必与清莲有关。

清莲乖乖地应了下来，她亲密地挽起我的胳膊，像是想到什么一般，在踏出房门的那一刻回头，轻声细语地叮嘱道：「阿绥，泊玉哥哥，你们不要为了我打架。」

我连忙提醒：「你说大声点，不然他们听不到。」

清莲抿紧了嘴唇，没再说话。

玄鸟一看到泊玉就走不动路，因此只有我和清莲走出了宫殿，朝着宫殿后的花园走去。

一路走，清莲一边看，一边感慨地说道：「虽然之前来了很多次，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这里果然变了很多，就连宫殿里的仙仆我也大都不认识了。」

她停在了一个水池边，面露惊喜与怀念：「这个水池现在还有啊，我记得之前阿绥带我还来这里喂过鱼，不知道那些鱼儿怎么样了。」

我：「你说那几条鱼啊？几年前有来着，被我烤了，加上孜然还怪好吃的。」

清莲想要挤出一个笑容，可是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我贴心转移话题：「我们赶紧去别处看一看吧。」

清莲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好」字。

我们离开水池边，清莲缓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这些年来，谢谢你对阿绥和泊玉哥哥的照顾了。」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清莲要替云绥谢谢我。

不过我还是诚实地摆摆手：「不用谢，这些年来是他们照顾我比较多。」

听到我的话，清莲的笑容一僵。

她忽然捂住胸口，整个人脸色苍白如纸，身体也摇晃几下，仿佛随时要跌倒。

我怔愣了几秒，连忙扶住清莲，还以为清莲是被我的话气到了，心生愧疚：「别晕！我收下这声谢谢还不行吗？别为这种小事气坏了身体！」

可是清莲还是晕了过去。

好在附近有仙仆帮忙，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清莲抬到了最近的一间厢房里，又派人分别去叫药仙以及泊玉和云绥。

云绥和泊玉急忙赶来，他们踏入门槛的那一刻，药仙刚给清莲把完脉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位仙子仙丹碎裂，所以才导致身体这么虚弱……」

「什么？！」云绥震怒，泊玉也立即看向清莲，眼底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对于他们这些神仙来说，仙丹就相当于他们的心脏，而仙丹碎裂就相当于时日无多，已经能准备后事了。

「什么办法能救她？！」云绥揪着药仙的衣领慌忙问道。

泊玉还站在原地，没有阻拦，如墨的黑眸也盯着药仙，等待一个答案。

不知为何，药仙看了我一眼，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阿绥，泊玉哥哥，不要为难药仙了。」出声阻拦的是清莲，她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余光瞥了我一眼，垂眸黯然说道：「治不好的，当初我之所以离开，也是因为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不想让阿绥和泊玉哥哥太过难过……」

云绥松开药仙，垂着头站在原地，眼眶发红，而泊玉也拳头紧攥，手背青筋暴露。

原来清莲之所以消失那么久，是因为身患绝症啊，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对不起，我爱你》《比 sad 更 sad 的故事》等一系列催泪电视剧，主角躺在病床上揭露自己离开爱人的原因。

平常在荧幕上看到我都已经泣不成声，更何况这个场景就在面前上演。

我没忍住，率先「嗷」地哭出了声。

我的哭声显然把正在煽情的清莲吓了一跳，她的话语一顿，好半天都没再说话。

泊玉让玄鸟给我递了个手帕过来，我接了过来，一边抹泪一边继续哭。

察觉到三道视线聚集在我的身上，我艰难地抑制住了用手帕擦鼻涕的冲动，抽抽噎噎地说道：「你、你们不用管我，我就是觉得好感人……」

6

听到我的话，云绥和泊玉再次看向清莲，只是这次他们的神色平静了不少，眼角也不发红了，紧攥的拳头也松开了。

清莲艰难地继续说道：「希望大家不要为我难过……」

我：「呜呜呜！」

云绥无奈：「瑶光，别哭了。」

瞧瞧，这是人话吗，躺在床上的到底是谁的心上人？

泊玉也加入了劝说我的行列：「是啊，清莲她的病也不一定毫无办法。」

我好半天才止住了哭声，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等等，你们安慰我干什么，应该安慰的是清莲啊！

看到我不哭了，泊玉松了一口气，看向药仙，温声说道：「仙丹碎裂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吗？」

药仙犹豫了几秒，而后坚定回答：「没有。」

泊玉和云绥对视一眼，我觉得他们都看出了药仙有所隐瞒。

清莲剧烈地咳嗽了几声，而后苦笑道：「泊玉哥哥，阿绥，我这次回来，总感觉物是人非，很多地方都变了，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

呜呜呜，我又想哭了！

我抢在云绥和泊玉之前点头：「好，对了云绥，你记得把池子里那几条鱼填上，清莲仙子还想着喂呢！」

清莲：「……谢谢瑶光仙子。」

清莲后面的话我没敢听，怕自己哭得泣不成声，毕竟我脸上的脂粉也挺贵的。

泊玉和云绥没有阻拦，我总觉得最开心的是清莲，在听到我要离开之后，她简直是容光焕发，喜上眉梢，声线也不是那么苦大仇深了，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那瑶光仙子早点回去休息吧。」

连再见都不说了。

玄鸟自然是要跟着我回家的。

因为清莲的事情，云绥和泊玉自然忘了扫黄这回事，我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想着应该把书藏在哪里好。

玄鸟在我眼前飞来飞去，飞得我头晕：「瑶光，我们今天吃什么啊？」

瞧瞧，它的主人都被绿了，它却只关心今天的菜单。

我想起玄鸟刚才做的好事，冷笑一声：「吃你。」

玄鸟浑身的毛瞬间炸开，大惊失色道：「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想睡我？」

我：「？你很不对劲！」

我和玄鸟打了一架，因为我们对彼此的关系认知有误，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姐妹情深，但它觉得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我俩是势均力敌的菜，我上课溜号，它上课打瞌睡，因此最终我俩打了个平手。

它啄乱了我的发髻，我一巴掌把它抽在了地上，而后互不搭理地走回了我家。

前面提过一嘴，我有个养兄，叫墨珩，是我爹很早之前从天魔大战的战场上捡来的，听说是麒麟和龙的混血。

前几年爹下人间寻找娘的踪迹，家里就只剩我、墨珩还有一干仙仆了。

墨珩法力高深，有上神职位，样貌也是英俊粗犷，像是最近流行的那种甜野男孩，就是太过直男，所以母胎 solo。

他的名言包括但不限于：「你的脸怎么这么红？谁扇你了？我去揍他！」「你的嘴唇怎么这么红，吃哪家小孩了？」「你怎么看到别的仙君流鼻血了？」

我回答：「……是我涂了胭脂 / 唇脂 / 别逼我揍你。」

就比如我此时的样子，是个人都知道问一句「怎么了，是不是打架了」。

墨珩不是正常人，他看到我进屋，第一句话是：「这造型不错啊。」

我：「……Tony 玄做的。」

玄鸟一瘸一拐地飞过，留下高傲的背影。

7

墨珩虽然不知道 Tony 是什么意思，但是竟然也猜出了我说的是玄鸟。

他金色的眼瞳流露出了促狭的笑意：「去参加仙宴感觉怎么样？拿了安慰奖了吗？」

滚滚滚，我这长相明明是冠军种子！

不过原来这位还不知道仙宴已经不举办了，这吃瓜速度，说 2G 都是夸他了，简直是断网。

我一想起来仙宴就生气：「仙宴不举办了，因为云绥的心上人清莲仙子回来了，泊玉哥哥也去看她了，你知道吗，那个清莲和我长得……」

「你说谁回来了？」墨珩似野兽般的金色眼瞳猛地一缩。

「清莲啊。」看到墨珩这么大的反应，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想起来墨珩之所以单身，除了不说人话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他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不过墨珩这人在这方面却很害羞，死活不肯告诉我他的心上人究竟是哪个仙子，枉费了我想给他牵线搭桥的好心。

现在看来，墨珩那个心上人，该不会是……

墨珩「蹭」地站起身，他的话也验证了我的猜测：「她回来了？！她在哪里？」

我心态平和地回答：「她在云绥那里。」

墨珩仍旧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她竟然回来了！她……她还好吗？」

我如实回答：「不太好。」

迎着墨珩惊愕的神色，我把清莲仙丹碎裂的事情告诉了墨珩。

不出所料，墨珩的眉头也皱了起来：「就连药仙也毫无办法吗？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她！」

我大惊失色：「你要弃武从医？」

我设想了一下墨珩当药仙的场景，不知道是应该担心他未来的病人清莲，还是担心可能要医闹的家属云绥。

墨珩：「……我倒是有自知之明。」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就好。」

墨珩像是想到了什么，唇角微微上挑，开始真情流露：「她救过我，那个时候我刚被养父带上仙界，大家都觉得我、我是混血，所以经常欺负我，但是她没有，还帮我处理伤口。」

「她是我的光。」

对于一个连唇脂都不知道的直男来说，蹦出这句话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不知是不是上辈子网上冲浪冲多了，我总觉得墨珩形容的是迪迦。

我心里一酸，毕竟谁不想当迪迦呢，但是很快我又释然了。我今天刚当了云绥和清莲的光——虽然是以电灯泡的身份。

不过无论怎样，照亮过别人就足够了。

我没忍住，问道：「那我呢？」

我和清莲长得这么像，墨珩又是否在某一刻，把我当成过清莲？

墨珩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是我的梦魇。」

我：「……」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墨珩竟然说我是他的噩梦，这还不如替身呢！

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直男抱有期待？

我：「谢谢，你是个好人，乖，这张好人卡拿好。」

让我们互相伤害吧。

8

墨珩哑口无言，片刻后转移话题：「你还记得你倒数第六句说了什么话吗？」

我一愣，努力回忆：「你知道清莲吗？」

墨珩拍案而起：「我知道！她在云绥那里？我去找她！」

我对墨珩好似骗傻子的行为很不满：「不要说不过我，就强行时光倒流啊喂！」

墨珩是个单纯的人，所有的窘迫心情都写在了脸上：「我去找清莲。」

要是泊玉和云绥还在，加上墨珩正好四个人，这是能打一桌麻将了啊！

我心里唏嘘，化为嘴上的催促：「走快点，别耽误了。」

墨珩扭头看了我一眼，我突如其来的关心显然并没有让他感到丝毫温暖，反而换得他一脸警惕，大约是被我坑怕了。

吃过饭后，我就溜去休息了。

玄鸟和我一直冷战到我上床打开书，玄鸟立即抛开我们之间的恩怨，流着哈濑子飞了过来：「我也要看！」

它对小黄书的憧憬终结于看到书的内容那一刻。

我冷冷一笑，把书封露了出来，只见上面赫然写着——《高等修仙法则》。

玄鸟：「……睡前你看课本，怕自己睡得不够香吗？」

我存心报复玄鸟的告状，正气凛然地说道：「我就喜欢把这本书当睡前故事看，你管我？」

玄鸟也冷笑一声：「我就在这儿不走了，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十分钟后，看书的我和监督我的玄鸟齐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可能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可能是因为睡前想不开看起了课本，晚上做梦时，我竟然梦到自己离开后太子殿发生的事情。

在梦境中，我是仿佛幽灵一般的存在，看到云绥扯住了想要溜走的药仙。

他的嗓音很冷，又是那个我熟悉的太子殿下：「你知道怎么治清莲，要是不说出来，我诛你九族。」

我这个时候倒是希望墨珩当药仙了，毕竟真要发生医患冲突，谁九族被诛还不一定。

泊玉明明可以阻止云绥，可是他没有。

清莲也只是看着，竟然有种异样的冷漠。

我记得药仙才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被诛九族实在是太过无辜。

我张口想替药仙求情，可是说出来的话却被消声，这才想起这只是一个梦境。

药仙显然经过了慎重思考，而后颤声开口：「清莲仙子的病，自、自是有办法的，只需千年妖兽后代的心脏。」

我的娘亲是世间唯一仅存的千年妖兽。

天上地下，只有我一个是千年妖兽的后代。

9

药仙的这席话就和指名道姓差不多。

我很想骂人，这是什么狗偏方？难不成仙界也流行缺啥补啥？

清莲的仙丹有问题，就拿我心脏来补？

淦，太淦了，我强烈建议仙界应该出一个《千年妖兽保护法》。

泊玉和云绥对视一眼，我知道，他们已经懂了，药仙说的就是我，可是原本焦躁的他们此时却谁都没有先开口。

率先打破这个沉默气氛的是清莲，她嗓音轻颤，染上了哭腔：「这说的是瑶光仙子吧？或许还有其他办法！阿绥，泊玉哥哥，我舍不得你们……」

巧了，我也舍不得他们……的脸啊！

清莲不想死，我也一样。

我还没买到典藏版的《日在仙界》，我还等到我爹带着我娘回来，我还没告如棋的状……

药仙的声音比清莲还颤抖：「没……没有其他办法了。」

云绥正低头沉思，没有看清莲，所以清莲只能转头看向泊玉。

她的眼眸湿漉漉的，看起来楚楚可怜，再次低低地唤了一声泊玉：「泊玉哥哥……」

云绥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出声问道：「如果取走瑶光的心脏，瑶光她……会死吗？」

太子殿下，您知道有一句话叫「人被杀，就会死吗？」

硬了，我的拳头已经硬了。

可是我此时是旁观的幽魂状态，没人给我开麦，让我怼死云绥，更别说上去让他尝一尝女拳的威力。

我觉得药仙可能像我一样，也没想出云绥能问出这么傻 X 的问题，缓了好几秒才谨慎地回答：「大概率会，但是瑶光仙子毕竟有千年妖兽的血脉，或许还有其他保命办法。」

当事人表示，勿 cue，没有。

这次说话的是泊玉，他的嗓音依旧温柔悦耳，落在我的耳边却带来刺骨寒意：「瑶光说过，她有其他保命的办法。」

云绥的眼眸亮了起来，一贯低沉的声线甚至带上了轻松：「那就好，那样清莲也有救了。」

清莲的眸中划过沉思，不知道在想什么，但察觉到云绥和泊玉的视线投向自己之后，也露出一个笑容：「太好了，之后我一定会好好感谢瑶光仙子。」

我的心却沉了下去。

在刚穿越过来的时候，我确实因为泊玉的温柔而整日黏着对方，说了很多话，可是我确定，我从来没有和泊玉说过我有保命的办法。

也就是说，泊玉在说谎。

10

药仙的话其实就是让云绥和泊玉在我与清莲之间做出选择而已，很显然，泊玉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看向泊玉，那些情窦初开的旖旎心思早就烟消云散，只觉得失望和愤怒。

大家原本都是人，怎么就他会变身，说变狗就变狗？

要不是深知这是一个梦，我早就冲上去给泊玉几脚。

等等，就是因为是梦，我才要动手啊，要是现实中真发生这种事情，我还打不过他们呢！

就在我纠结是否要动手的时候，药仙再次开口：「清莲仙子的病已经拖不了太久。」

我懂，不就是催他们快点动手吗？

因为已经知道这是个梦境，所以我能够冷静地听着云绥和泊玉密谋怎么取我的心脏。

不对，也不算密谋，毕竟我这个当事人还在这里看直播呢！

他们知道我狡猾又贪生怕死，肯定不会答应这种事情，所以决定瞒着我；

我在心里念叨：莫生气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他们说清莲的身体拖不了那么久，尽快动手，正好有个良辰吉日——我与云绥即将大婚，那个时候动手，即使我昏睡几天也无人发现；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

清莲感动又泪眼汪汪地说对不起我，泊玉说：「我说过一定会救你的。」

云绥说：「无事，我自会给瑶光补偿。我会把太子妃的位置给她，也会……给她想要的永远的宠爱。」

我脑中的弦终于「啪」的一声绷断。

这 tm，别搁这儿给我造谣，显得我多喜欢你一样好吗？

当初我答应与云绥的婚约，馋的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妃位好吗？

毕竟要是当了太子妃，我不就能光明正大地咸鱼了吗？

现在看来，命运果然早就给每个礼物都暗中标明了价格。

我得到了太子妃之位，却失去了名誉。

但是重点是，我还没得到太子妃之位呢！

可惜仙界没有律师，不然我真想律师函警告一下：「太子殿并非法外之地，请谨言慎行。」

怀着人财两空的愤怒，我终于按捺不住冲上前，想给泊玉和云绥一拳，可是我的拳头却透过了他们的身体，反倒自己向前栽倒。

就在即将摔倒在地的那一刻，我醒了。

「啪」的一声，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眼前是玄鸟放大的鸟脸。

玄鸟一边用翅膀拍着我的脸颊，一边用质问的语气问道：「瑶光，你梦里偷吃什么呢，怎么嘴里还动个不停？」

我理解了玄鸟的话之后，勃然大怒：「我那是做噩梦，梦里气得磨牙！」

玄鸟顿时换上了一副不感兴趣的鸟脸，拍着翅膀飞去吃早饭了。

我看向窗外，窗外天光大亮，又是新的一天。

俗话说得好，梦都是相反的，我又何必将一个梦放在心上……

但还是很气！气得我早饭都吃不下了！

玄鸟的声音响起：「哇，早饭有糯米藕哎！」

我利落地翻身下床：「给我留一块！」

11

等坐在餐桌上，我才发现墨珩竟然还没有回来。

孩子大了，竟然学会夜不归宿了。

我问玄鸟，玄鸟白了我一眼，开口说道：「墨珩回来过一趟，只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醒。」

听到玄鸟的话，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的那个梦境。

梦中云绥说选在大婚那天动手，我掐指一算，发现距离我俩婚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星期，不过半路杀出来个清莲，这婚最后能不能结还是个问题。

不会清莲当太子妃，我当侧妃吧？虽说同工同酬，但距我想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在是相去甚远。

如果云绥真的喜欢清莲，我绝对不会棒打鸳鸯，定会选择主动退出。

我决定一会儿去太子殿，打探一下云绥的口风。

不过在出发去太子殿之前，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出于心中莫名的忧愁，我决定给我爹写封信，问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挥毫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而后凝眉思考片刻，犹犹豫豫地在片尾加了一句话：「爹，有一个清莲仙子与我长得十分相似，你还记得清明湖畔的清莲仙子她妈吗？」

玄鸟趴在一边看了半天，评价道：「我觉得你爹会揍你。」

我亦是心虚：「我也觉得，所以我特地用最小号字体写的，他能不能看到随缘。」

玄鸟叹服：「高，实在是高。」

我把信交给专门传信的青鸟后，就带着玄鸟出门去太子殿了。

再次站到太子殿的时候，我总觉得很怪，但是一时间却想不出来，究竟是哪里让我觉得奇怪。

难不成是因为昨天那个梦？

玄鸟一语道破了我的疑惑：「咦，墨珩真的来过吗？这太子殿怎么还好好的？」

哦，对了，作为仙界第一莽人，面对情敌时墨珩竟然没有重拳出击，拆几根房梁？难不成是和平谈判了？

风轻见到我，依旧苦着脸，像是生吞了五根苦瓜，步伐缓慢地带着我去云绥在的地方。

云绥不在他的房间，而是在清莲的房间。

清莲被安排在了紧挨着云绥房间的院落，云绥正坐在旁边……看着。

对，真的是看着，仙仆跪在地上，给清莲喂药。

清莲脸色苍白地喝着药，偶尔楚楚可怜地看云绥一眼，眼中盛满了希望对方亲自喂药的渴望。

看风轻紧张到颤抖的样子，我还以为云绥和清莲在干什么呢！

风轻同学，明天就去气氛组报道好吗？真他娘的是个调动气氛的人才！

这次云绥可是看到了我，清莲也看到我，叫了一声「瑶光仙子」。

无事不登三宝殿，云绥看出了我有事找他，先我一步开口：「随我来，清莲，你先休息。」

清莲娇娇地应了一声。

云绥告别清莲，把我带去了他的房间，很明显不想让清莲听到我们的谈话。

玄鸟很有眼色地从窗户飞走，出去玩了。

直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云绥才转头看向我：「瑶光，怎么了？」

我不想搞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直接问道：「云绥，这个婚你还准备结吗？你要是喜欢清莲，我可以立即退出成全你们。」

云绥蹙眉：「瑶光，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太闲的话你就多读几本书。」

我可是天天在看书！

咳咳，虽然是那种书……

为了避免再说下去，云绥一时兴起去我房间里扫黄，我想要转移话题：「那还是原来的时间？」

云绥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觉得呢？」

你就不能有些主见？！

我随口说道：「我觉得现在就洞房吧。」

云绥的脸上罕见地泛起一丝羞涩：「……太过仓促，很多事情还没准备好。」

我当然知道云绥不可能答应，说这个只是为了逗他：「你和我，一张床，齐了啊，洞房还要准备什么啊？」

云绥：「……少看那些书，我不想这样匆匆忙忙地让你把自己交给我。」

我：「嗷。」

我原本以为云绥这就说完了，没想到今日的云绥格外话多：「瑶光，咱们大婚之后过几天就是你的生辰了，你想要什么？」

我没忍住，来了句土味情话：「你的心。」

云绥半晌没说话，我怀疑他是被我的土味情况 shock 到了。

我在心里憋笑，笑够了一甩手：「等到那一天我再告诉你我要什么。」

每一年生辰，云绥他们都会送我生日礼物。

云绥看着我，忽然也笑了，他的唇角微微上挑，眼底的笑意像是水波般荡漾开来：「好的，我等你告诉我。」

12

气氛正好，我忍不住开口：「所以今年就不要送我功法当生日礼物了。」

每年生日，除了泊玉送的礼物深得我心之外，云绥和墨珩送的礼物简直是大型灾难现场。

云绥每年都送我各种功（课）法（本），而墨珩则送我刀枪剑戟，斧钺勾叉，我已经从中看出了他们盼望我文武双全的殷切希望。

云绥唇角的笑容瞬间消失，快速到让我以为刚才他的笑容只是镜花水月梦一遭。

好半天，他才闷闷不乐地回了「知道了」三个字。

我满意地告退，走出房间。

我唤了玄鸟几声，却并没有收到它的回应，我猜这鸟应该是去了它最爱的花园。

刚走到花园里，我就看到了清莲，她披着一件厚厚的披风，正在仙仆的搀扶下慢慢踱步。

看到我，她不闪不避，温柔一笑：「瑶光仙子，我们又见面了。」

我「嗯」了一声，虚伪又客套地问道：「清莲仙子的身体怎么样了？」

清莲不知从哪掏出一块小方帕，捂着嘴咳嗽两声：「谢谢瑶光仙子的关心，我觉得好些了。对了，阿绥与瑶光仙子说了些什么？」

我：「就聊聊结婚那些事情，其他就没什么了。」

清莲脸上的笑容一僵，不过她像是想到什么，唇角的笑意扩大：「也是，瑶光仙子与阿绥婚期将近，自是有很多事情商量。」

我总觉得清莲的这个笑容，很像是她梦中说会感谢我时那副虚伪的样子。

我不愿再与她多谈，想着找到了玄鸟就离开。

好在这时，玄鸟不知从哪飞了回来，落到我的肩膀上，我连忙找了个「要去学习」的借口离开。

玄鸟也看出了我兴致不高，总算有良心了一次，出声问道：「瑶光，你怎么了，自从早上醒过来情绪就这么低落？不如我们去找泊玉玩吧！」

哪壶不开提哪壶，现在听到泊玉的名字，我心里都「咯噔」一下。

玄鸟却把我的沉默当作默认，直接咬着我的衣角，拖着我到了泊玉的宫殿。

泊玉喜静，居住的地方也很偏僻，仙仆二三人，玄鸟直接拉着我闯了进去。

泊玉正在桌前看书，被突兀闯入的我和玄鸟打断，也不恼怒，而是招呼我快坐下，又吩咐仙仆去拿糕点。

玄鸟飞到了泊玉肩头，泊玉揉了揉它的脑袋，它立即喊道：「泊玉，咱们出去玩吧！」

泊玉想了想，而后笑道：「好啊，那我带你们去人间吧。」

人间？！

我的耳朵竖了起来，决定先把和梦中泊玉的恩怨搁在一边，毕竟我也好久没到人间玩了。

嗯，说那话的是梦中的泊玉，关他现实中的泊玉什么事？

我自我安慰道，而后喜笑颜开：「去去去！」

泊玉带着我们到了通往人间的通道，那里有重兵把守，除非有上神带着，否则普通的仙人是没有资格进去的。

我和泊玉吐槽这件事情，泊玉温柔一笑，教了我一个诀，说是可以不被这些守卫发现，就能到通道前。

为了以后能自由进出，我记得很认真。

有泊玉带着，我们畅通无阻地前往了人间。

在人间很愉快，我们吃了糖葫芦和糕点，还买了漂亮的首饰。晚上他还带我去河边放了河灯。

看着飘远的河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想起来了那个梦境，很是难过。

泊玉是个心思敏感的人，看出了我情绪的微小转变：「怎么不太开心？」

河灯的映衬下，泊玉的侧颜俊秀，温润如玉。

我的委屈化作眼泪，不争气地从嘴角流出来。

泊玉揉了揉我的头发，而后牵起我的手：「跟我来。」

河边除了售卖河灯的小摊之外，还有写牌子挂在树上祈福的业务，显然业务火爆，树上挂满了牌子，风一吹，叮叮当当地作响。

泊玉拉着我走到一个摊铺前，挽着袖子挑了一块木牌，而后借着店家的毛笔题字。

我和玄鸟又蹦又跳，想要看到泊玉究竟写了什么。

泊玉却摇了摇头，温声说道：「秘密，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写完后，泊玉便趁着夜色，小施法力，把木牌送到了枝丫间。

我抬头看去，只见那木牌上写着一行字，起笔苍劲有力，落笔却温柔缱绻：「愿瑶光万事胜意，岁岁平安。」

一阵感动涌上心头，我转头看向泊玉，刚想说些什么，一阵狂风大作，那块牌子被从枝头吹落，直接掉进水里飘远了。

我没忍住，所有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为了一个字：「淦！」

13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好吗？！

玄鸟已经笑得在地上打滚。

我正准备施术捡起那块木牌，然而那块木牌已经随着河流一去不复返。

正当我的心情糟糕到极点时，耳边响起泊玉轻柔的嗓音：「瑶光，不要难过，我再给你买一个木牌。」

我闷闷不乐地回答：「意义不一样的，第一次我觉得你是发自肺腑，第二次就像是补偿一样。」

果然晚上就容易多愁善感，不仅花钱多，想得也不少。

泊玉眸光一闪，不知道是我的哪句话触动了他的心弦，他的声音又放柔了一些：「瑶光，不要乱想，之后我给你买一百块、一千块木牌，让整个树上都挂满好吗？」

我顺着他的思路仔细想了想，忽然想笑：「那你干脆直接在那棵树上刻送我的祝福好了，那样风就吹不走了。」

泊玉也笑了，他眼尾上挑，笑容温柔得像是迎面吹来的夜风：「好啊。」

玄鸟在一旁很没眼色地打岔：「瑶光，你怎么这样啊，都不问一下树的意见？」

靠，玄鸟什么时候成了环保人士？！

因为木牌的事情，我已经失去了闲逛的兴趣，再加上明天早上还有课，因此泊玉把我和玄鸟送了回去。

墨珩正站在门口，双手抱臂。

他金色的兽瞳在看到我和泊玉并肩而行时，瞬间眯成了一条缝，不满地朝我说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泊玉替我回答，好心帮我开脱：「瑶光陪我去了一趟人间看了看。」

墨珩一眼就看穿了泊玉是在替我撒谎，冷笑一声：「虚伪。」

泊玉没有半分恼意，微微一笑：「彼此彼此，你可别忘了那件事情。」

墨珩像是被踩到尾巴的大猫，瞬间就张牙舞爪地想要和泊玉打一架。

泊玉一抚袖子，离开前轻飘飘地丢下一句话：「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怨不得旁人。」

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泊玉走后，我好奇地询问墨珩，墨珩明显有些紧张：「没什么。」

好吧好吧，不说就不说，谁还没个秘密咋的？

我带着玄鸟回到房间，发现桌子上已经放了一封信。

我拆开一看，发现是爹的回信。

我爹的回答很简洁：「你出嫁那天我就回来了，没见过，不认识。」

知道我爹在我婚礼那天回来，我安心了许多——这样就算云绥当天想不开逃婚，也有人帮我揍他了嘿嘿嘿！

玄鸟看着我的笑容，打了个寒战：「我总觉得你在想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咳嗽两声，艰难地收敛起笑容：「哪有。」

时间如流水般逝去，一转眼，就到了我和云绥大婚的前一天。

14

仙界的习俗是婚前三天最好不要见面，因此我这几天并没有去太子殿找云绥，不过这并不耽误我听有关云绥和清莲的消息。

据说这几天泊玉也常常去太子殿，似乎是去看望清莲，也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凑在一起，会不会趁机玩一把斗地主。

而后婚前清莲终于搬出了太子殿，到了泊玉的宫殿里休息。

听说一些即将结婚的新娘子会有婚前焦虑，不过我倒是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往心里搁，而且因为请了婚假的原因，我可以暂时不用上学，窝在床上看话本休养生息。

反观墨珩，自从那次云绥说过那些话之后，他就一直愁云满面，吃饭时走神，眼角下是一片睡眠不足的黑青，就连吃饭也走神，连我和玄鸟的筷子都伸到他碗里了，他都没有发觉。

这让我不禁问道：「墨珩，究竟结婚的是我还是你，你怎么比我还焦虑啊？」

墨珩听到我的话，仿佛如梦初醒，而后才欲盖弥彰地说道：「我焦虑什么，哈哈哈，吃饭，吃饭。」

他一边说一边低下头吃饭，这才发现碗里空空，而站在他碗边的玄鸟打了个饱嗝，摇摇晃晃地飞回我的肩头。

我眯起眼睛看着明显不正常的墨珩：「你绝对有事情瞒着我！快告诉我！不然我明天就出嫁了，你说不定就没机会告诉我了，懂？」

墨珩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似乎有些生气：「什么没有机会告诉不告诉的，说的好像咱们两个以后再见不到一样。」

我心说你和云绥什么关系，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等到嫁过去之后，天子殿也有我的一半，我可舍不得天天修缮。

不过看墨珩似乎真的动怒的样子，我没有开口。

吃完饭后，我走出房间，看到了满院落的箱子，里面都是些神器功法以及宝石首饰什么的，是云绥送来的彩礼，还没来得及收拾。

我对神器珠宝不感兴趣，要是云绥能送我 4 个 g 的资源，我愿意和他长相厮守。

院子里已经有了喜庆的氛围，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已经能看出明天的热闹。

玄鸟站在我的肩头，傲视群箱：「明天就要搬家了，还好太子殿的饭菜味道不错。」

我和玄鸟一起长大，我去哪儿它自然也跟着去哪儿。

我原本以为我不会有婚前焦虑，然而我的话还是说太早了，因为当天夜里，我失眠了。

黑暗中，玄鸟从桌子上的鸟窝里探出头来，幽幽开口：「瑶光，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样子，就像是在摊煎饼。」

我盯着屋顶，痛苦地说道：「我睡不着啊啊啊！」

那个我以为自己遗忘的噩梦又涌上心头，即使我知道是假的，也让我难以忘怀。

玄鸟：「我告诉你怎么入睡，现在闭上眼睛，想象馄饨、水饺、汤圆.....」

我：「谢谢，现在已经彻底失眠。」

我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玄鸟的呼噜声，这厮竟然把自己哄睡着了，也是个鸟才，建议直接红烧。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睡着。

晚睡的结果就是第二天差点起不来，我一大早就被云绥派来的仙仆拎了起来，换上火红的婚服之后开始梳妆打扮。

玄鸟的脖子上也被挂了一朵大红花，像是接受完表彰的乡村优秀企业家，翅膀背后踱着步看向我面前的镜子：「站在镜子前，我都不知道里面那个女孩子是谁。」

我：「.....我这是去了一趟美特斯邦威？」

算了算了，姑且就当作这货对我的夸奖吧。

盖头一盖，我才有了自己要成为新娘子的感觉。

我爹还没回来，听说还在路上，因此我们家接待来往客人的都是墨珩。

他忙得紧，这次护送我去太子殿的是泊玉和其他仙仆。

因为我想体验一下人间的婚嫁，所以云绥还特意给我做了一顶轿子。

我坐在软轿里，掀开帘子就能看到骑着神兽走在轿子边的泊玉。

泊玉察觉到我的视线，转头温柔一笑：「怎么现在就掀开盖头了？」

我抬袖抹汗：「热。」

泊玉掏出一块帕子，轻轻给我擦汗。

我趴在窗边问道：「清莲仙子现在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吗？」

泊玉温声回答：「她还在休养，应该过几天就能好。」

这是什么医学奇迹？！

难不成是爱的力量？

我「嗷」了一声之后，说道：「那就好。」

我们没能多说几句，因为轿子已经到了太子殿前。

今日的太子殿很是喧闹，殿前殿后都是笑声与觥筹交错的声音。

按照仙界结婚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最终我被两个仙仆扶着进了洞房。

这种时候，玄鸟当然不能进去，它干脆留在外面吃席去了。

坐在婚床边，我开始焦虑了。

我一直是个理论上的巨人，实践上的小矮人，一会儿我就该和云绥那啥了，可是、可是……

等等，说不定云绥还没我理论知识丰富呢，我怕什么。

这么一想，我平静了，甚至还磕起了瓜子，自己掀开盖头研究床柱上的夜明珠能不能撬下来，不小心撬下来之后又做贼心虚地安了回去，而后把盖头盖回去，躺在床上开始打滚。

我等着等着，已经开始打瞌睡。

就在我即将进入深度睡眠之时，盖头被轻轻挑了起来，云绥一袭与我同款红衣，那张俊美无瑕的脸庞在床头明珠的映衬下，就像是打了个柔光特效般好看。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很想问一问云绥此时他眼中的我，有没有这样的特效。

我：「云绥……」

刚叫了一声，我的唇边便抵了冰凉的酒杯，云绥的声音放柔：「先喝合卺酒吧。」

先喝酒好啊，酒壮怂人胆！

我一咬牙，借着云绥的手臂一饮而尽。

唔……

这酒有些苦涩，我喝了一口之后便觉得眼前像是起了水雾一般，云绥的脸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的酒量竟然这么差，一杯就倒？！

15

与此同时，我只觉得浑身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空一般，身体软绵绵地向后倒去。

云绥扶住了我的腰肢，避免我直接倒在床上。

即使如此，我的手却依然不小心拂过了那颗被强行安回去的夜明珠，而后夜明珠「砰」地砸在我还昏昏沉沉的脑袋上。

「嘶——」我的意识瞬间清醒，下意识地抬起手想要摸一摸被砸的地方。

不对，我怎么使不上一丝力气？！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力气好像真的被抽空了，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一时间，房间里只有明珠「咕噜噜」滚过地面的声音，从我和云绥的眼前路过。

气氛尴尬的莫名让我联想到上手术台时麻药突然失效，医生与病人两两相望，唯余叹息。

我干笑两声，妄图转移话题：「.....这酒劲有点大嗷。」

可是云绥没有笑，我的余光瞥了一眼，才发现云绥的另一只手还拿着酒杯，酒杯里盛满了酒液。

也就是说，云绥并没有喝下去这杯酒。

电光火石之间，我终于悟了：「这酒有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原本紧闭的房门忽然被推开，我艰难地抬头看去，发现推开门的竟然是泊玉。

他一身翩翩白衣，与大红色的太子殿格外不相融。

泊玉走了进来，脸上还带着一贯的温柔笑容：「墨珩已经拖住了霖真上神，我们的动作要快。」

霖真上神就是我爹，听到我爹竟然被拖住了，我顿时察觉到自己的处境不妙。

上辈子的安全教育知识瞬间涌上脑海，我连忙用话术拖延时间：「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听到我的声音，泊玉才转头看向我，眼眸中划过一丝惊讶：「瑶光，没想到你竟然醒了过来。」

我已经不愿意叫他泊玉哥哥，苦着脸说道：「虽然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不过既然我出人意料地醒了，要不你们就下次再行动？」

泊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和我们都可以等，可是清莲等不了。」

清莲？！

泊玉的话让我瞬间想到了那个纠缠了我几天的噩梦，难不成这个梦是真的？！

云绥和泊玉他们这次来，是为了我的心脏？！

而且看样子，就连墨珩都参与其中，难道泊玉送我回家时，那个跟墨珩的秘密也与这个有关……

一桩桩一件件事情终于连成了一条线，真相水落石出，以最不堪的面目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丈夫，我的竹马，我的养兄，他们为了另一个女孩合起伙来，想要我的心脏。

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了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呸，先别人生走马灯，我还没死呢！

自救要紧，自救要紧！

我思考了几秒，果断朝着云绥大喊：「等等，被挖了心脏我就会……」

因为我血液中流淌着一半妖兽血脉，而且不是正经成仙，而是被我爹带上来的，所以我并没有仙丹，只有心脏。

只是我的话终究没有说完，喉咙就像是被什么堵住一般，怎么也发不出声。

像是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我扭头看向泊玉，果然是他用了禁言术，导致我无法再说话。

云绥也看向了泊玉，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淡淡地说道：「动手吧。」

完了，我要完了，现在我没办法说话，更别说拖延时间，而我爹则被叛徒墨珩拖住了，肯定不可能找到我。

狗 X 云绥，傻 X 泊玉，如果不爱，请别伤害，把我放归于人海，我自己离开……

淦，还怪押韵的，下辈子做个 Rapper 好了，天天写词骂云绥、泊玉和墨珩，统统烧给他们。

我的面前落下一片阴影，泊玉靠近了我，这个时候我才看到了他眼底的冷淡。

不知之前他看向我时，眼底是否也有这样的冷意。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啊，什么祝我岁岁平安，什么陪我一起过生日，只是给我编织的美妙幻境罢了。

我突然很想问一问他们，清莲陪他们度过的日子是真的，那我和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难道是假的？

泊玉的手中还拿着一把利刃。

锋利的刀刃轻易地割开了我的衣服，我突然很后悔自己清醒着，亲眼看着刀尖没入了皮肤，殷红的血滴肆意流淌，与红色的嫁衣融在一起。

疼，好疼……

会有人知道我死在这里吗？我死后会不会回到原来的世界？可是我穿越的时候正好是考试前一天，我不记得宏经了怎么办……

正当我的意识随着血液的流逝而有些涣散时，我听到了「碰」地一声巨响。

是玄鸟。

玄鸟撞开了房门，像是炮弹一般冲了进来，直直地撞翻了泊玉手中的刀。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连云绥都没有反应过来。

泊玉手中的刀刃落在地上，他看向玄鸟，流露出一贯的温柔笑容：「玄鸟，不要添乱。」

可是一向听泊玉话的玄鸟这次却选择了违抗，它着急地看向我：「瑶光，快跑啊，还躺着干什么？！」

要不是因为被禁言的原因，我真想告诉玄鸟我要是有力气跑，早就跑出让体育老师流泪的速度了好嘛？！

玄鸟大概也发现了我的异状，它的身体像是吸入空气一般骤然变大，而后叼起我的衣角，直接把我甩在了它的后背上。

太子殿顿时破了一个窟窿，玄鸟带着我飞了出去，身后是紧追不舍的云绥和泊玉。

玄鸟还在那儿喋喋不休：「我看到墨珩和泊玉一起起身出去就觉得不对，还以为他们是去吃什么好吃的，没想到……」

它的话语一顿，忽然紧张地说道：「瑶光，你别哭啊……」

「那是我流血了……」我捂着胸口气若游丝地说道。

不知何时，我的血液浸湿了玄鸟的一大片羽毛。

与此同时，我才发现我竟然能够说话了。

玄鸟也扭头看了一眼，连声催促：「霖真上神不知在哪里，我们还是先去人界吧，瑶光，快念那个诀！」

多亏玄鸟提醒，我想起了泊玉教过的去人间的那个诀，轻轻默念，在最后一句咒语脱口而出前，我扭头看向身后的云绥和泊玉。

他们伸出手，想要抓住我。

我没有想到我竟然能在这个时候笑出来，因为牵动伤口，我还狼狈地咳嗽了几声：「云绥，泊玉，我告诉你们，我如果没有心脏，就会死。」

说完之后，我不愿再看他们的神色，直接一甩袖，念出了最后一句咒语。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我和玄鸟眼前的景象已经发生了变化。

风吹鼓了袖子，我伏在玄鸟背上，向远处看去。

天高海阔，人间山河宛如一幅华丽的绘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十分钟后。

玄鸟忽然出声：「瑶光，你知道我学艺不精对吧。」

我的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所以……」

玄鸟的声音里带着羞涩：「所以我这个变大的法术快维持不住了。」

我：？？？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身下玄鸟的身体猛地缩小，又变回了原状，而我失去身下的倚仗，直直地朝下跌去。

我听见了玄鸟的喊声：「瑶光，快使用法术！」

在玄鸟焦急的喊声中，我试着运转体内的灵力，可是此时我才发现，体内的灵力竟然已经枯竭，刚才念去往人间咒语时的充沛灵力如同回光返照。

风似刀般割着我的脸，而我的身体则直直下坠。

两个小时后。

玄鸟把最后一根树枝放在我指定的位置上，而后转头看向我：「你确定霖真上神真的能通过这个发现我们吗？」

我信誓旦旦地保证：「当然有用，我看过一篇文章，在野外失联时要么点篝火，要么用树枝或者衣服摆 SOS，那样救援人员才能发现。」

玄鸟歪头：「SOS？咱们摆的不是『救命』两字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啦。」

虽然玄鸟在我说完后点了点头，但我怀疑它其实还没有听懂。

从空中摔下来后，好在一棵树接住了我，虽然也受了一些伤，但总好过直接落在地上。

落地之后，我与玄鸟便开始讨论怎么才能联系上天界的我爹。

因为没有灵力的原因，所以之前报信的青鸟是不能指望了。

按照时间推算，我爹应该已经发现我和玄鸟失踪了。

布置好之后，我和玄鸟坐在一边等待。

玄鸟怕火，因此躲在我后面探头探脑，模样唯唯诺诺。

我搓了搓手：「那个，谢谢你救了我。」

玄鸟挺起胸膛，状似不在意，实则眼睛一直往我这儿瞥，就差直接明示了：「大恩不言谢。」

我：「……不要抢我的台词啊！」

一天后。

玄鸟：「你确定霖真上神能看到吗？要不我们换个方法，点一点那个篝火？」

我：「大哥，这是森林，纵火罪牢底坐穿。」

玄鸟：「没事，我能控制火势。」

我撸起袖子：「干吧。」

事实证明，我果然不能相信玄鸟，火一烧起来这货直接尖叫着一飞三米高，徒留我在地面艰难地扑灭了明火，而后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

玄鸟避开火星子，施施然落地。

火扑灭没多久，不远处就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紧接着是细碎的攀谈声。

「吓死我了，禁地怎么突然着火了？难不成是魔界余孽混进来了？」一道男声出声说道，他显然有些紧张，声音都带着颤抖。

立马就有另一道男声出声反驳：「不可能，如果真的有魔界的人在，禁制怎么可能会没有反应？」

「可是实在是太诡异了，禁地啊，几百年没人烟了吧，我看长老都开始占星卜卦，预测吉凶了……」

「安静点儿，你看大师兄多冷静，你也别咋咋呼呼的，像什么样子。」出声的应该是一个女孩，声音娇俏。

这……他们谈论的点火元凶，不会就是我们吧？

我和玄鸟对视一眼，默契地闪身跳入一旁的树丛后观察。

没多久这些个说话的人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都穿着统一的长袍，女生红白相间，男生则是蓝白相间，让我想到了统治我十二年的校服。

一行人大约有十多个，但最显眼的还是为首的青年，一身蓝白相间的长袍，身材高挑，容貌俊朗。

他身后有人瞥到了我生火时用的火堆，惊愕道：「有人刚刚在这里！他们现在在哪儿？！」

听声音，是最开始讲话的男生，他的话音刚落，很多人立即警觉地左顾右盼。

为首的青年淡然开口：「还在这里。」

青年一开口，立即响起很多哀号声。

「大师兄，我怎么看不见啊！」

「您好，您在吗，如果有人的话可以打个招呼吗？」

「你有病啊，和咱们打招呼干什么？！」

「大师兄，究竟在哪儿啊，不会在我后背上吧啊啊啊！大师兄救我！」

「不要突然讲鬼故事啊啊啊！」终于有女生忍无可忍地打断。

青年并未被猪队友影响，扫视一圈，而后目光定格在了我隐蔽的草丛中。

与此同时，他背后的长剑悍然出鞘。

我下意识地想要后退，眼前却已经出现一个明晃晃的剑尖。

这是我和楚明元的初遇。

17

一年后。

紧邻山脚的小镇安静异常，黑云笼罩着天空，不见一丝阳光，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空无一人。

我深吸一口气，手做喇叭状放在唇边，蓄力喊道：「这边的妖怪请注意，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快快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回头是我。」

我的话音刚落，面前就出现了几团黑雾，从它们显露出的特征来看，像极了动物园在逃野兽。

几天前师父颁布给我一个任务，查清小镇居民为何一夜之间离奇失踪，而显然这些妖兽就是罪魁祸首。

没给我太长思考时间，这几团黑雾一现形便齐齐攻了上来，一点儿都不知道什么叫先礼后兵，直接兵兵兵兵。

我左躲右闪，终于悉数斩掉，正高兴地擦汗，就感觉到后背传来的声响。

扭头一看，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团黑雾，正向我袭来。

糟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伏兵！

可是距离太近，我已经来不及展开防御阵法，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殒命于此时，眼前一道剑光闪过，面前的黑雾化作两半。

黑雾散去，穿着蓝白制服、相貌俊朗的青年站在我面前，我眼睛一亮：「大师兄！」

楚明元收起剑，朝我微微颔首：「走吧。」

我俩并肩而行，楚明元给我讲解我刚才在实战中露出的破绽。

虽然乍一看楚明元似乎是高冷不好相与，可是相熟之后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正义又可靠的人。

那个时候楚明元的剑尖已经到了我的眼前，在离我一寸处堪堪停了下来，我知道楚明元已经发现了我的踪迹，干脆自己乖乖爬了出来。

玄鸟紧跟着飞了出来，停在我的肩膀上。

楚明元蹙眉打量着我俩：「狐妖，以及一只鸟，不是魔族作祟。」

楚明元的话显然让几个师弟师妹们都安了心，尤其几个以为是鬼所以鬼哭狼嚎的男生，此时已经稍息立正，左顾右盼，有人低头欣赏一朵野花，有人抬头仰望蓝天白云，好似刚才尖叫的不是他们一样。

我和玄鸟看着眼前这一幕，却笑不出声来。

楚明元收回了自己的剑，重新背在腰后，而后接着看向我和玄鸟：「你们怎么会在青云宗的禁地？又为何点火？」

青云宗，听起来像一个学校……啊不是门派，四舍五入一下，我这是掉入人家学校里的小树林了？

他身后有一个面容娇美的姑娘也紧跟着开口：「大师兄，你看她还穿着嫁衣，实在是太奇怪了，难不成是这狐妖另有阴谋？」

等等，不要用狐妖来称呼我，我身上明明还有一半人的血统好嘛？！

我脑子转得飞快：「其实、其实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穿嫁衣是因为我今天结婚，可是未婚夫他……」

除了楚明元，玄鸟与其他人都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云绥，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我立即编撰了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如他们所见，我是一个半人半妖的混血，玄鸟是我的朋友，我俩乘船游玩时遇到了风浪，被未婚夫云绥所救。

可是人妖殊途，云绥被下了诅咒，碰到纺锤晕倒啦，我与玄鸟历经千辛万苦解开了他的诅咒，可是就在今天，我与他大喜的日子，魔物突然出现，把我们带到这里，他与魔物玉石俱焚，变成泡沫飘走了。

真在姓名是真的，假在除了姓名全都是假的。

我自认为这套说辞天衣无缝，毕竟我随便吹几个肥皂泡都能指认那是云绥，为我作证。

不知道哪个好汉开始抽泣，就连之前质疑我的姑娘也眼圈泛红，连声道歉，至于玄鸟则完全趴在我肩头，快要哭昏过去了。

要不是有外人在，我都恨不得抓起快要哭抽过去的玄鸟摇一摇：「喂，你都跟了我多久了，还不知道那是假的吗？！」

唯有楚明元神色未变：「既有魔物出现，为何禁地阵制没有起作用？」

我苦思冥想：「这……可能是线路老化，不怎么灵敏？」

有人出声附和：「是啊大师兄，这阵制都设了几百年了，不灵敏也正常。」

说得好，给你加十分！

楚明元：「那你为什么点火？」

我眼眶一红：「我与玄鸟在这里迷失了方向，我实在太冷了，就想着点个火堆取暖。小小的火光多么温暖又明亮，我在那一片火光中看到了未婚夫的脸，那么温暖，那么慈……帅气。」

咳咳，差点儿背串了词。

楚明元身后一个尖嘴猴腮的青年开口：「好家伙，你可知道你一把火，让我们整个青云宗都差点儿见到你的未婚夫。」

幸好这个世界没有安徒生与格林兄弟，我成功蒙混过关。

青云宗的一行人都是善良的人，之前质疑我的姑娘自称叫紫凝，擦干眼泪之后说看我是个修仙的潜力股，愿意当我的引荐人，邀请我加入青云宗，为云绥报仇。

最后一句我就当空气听了，前半段却是让我很心动，毕竟听描述，这里可是修仙大宗，包吃包住，学习资源丰富，而我现在灵力全失，说不定能找到联系上我爹的方法？

更何况青云宗也能给我提供一定的庇佑，让我免得被云绥那几个人找到，谁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四处找我、准备挖我的心？

权衡利弊之下，我答应了，因此成了楚明元的小师妹。

回忆中止，我看向走在身边的楚明元：「对了师兄，你怎么在这里啊？是师父让你来帮我的吗？」

楚明元淡淡开口：「我猜这次任务有些困难，所以想着关键时刻帮你一下。」

呜呜呜，这是什么善良的小天使？楚明元你把你的小翅膀藏在哪里啦？

我和楚明元回到青云宗交差，刚踏进任务堂，就看到玄鸟正兴高采烈地喊叫。

玄鸟跟着我来到青云宗之后，很快就与任务堂的话痨师叔打成一片，每天翻来覆去讲我编的那个故事——

当然，它还做了一些改动，添加了有关它大战魔物的一万字描述，并且当作重点细细传授，以至于我觉得整个青云宗估计都对它那一部分倒背如流。

玄鸟：「那个时候我与魔物大战了三百回合……你说这叫嘛？这叫嘛？」

「这叫第一神鸟！」

玄鸟一个战术后仰，直接从桌子上翻了下去。

18

师叔被玄鸟逗得哈哈大笑，拂袖一个法术甩过去，接住了玄鸟。

我故意咳嗽一声，师叔和玄鸟这才注意到我和楚明元，立即把玄鸟放在桌子上，恢复成了严肃地神色：「回来了啊，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我立正回答：「报告，多亏大师兄的帮助，圆满完成任务。」

师叔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想起什么一般，转头看向楚明元：「对了，你怎么又跟上去了，总要给师妹一点儿锻炼空间的嘛，下次不要跟上去了。」

楚明元点了点头：「下次一定。」

要不是知道楚明元是这个世界土生土长的土著，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某粉色字母网站的资深用户，紧接着下一句话就是「来个

三连」。

师叔在我和楚明元这些小辈面前倒是十分正经，他让我先回去，他和楚明元还有些事情要交代。

交付完任务，我带着玄鸟向师叔以及楚明元告别，而后踏出任务堂。

师叔的视线还依依不舍地黏在玄鸟身上，可惜师叔有情，玄鸟无意，因为这厮已经开始思考起自己的饭后甜点了。

我捂住了它的嘴，世界终于在此刻清净。

我和玄鸟没走几步，就碰到了紫凝。

初见紫凝时她有些气势汹汹，不过她也是在听完我的故事后哭得最惨的人，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在青云宗的一年时间里，我们还是成了朋友。

我俩的友谊关系也在知道看过同一本话本、磕过同一对 CP 之后取得了升华，直接迈入另一种境界。

当然，因为她比我入宗早，在大众面前我得称呼她一声「师姐」。

紫凝师姐见到我，立即欢快地挥了挥手：「瑶光，我们一起去山下转一转吧。」

我有些犹豫：「这……」

紫凝师姐：「听说山下又新出了典藏版的话本，还附赠各种周边，要是起晚了就抢不到了。

我眸光一凛，回答铿锵有力：「走。」

玄鸟大抵是想到了镇上的食物更多，因此也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甚至迫不及待地变大，让我和紫凝师姐到它背上去。

在青云宗的时间里，玄鸟也没有虚度光阴，不仅胖了一些，法力也高强了不少，起码我不用再担心它会飞着飞着就把我和紫凝师姐甩下去。

我们去的是距离青云宗较远的另外一个小镇，路程远一些，但更为繁华。

紫凝师姐摸着玄鸟的羽毛，目露羡慕：「也不知道玄鸟究竟是什么灵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够与人对话的鸟。」

玄鸟骄傲地扬起了脖子，差点儿撞到空中的一朵白云翻车。

紫凝师姐的话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想当初玄鸟被送过来时还是只鸟崽子，巴掌大小，因为毛还没长全的原因，所以丑不拉叽的。

我那个时候正好刚刚穿越过来，被带上天界不久，一会儿担心穿越前没有参加学校的考试会不会没有学分，一会儿担心自己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当泊玉第一次带着玄鸟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听说我最近思虑过重，特地带了只土鸡给我补一补。

当然，当时我的话一说出口，玄鸟的目光就犀利了，身姿矫健地扑了上来，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乡下被大鹅支配的恐惧。

想到泊玉和墨珩，我的心情顿时复杂了起来。

不想了不想了，我、玄鸟和紫凝师姐今天凑在这里，是为了给紫凝师姐买话本的！

为了避免太过引人注意，玄鸟并没有直接把我们载到小镇上，而是停在了距离小镇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而后缩小回到了我的肩上，我们步行到了城镇。

我和紫凝师姐直奔目的地——书铺，书铺前人头攒动，不少姑娘都在争抢买书，我和紫凝师姐自然也投入了大军之中，只是很快我就被挤了出来。

因为没有站稳的原因，我下意识地倒退两步，撞到了什么人。

「对不……」我扭头道歉，却在看清身后的人之后一愣。

嘶——

我倒吸一口冷气。

这、这不是泊玉吗？！

19

泊玉也看到了我，眼底流露出一丝惊喜。

我的身体很快作出反应，瞬间就想要后退几步，与他拉开距离。

可是泊玉的动作却更快一步，直接拉住了我的胳膊，像是怕吓我一般，放柔了嗓音叫道：「瑶光……」

被泊玉握住胳膊的那一刻，我的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也顾不得大庭广众之下喊叫丢人的事情，用更高的嗓门嗷嗷乱叫：「救命啊！你谁啊？放开我！」

紫凝师姐在书铺，玄鸟不知飞去哪里了，孤立无援的我只能自救。

泊玉在听到我的话后神色一滞，他的眉头微蹙：「不记得我了？我是……」

你是泊玉！你化成灰我都认识，还敢在这里教我做事？

我才不会跟着泊玉的节奏走，那一刻，我觉得我奥斯卡影帝附身，神色惊慌失措，一边努力挣扎一边喊道：「救命啊！拐卖妙龄少女了！我不认识你，放开我！」

泊玉的长相和气质本来就是人群中的焦点，原本放在他身上的视线顿时从看长相英俊的青年才俊变成了鄙视，甚至还有青壮年走过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有听到这个姑娘所说的吗？还不放开人家！」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然就敢做这种事情，我这就把你扭送到官府去！」

泊玉之前在天界地位很高，走到哪里都被其他仙人们捧着，想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他仍旧是一副温润如玉的模样：「我不是，请听我解释……」

路人更加愤怒：「解释什么？！有什么不能去官府说？」

大家的法制意识都很强了。

趁泊玉耐心与路人解释的时候，我一个术法甩过去，泊玉虽然正在与路人说话，可是反应却不慢，闪身躲避。

我抓住这个机会，挣脱开了他的手，拨开人群头也不回地逃跑了。

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怕泊玉追上来，专门挑了小路，最后七绕八绕走出了城镇，到了进城前玄鸟停留的地方。

还好泊玉没追上来，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些人拦住了，不管怎样，都让我松了一口气。

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没有勇气再回到书铺前，好在进城时为了防止走散，紫凝师姐定了这个地点集合，所以我决定就在这里守株待兔，等待玄鸟和紫凝师姐。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紫凝师姐的身影才出现在不远处，她看到我之后松了一口气，问我是不是走散了。

因为不想泄露有关泊玉的事情，我顺势点了点头，紫凝师姐也并没有怀疑。

紫凝：「对了，刚才我走出书铺时，还听到有人讨论，说一个长得跟个谪仙似的人好像拐卖人口……」

这、这说的应该是泊玉吧？毕竟放眼整个街道，只有他长得最好看。

知晓内情的我：「咳咳！」

紫凝师姐：「瑶光，你怎么了？」

我：「没事没事，我就是被空气呛到了，你继续讲。」

紫凝师姐叹了一口气，语气中充满了颜狗没能看到帅哥的懊恼：「唉，可惜听说那人原地消失了，估计是个修士，一个修士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要是我在现场……」

她默默拔出了腰间的剑。

忽然，紫凝师姐话锋一转：「我都没有看到他究竟长什么样，气死我了啊啊啊——」

果然，后半句话才是紫凝师姐的重点。

我实在太懂紫凝师姐的痛了，这四舍五入不就相当于和帅哥擦肩而过却没戴眼镜吗？！

她想到了什么一般，忽然眼睛一亮，猛地看向我：「瑶光，当时你也在书铺门口吧，看到那人长什么样子了吗？」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露出了沉痛地神色：「人模狗样。」

紫凝师姐：「？难不成不是修士，是个狗妖？」

紫凝师姐瞬间失去了探究对方究竟长什么样的兴趣，又骂了泊玉几句之后，转而美滋滋地向我展示她抢的亲签版小说。

可是看到泊玉这件事还是化作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了我的心头。

怎么办，泊玉发现我了，我是不是该收拾包袱离开转移阵地？

因为发生了泊玉这个小插曲，我的兴致并不高昂，在等到玄鸟到来之后，我们便回到了青云宗。

紫凝师姐大约看出了我的异常，回到宗门后就把自己刚到手、还没捂热乎的小说塞给我：「我想了想，你没抢到，还是你先看吧，反正我也不着急。」

我有些感动，可是知道自己今晚绝对没有心情看小说，只能忍痛拒绝：「不了，谢谢师姐，我今晚想学习。」

话音刚落，紫凝师姐顿时瞪大了眼睛，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我一眼。

她显然是想说什么，可是欲言又止，最终「哦」了一声，然后嘱咐我好好休息。

紫凝师姐走后，我和玄鸟回到我住的屋子里。

谁知我刚合上房门，玄鸟忽然从我的肩膀上高高飞起，落到了一旁的桌子上，警惕地看着我，用审视的口吻问道：「你究竟

是谁？」

我：「？？？」

玄鸟在搞什么？难不成它失忆了？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玄鸟再次发问：「我问你，我最不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

我虽然不知道玄鸟问这个干什么，但还是诚实地回答：「没有。」

听到我的回答，玄鸟这才松了一口气，又拍着翅膀飞了回来，亲昵地蹭着我：「吓死我了，听到你说今晚要学习，我还以为有人冒名顶替你，」

豁，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说玄鸟今天怎么怪怪的！

也对，刚才有紫凝师姐在，我也没有找到机会和玄鸟说起自己碰到泊玉的事情。

想到这里，我神色严肃地告诉玄鸟：「玄鸟，我们跑路吧。」

玄鸟神色大惊，立即拍打着翅膀把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而后飞到我身边，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悄咪咪地问道：

「难道你知道我把楚明元的坐骑打了？是不是它和你告状了？我明明打完之后威胁它不许告状了啊……」

我觉得自己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我：「你把楚明元的坐骑打了？！」

玄鸟看到我的神色，鸟脸泄露出几丝尴尬：「啊？你说的不是这件事情吗？」

我：「我当然说的不是这件事情了啊啊啊——」

不打自招的玄鸟神色更加尴尬：「那你说的是哪件事情？」

我抬手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我想说的是泊玉，我今天碰到泊玉了！」

玄鸟这才意识到我要说的是一件大事，终于乖乖坐下听完了我讲述的来龙去脉。

说完后，玄鸟半天愣在原地没回过神来，我看着它，并没有叫醒它的意思，毕竟我在逃跑之后还花了不短的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我俩睡意全无，在房间里大眼瞪小眼。

不知过了多久，玄鸟终于回过神来，在原地转起了圈圈：「泊玉要是查到这里……」

我：「……所以我才说我们跑路吧。」

玄鸟听到我的话，忽然抬起头看向我：「那你舍得离开这里吗？」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揉了揉它的脑袋：「正是因为舍不得才要离开。」

对于是否离开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如果我没有和青云宗的其他人相处得这么愉快的话，那我可能不会选择离开，而是把他们当成阻挡泊玉找到我的工具，起初我也是这么计划的；

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相处中，他们已经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不希望因为自己，而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所以想来想去，只有我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玄鸟虽然不一定能理解这份情感，但还是对我的决定表达了支持：「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我：「现在吧。」

玄鸟垮起个脸：「这么早？我今晚只吃了一点东西，要不明早吃完早饭再走吧。」

我推了推它：「不行，再拖就舍不得了。」

玄鸟这才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我和玄鸟的东西都不多，我俩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东西倒是装满了一个包袱，里面都是青云宗其他人送的小礼物，每一件都代表着一段回忆。

我舍不得把它们留在这里，就想着带走。

为了避免不告而别让青云宗的大家担心，我还写了一封信，只说自己有事离开，归期不定，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不要想念我。

写完后，我把信一装，放在了最显眼的桌子上，以便大家能够看到。

一切都收拾和安置妥当后，我打开了房门，玄鸟率先出去，我紧跟其后。

没想到玄鸟没飞多远又飞了回来，差点儿撞我脸上，神色紧张地好似碰到了鬼：「瑶光，你知道外面站着谁嘛？！」

看到玄鸟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我顾不得嘲笑，抬头看去，心里也是一惊。

大半夜的，楚明元怎么在这里？

没错，站在我屋子外的不是别人，正是楚明元。

修士虽然不用睡觉，但是也需要休息，也不知道楚明元在屋子外站了多久。

我现在只庆幸我和玄鸟的声音都很小，楚明元站的又离我们比较远，没有听到我和玄鸟在屋子里的谈话。

难不成是楚明元知道玄鸟把它坐骑打了这件事情，来兴师问罪了？

我和玄鸟互看一眼，实在摸不清楚明元这么做的意图。

即使黑夜中，楚明元也依旧出众，俊朗的容颜在夜色的裁剪下更加立体精致，站姿挺拔，像是一颗挺直的树，如墨的眼睛里倒映着我和玄鸟的身影。

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也不再尝试缩回去，而是面带笑容、努力自然地迎上去：「咦，大师兄，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里？」

楚明元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又为什么在这里？」

我干笑两声：「赏、赏月。」

楚明元抬头看了看天空，我也跟着他的动作抬头。

乌云遮蔽了天空，别说月亮了，星星都见不到，我简直恨不得时光倒流，一蹦三跳回屋子里藏起来。

好在楚明元并没有嘲笑我，而是平静地回答：「我也在赏月。」

虽然楚明元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但还是给了我勇气抬头看他：「哈哈哈，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大师兄慢慢看，我先回……」

我的话并没有说完，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身上还背着包袱，估计现在楚明元看不清，但要是我现在一转身，他肯定就看个清清楚楚了。

想到这里，我脚步一顿，决定转变策略——既然我不能走，那就让楚明元先离开好了。

玄鸟因为打了楚明元坐骑的原因，正处于心虚中，缩在我身后，帮不上什么忙。

我硬着头皮开口：「大师兄，这么晚了，回去休息吧。」

就算想赏月，能不能去自己的屋子那里赏啊？

楚明元平静地开口：「这次来，除了是想赏月，还有一件事情——」

完了完了，难不成楚明元真的是为了自己坐骑找来了？

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看着楚明元。

谁知楚明元的下一句话却是：「紫凝说你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怀疑你被人夺舍了，所以叫我来看一看。」

我&玄鸟：「……」

虚惊一场。

知道楚明元来是为了这件事情，我瞬间轻松了许多：「谢谢大师兄和紫凝师姐的关心，我没事的。」

楚明元：「那你这么晚，背着包袱出来干什么？包袱里是什么？」

听到楚明元这么说，我才意识到他已经看到了我的包袱。

在楚明元的注视下，我默默把包袱打开：「我想着带这些东西出来晒晒月亮。」

楚明元没有说话，我觉得他是被我说的震住了，毕竟楚明元听得最多的应该是晒太阳，大概是第一次听到晒月亮这个说法。

楚明元：「……这么晚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我点头如捣蒜：「嗷嗷。」

楚明元大约也知道我只是盲目点头，再次说道：「不要想那么多，也不要把自己当成负担，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说。」

我看了楚明元一眼，有种整个人被看个清楚的感觉，可是我又不敢追问，怕自己落入和玄鸟一样不打自招的处境。

不过楚明元说这话，我不感动是假的，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衣角，轻声道了句「谢谢」。

楚明元：「回去休息吧，这么晚还不睡觉对身体不好。」

楚明元一发话，我如蒙大赦，说了句「大师兄你也早点休息」，立即带着玄鸟一溜烟跑进了房间里。

直到回到屋子后，我偷偷把窗户打开一条缝，朝外望去，看到楚明元竟然还站在原地看着我这个方向。

仿佛察觉到我的目光，楚明元比了个「晚安」的口型，说完后，便利落地转身离开，只留给我一个背影。

不多时，他的蓝衣消失在夜幕里，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我觉得楚明元什么都知道，可是他并没有选择拆穿，就像当初我们第一次遇见时，他的眼底明明有着一闪而过的怀疑，但并没有戳穿我那个拙劣的谎言。

这就是他别样的温柔。

楚明元的话就像是有魔力一般，原本我还以为会因为今天的遭遇辗转反侧而失眠，没想到一躺在床上，我立即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一夜无梦，我睁开眼睛，才发现天光大亮，梳洗之后叫醒玄鸟去吃饭。

青云宗的食物统一分配，像是我之前学校里的食堂。

我和玄鸟刚踏进食堂就碰到了紫凝师姐，她看到我立即凑了过来：「昨晚学习了吗？」

我：「……」

我觉得我要是回答学习，紫凝师姐能叫楚明元再来一趟。

我摇了摇头，紫凝师姐这才长舒一口气，显然认为我恢复了正常。

她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身后传来的声音所打断：「瑶光，紫凝，你们吃过饭后随我来做任务。」

低沉磁性的嗓音惹得我俩齐齐回头，楚明元不知何时站在了我们身后，保持着基本社交距离。

一听到做任务，我和紫凝师姐都面露菜色，就连好不容易抢到的大鸡腿都食之无味。

紫凝师姐更是哀叹道：「唉，怎么感觉最近要做这么多任务！」

楚明元并未恼怒，耐心解释道：「最近魔物作祟变多，怕是魔族那边有了其他心思。」

我闻言，忍不住蹙起了眉头。

我从我爹那里断断续续听过天魔大战的惨状，只能在心里祈祷最近魔物活动变多，只是因为吃饱了撑的而已。

吃过饭后，我和紫凝师姐立即收拾好装备，跟着楚明元离开。

这次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五个其他师叔的弟子，我和他们不算特别相熟，只是在食堂里见过几面而已。

楚明元作为青云宗掌门的首席大弟子，已经很少做任务。这次他亲自带队，让我意识到了任务的艰难。

任务的目的地在小周山，楚明元直接把自己的坐骑召唤了出来——那是一只浑身洁白、没有一丝杂毛的仙鹤，姿态高傲地舒

展着脖子，只是目光落在我肩头的玄鸟时，神色瞬间慌乱起来，蹭了蹭楚明元的脖子，像是在无声地告状。

玄鸟附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就是因为它之前姿态太高傲了，所以我忍不住……」

我看着站在不远处的楚明元，捂住了玄鸟的嘴，真诚建议道：「有些话还是背后说比较好。」

玄鸟的善后工作做的还是好的，我和玄鸟爬到它的背上时，它也敢怒不敢言，到了目的地就立即缩回了楚明元身后。

楚明元并未察觉到异常，或者说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自家坐骑上面：「师叔夜观天象，发现魔气四散，需要我们查明源头。」

我想起我之前做任务的那个无人小镇，想必那里的异变也与魔气有关。

楚明元的手里拿着一个罗盘，据说是师父给的宝贝，可以探测魔气，最终罗盘指引着我们到了一个洞府前。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站在洞府前，总觉得一股寒气直往骨缝里钻。

我抱臂看向其他人，发现除了楚明元神色正常之外，其他人都搓着胳膊，显然都感觉到了这股寒意，紫凝师姐已经开始一边跺脚一边说着「好冷」。

楚明元随手扔了一堆符咒给我们，我拿过一个，顿时觉得自己好受了很多。

有符咒在，大家才能强撑着继续走下去。

洞府的石门厚重，楚明元的手按在上面，石门轰然崩裂，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

按照资历的顺序，我们依次进去，楚明元走在最前面，我和玄鸟落在了最后。

走了没一段距离，我就发现因为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的原因，我和他们走散了。

我喊了几声楚明元和紫凝师姐的名字，可是没有回应，想必他们已经走远。

怎么办？

我的心里焦急起来，毕竟黑暗可不会给我带来丝毫安全感，而是会让我觉得害怕。

玄鸟当机立断：「往回走，我们去洞外等他。」

我应了一声，一扭头撞到了一面墙。

黑暗中我和玄鸟方向感全失，我估算着距离我和玄鸟走进洞府到与他们失散，过去了十几分钟，可是我们现在都快走了半小时，还没有看到明亮的洞口。

一切都昭示着一个原因——我们走岔劈了。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不能够停下来，只能继续往下走，寄希望于地球是圆的，洞府也是圆的，说不定走下去就能碰到楚明元他们，或者走出洞口？

只是很显然是我和玄鸟想多了，我这次没走多久，再次撞到了一面墙。只是这次，这个墙听上去怪怪的，倒更像是……一扇门。

我：「敲敲门试一试？」

玄鸟：「说不定是山洞的后门。」

好想法！

我被玄鸟的理由说动，尝试着摸到了门把，而后费力地推开了这扇门。

这扇门比洞府的石门高级多了，门把手摸上去是光滑的，像是青铜所做。

在我踏进门的那一刻，原本漆黑的洞厅瞬间明亮起来。

我扫了一眼，发现照明的是两旁花纹繁杂的吊灯，这个大厅又高又大，我粗粗估算，大概有二十多层楼那么高。

而大厅的尽头，是一根青铜色的柱子，连接着地面与屋顶，而柱子上还盘着一个东西——它似龙非龙，浑身都是漆黑的鳞片，四只爪子锋利异常。

它紧闭着眼睛，像是没有了呼吸，只有胸膛的起伏还告诉我它活着。

显是这玩意儿并不是柱子的花纹，我的两腿开始发软，咬了咬舌尖才勉强冷静下来。

与此同时，扑面而来的还有一股魔气混杂着血腥气，冲天的魔气差点儿让我一个趔趄摔倒，我屏住了呼吸，总觉得它有点眼熟。

正在这个时候，仿佛是察觉到大厅里多了一个人，那条似龙非龙的东西睁开了眼睛。

它的眼睛和旁边吊灯差不多大，是晶莹剔透的红色。换个视力不好的人，肯定会当作红宝石。

它也看到了我，那双红色的眼眸定在了我的身上，视线专注。

身体的反应快于意识，我立即往后退了一步，面露真诚地笑意：「抱歉，走错门了。」

一头撞进魔窟里，小丑竟是我自己。

转身离开关门，就像是没有离开一样——这是我脑海中构想的流程，可是现实却是对面柱子上的魔物很不配合，随着我后退的动作，它的视线也跟移动。

与此同时，它盘在柱子上的身体也开始移动，锋利的鳞片与青铜柱子相撞，青铜柱子上留下一道划痕，整个大厅都回荡着这令人心底发凉的声响。

下辈子，我一定记得敲门。

那盘桓在柱子上的魔物忽然出声，嗓音低沉：「瑶光。」

咦，它竟然会说人话，不对，这熟悉的声音……

我终于明白眼前的魔物是谁了！

墨珩！

一时之间，我竟然不知道该吐槽墨珩的原型怎么这么丑，还是应该震惊墨珩身上的魔气是怎么回事。

虽然以前墨珩作为战神，因为猎杀魔物的原因，身上也沾染着魔气，但是这几乎要溢散出房间的魔气，完完全全表明墨珩已然入魔。

玄鸟显然也听出了墨珩的声音，我俩对视一眼，同时转身，目标是身后的门。

近了，近了，马上就能逃出去了……

我伸出手，指尖距离门把手只有几公分。

可是墨珩的速度比我们更快，他一甩尾巴，尾巴上尖利的鳞片与地面摩擦发出「咔啦咔啦」的声响，转瞬间原本还盘在柱子上的墨珩就拦截在了我和门之间。

要不是我险险刹住了车，还顺带拉了玄鸟一把，我俩能直接撞上去。

面前的魔物突然变成了人形。

入魔后的墨珩变了很多，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眸里积郁着我看不懂的情绪，里面倒映着的是正步步后退的我。

他一步步朝着我走过来，又唤了一声「瑶光」。

他的声音很轻，还带着一丝不可置信，像是怕吓跑我一样，抬起手想要摸一摸我的脸。

想到我差点儿被剖心的时候，虽然墨珩不在，但泊玉可说他在拖着我爹，我顿时恶向胆边生，一巴掌拍开了墨珩的手。

只是在拍开墨珩的手之后，我又后悔了——据说入魔之后大部分人都六亲不认，残暴嗜血，要是墨珩一怒之下把我「咔嚓」掉可怎么办？

被我拍开手之后，墨珩果然脸色一变，红眸里划过一丝危险的光芒。

我心里咯噔一下，脑海里顿时闪过许多死法。

他一抬手，指尖凝集着一点红光，我的身体顿时像是牵线木偶一般朝着他的方向飞了过去。

玄鸟尖叫一声，它张开口想要咬住我的衣角把我拽回来，可是无法与那道力量抗衡，我直接落在了墨珩的怀里。

墨珩的手揽住了我的腰肢，他的指尖发烫，让我恍惚间以为会透过布料灼伤我。

我下意识地挣扎，他却收紧了手臂，像是囚笼一般禁锢了我的所有挣扎。

「瑶光……」墨珩又叫了一声，眼角眉梢流露出委屈的神色，像是一只没有得到回应而委屈的小狗。

我看到墨珩这副模样就来气，忍不住说道：「叫什么？瑶光已经死了！」

站在这里的，是扭轱辘·瑶光。

墨珩的眼眸混沌，神色中透露出些许迷茫，像是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死、死了？」

我点了点头，挤眉弄眼疯狂示意玄鸟快跑，先出去搬救兵。以我俩的武力值，就算相加也打不过对方。

更何况现在的墨珩脑子还不清楚，思想更难以揣摩。

玄鸟一飞三回头，差点儿撞到门口，惹得我倒吸一口冷气，生怕对方引起墨珩的注意力。

好在此时墨珩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所以并没有发现正往出口移动的玄鸟。

直到玄鸟满载着我的希望离开洞厅，我才松了一口气，全副身心地投入于与墨珩斗智斗勇的大业之中。

要是以前的墨珩，肯定会毫不留情上来揪着我的脸揭穿我的谎言，还要冷嘲热讽一下要是我真的死了怎么还能触碰到我，可

是现在的他显然状态并不正常，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怎么可能？瑶光怎么可能会死？」

墨珩这副模样，让我更加确定他现在脑子有问题，想必是因为走火入魔的原因。

我在心里幽幽叹了一口气，不知为何，对墨珩的恐惧忽然间消减了许多，甚至还有几分可怜他。

或许是因为我现在明明站在他的面前，他却已经不敢确定是我了。

墨珩紧抱着我不撒手，嘴里来来回回就两句：「瑶光怎么可能会死……」或者「你就是瑶光，你别骗我了。」

我知道他现在的智商大概和傻子差不多，很好忽悠，因此丝毫不畏惧他的指控，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我不是瑶光，你认错人了，我只是和她长得像而已。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相似的叶子，但有两个长得相似的人……」

哦对，墨珩应该不知道鲁迅是谁。

墨珩忽然不说话了，把头埋在我的颈边，像是因为说不过我而生闷气。

他高大的身躯硬缩在我怀里，我都替他的颈椎感到委屈。

正当我脑海飞速旋转想着怎么脱身时，突然感觉到一滴温热的水滴落在我的脖颈处，惹得我一个激灵，身体轻微的颤抖了一下。

我起初没有在意，但是随着一滴又一滴的水滴打湿了我的脖颈，我终于忍不住了，抬起头怒气冲冲地瞪着洞顶。

能不能好好做一下防水工作？！

咦，不对，洞顶滴水不应该先落在我的头顶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低头，才发现原来是窝在我脖颈边的墨珩哭了。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的心里顿时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般，记忆中墨珩就算猎杀魔物时受伤也没有流过眼泪，我和墨珩因为各种原因斗嘴生气的时候，也想过这货会不会窝在哪里偷偷哭，可是现在真的见到了，我却已经失去了幸灾乐祸的情绪。

说来奇怪，我俩为什么就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想要推开墨珩，反被墨珩抱得更紧，差点儿让这口气卡在喉咙里。

……淦，说谎果然有报应，刚才才骗墨珩我死了，现在就真的要被他掐死了。

我强撑着开口：「松、松开些，我要被你掐死了。」

大约是听到我气息微弱，墨珩这才松了松手，令我得以缓过一口气。

他忽然从我的脖颈处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那双一向嚣张肆意的眼眸里如今只剩下了抹不开的红色。

而比起之前眼神里闪现的疯癫，现在的墨珩正常了许多，却也让我更加害怕。

他忽然捏住了我的下颌，咧嘴一笑：「你是瑶光。」

我们两个的距离因为他低下头的动作骤然变近，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颈，之前那个默默流泪的青年，仿佛只是我的一场幻觉。

墨珩恢复正常了，他不是几分钟前那个让我随便欺骗的傻子了。

墨珩接着说道：「骗我好玩吗？」

因为哭过的原因，他的声音还带着几分沙哑低沉，语气不像是兴师问罪，倒更像是.....调情。

我尴尬一笑，无比希望此时我们两个中能有一个人失忆。

求求了，无论是谁，只要能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就好。

为了避免恶人先告状，我要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收起了谎言被戳破的羞窘，冷笑几声：「怎么，看到我还活着很惊讶？抓到我你是不是很开心，可以给你心尖上的清莲当药引了？」

当然，冷酷的恶人外表下，我的内心已经「嘤嘤嘤」缩成了一团：「呜呜呜，我不要挖心！墨珩，是个男人你就把我说的后半句话当成屁放了！」

墨珩身体一僵，脸上流露出我熟悉的仓皇无措：「不是……」

每次他说不过我时，就会露出这副模样，还怪让人怀念的。好像我们还在天界，打打闹闹，拌嘴吵架。

我挺直腰杆，努力做出一副凶悍的模样：「不是什么？！我爹对你那么好，你却……」

没想到听到我提到我爹，墨珩原本愧疚的神色忽然间冷了下来，变脸之快令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等我说什么，墨珩忽然把我推到了墙壁上，好在他的手还落在我背上，所以我没有直接撞到墙壁上。

墨珩的眼神闪过一丝凶狠，像是蓄势待发的野兽，视线落到我身上后又归于平静，哑着嗓子开口：「不要提他。」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墨珩听到我爹的反应这么大？

我心里升起了几分狐疑。

我刚要追问，洞口处忽然生出一团黑雾，惊得我下意识地扭动了一下身体，想要转头看一看是不是墙壁上有什么机关被我触动了。

墨珩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腰：「别动。」

温热的掌心落下的一瞬间，我僵成了木头人。

只见那黑雾散去，几个黑袍人出现，看不清面容，冲着我的方向齐齐叫了声：「魔尊大人。」

魔尊？！

我的眼底划过一抹震惊，精神受到了极大冲击——我竟然是魔尊？！难不成我个没怎么见过的娘亲竟然是……

没想到我竟然还有这样酷炫的身世！这让我怎么面对我爹，怎么面对青云宗的父老乡亲们。

我还没有做好当反派的准备啊，毕竟我是这么一个喜欢Peace&Love 的女孩子，柔弱的肩膀怎么能扛起这样的重任？

有人知道当魔尊还能看话本吗？挺急的，在线等。

谁知就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构想到代表魔族和仙界建交时，那黑袍人又再次开口：「之前您修炼功法走火入魔，发狂到认不得任何人，我们不得已只能先联手将您困在这里，请您恕罪。」

揽着我的墨珩忽然平淡地应了一声：「嗯。」

我：「……」

行、行叭，原来他们叫的是墨珩。

我现在十分庆幸自己嘴不快，没有抢答，不然我现在能尴尬到钻进墙缝里。

不过往好处想，说明我现在还是正派人士！当反派哪有当正派有前途？

等等，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墨珩可是成了魔尊！

我看向墨珩，原以为对方成魔后也是个散户，谁承想现在一下子成了反派头子，难道这就是他跳槽的理由？！

大约是因为我震惊的目光实在惹人瞩目，为首的黑袍人看向我，神色显露出几分错愕，很快又冷静下来：「魔尊大人，有几只小老鼠来这里了，要全部杀掉吗？」

老鼠……说的难不成是师兄他们？

我看了他们身上的黑袍一眼，心想明明他们的打扮更像老鼠。不过黑袍人的话倒让我紧张起来：「不能杀！」

「今天心情好，所以不杀人。」墨珩眯起眼睛，弯出了一抹笑痕，但揽着我腰肢的手并没有松开。

虽然看不清几个黑袍人此刻的神色，但是他们的视线倒是明明白白展露出了自己的震惊：「大人，您确定？」

墨珩看向黑袍人，不悦地说道：「不然我杀了你？」

「是属下逾越了。」黑袍人这才一惊，连忙道歉，显然不想在这个时候被杀给墨珩助兴。

「撤离这里。」墨珩无所谓地开口说道，抱起我转身欲走。

我反身抱住墙壁上凸起的一块岩石：「等等，我不走啊！」

师兄他们都来了，我才不跟着墨珩他们走！

粗糙的墙壁摩擦着我的掌心，血迹顺着掌心蜿蜒而下，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墨珩眉头紧蹙：「松手。」

我一梗脖子，分外坚决：「不！今天你就是把我的胳膊敲断，我也绝不……嗷！」

只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墨珩捏住了手腕。

他微微用力，刺痛的感觉便自手腕传自掌心，令我不得不松开了手。

墨珩趁机把我搂紧怀里，我捂着自己的手腕，现在倒是不怎么痛了，也没有断掉，但不妨碍我心疼地抱着，用控诉的眼神看着墨珩，妄图让他明白自己的错误：「你这是干什么？！」

听到我的问题，他略带薄茧的指尖摩挲着我的嘴唇，像是在勾勒形状，红眸深沉：「父债女偿，你懂吗？」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对不起，我只听过父债子偿。

而且我爹也只有墨珩这么一个养子。

墨珩像是想到了什么，冷冷一笑：「他是个骗子，你也是个骗子。」

墨珩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话都说不明白？

我勃然大怒：「磨磨唧唧的也不说个明白，无语子。」

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那为首的黑袍人直接喊了声「放肆」。

墨珩瞥了一眼黑袍人，黑袍人顿时噤声。

他转头看向我，忽然道了声「抱歉」。

语气毫无歉意，反而让人拳头发硬。

我顿时警惕起来，上次他这么没有诚意的道歉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把我藏在小盒子里的糕点全部吃光。

只是墨珩的动作更快一步，他伸出手，略带薄茧的指腹落在了我的后脖颈，他微微一捏，我的眼前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淦！我就说！

眼睛一闭一睁，我眼前已经不再是那个空旷的洞厅，而是一个漂亮却陌生的房间。

我「腾」地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紧接着床边的帷幔就被人掀了起来，一个长相清秀的青衫女孩站在床边兴高采烈地叫道：「夫人，您醒啦？」

我一脸迷茫：「啊？」

等等，我这是昏迷了十年还是又穿越了？！我明明还是一个少女，怎么现在就被人称呼为夫人了？！

我连忙叫她拿来镜子，她虽然不解，却还是拿过了一面铜镜，小心翼翼地捧给我。

镜子里映出的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容，只不过现在换了一身衣服。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等到冷静下来之后我才发现身边的女孩虽然长相俏丽，但是眉宇间却萦绕着魔气，也是一个魔族。

我：「你是……」

「夫人，我叫小葵，是大人派来服侍您的。」小葵笑着把镜子收了起来，她这声「大人」倒是让我明白，原来小葵是墨珩派过来的。

我头痛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叫我夫人啊？」

小葵笑嘻嘻地回答：「魔尊大人说了，择日便与您举行婚礼，您不是夫人是什么？」

我：「……」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大约是看我一脸错愕，小葵又重复了一遍。

为了避免被小葵当成年纪轻轻就耳背，我艰难地点了点头，告诉她我听懂了，只是脑海里还在消化这个消息。

什么鬼？我现在宁愿相信我一觉睡醒到了十年后，也不愿意听到养兄要和我结婚的消息。

我：「墨珩在哪儿？我有话想和他说。」

小葵一脸羡慕：「夫人和大人的感情果然很好，一醒来就找大人，我这就去请大人过来。」

听到小葵的话，我神色复杂，心想她是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我醒来后明明第一个找的是镜子。

气抖冷，镜子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小葵起身离开，我趁她离开时下床拽了拽门，门果然被反锁了。

于是我走到窗户边，想看一看能不能从窗户逃生。

没想到刚打开窗户，门就被打开了，墨珩走了进来，他换了一袭黑衣便装，高大的身躯投下了一片阴影。

我立即合上窗户：「开窗通风真舒服。」

墨珩一挑眉：「二十三楼的风，感觉怎么样？」

我竟然在二十三楼？这跳下去怕不是逃生，而是投胎了。

虽然心里已经气到吐血，但我面上仍旧面不改色：「……好极了，就是有点冷。」

吹的我心头发冷。

小葵把墨珩带到之后就退了出去，还贴心地合上了房门。

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墨珩两个人。

墨珩率先开口：「小葵说你很想我。」

我点了点头，在他面露得色之前说道：「很想骂你。」

墨珩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你要和我结婚？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恼怒地喊道：「我们是一个户口本上的兄妹！」

墨珩神色疑惑：「什么是户口本？」

我一噎，这怎么解释？！

我瞬间想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九年义务教育的世界，郁闷地说道：「咱们是同一个爹，压根不能在一起，而且我对你也没有……」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墨珩冷笑着打断：「你爹才是霖真，我爹是前任魔尊。」

……这前半句话怎么和骂人一样？

我嗅到了瓜的气息：「？展开说说。」

墨珩这次倒是畅所欲言，省略掉他时不时因为愤怒发出的冷笑声后，我总算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爹是前任战神，在天魔大战中把前任魔尊杀了，而后为了防止魔尊复燃，又故意把前任魔尊的独子养在身边，亲自教养。

我听完后陷入了震惊之中，可惜玄鸟不在，无人能与我分享此时内心受到的冲击——无他，实在是想不到我爹白净的皮囊下还隐藏着一颗芝麻黑心，这谋略，这规划，当个战神实在太屈才了！

不过这么一想，墨珩也怪可怜的，这么大了才知道养大自己的竟然是杀父仇人……难怪吵吵嚷嚷的说要什么父债女偿。

但问题前任魔尊并不是什么好人啊！

我：「节哀顺变，不要让自己沉溺于过去的仇恨之中，人要往前看。」

安慰人简直是要我的命，更何况我现在立场尴尬。

墨珩丝毫不领情：「我偏要计较过去的仇恨呢？」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拉上我。」

墨珩沉默半晌，唇角微勾，像是想到了什么高兴事一般：「我现在真是迫不及待想知道，霖真上神收到你和我结婚消息后的反应。」

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墨珩：「那还用想？肯定是勃然大怒啊。」

连这都想不到，魔尊门槛这么低吗？

我突然有种「我上我也行」的复杂情感，其中还有对墨珩智商的隐隐担忧。

墨珩周身的气压瞬间变低，红眸中酝酿着滔天怒气，我下意识地搓了搓胳膊，心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工制冷」吗？

但凡换个季节或者手头有杯可乐，我都欣喜若狂。

正当我余光搜寻着屋子，考虑要不要找个棉袄套上时，墨珩终于收敛了浑身戾气。

「初四结婚。」墨珩眯起眼睛看着我，像是某种大型猫科动物一般：「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初四就是后天，真是一点儿都不和我商量！

「有。」我在墨珩的注视中，乖乖举手提问。

墨珩显然没想到他的客套换来了我的真诚，神色微微怔愣了一下，而后一挥手：「说。」

我疑惑地问道：「清莲还活着吗？」

墨珩听到我的问题后愣了一下，而后眼底闪过一丝复杂，冷声说道：「还活着。」

虽然有些好奇清莲为什么还活着，但是直白地问「她怎么还健在」实在是有些奇怪，简直是在挑战我组织语言的能力，我只好遗憾放弃，把疑惑压在心底。

「你和我结婚，清莲怎么办啊？」我好奇地问道。

鉴于墨珩其人格外专制，我就不浪费口水提比如「我们能不能不结婚」的憨批问题了。

想当初墨珩为了清莲背刺我，虽然其中也涉及上一辈恩怨的原因，但墨珩当初可是信誓旦旦说「她是我的光」。

难不成现在墨珩弃善从恶，就不需要光了？

真是一个合格的大反派，之前倒是没有发现墨珩竟然这么适合反派这个角色，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入魔的原因？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恐怖的想法，瞬间倒退几步与墨珩拉开了距离，抱臂惊愕地喊道：「你该不是打着和我结婚的名头，想要继续挖我心脏救清莲吧？墨珩你这个狗 X！」

没想到墨珩这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现在心也黑了，竟然搞这种东西！

墨珩抬手揉了揉太阳穴，像是在压抑心头的愤怒：「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已经给我写好了剧本？瑶光，你一天天的都在看些什么？」

「不……不用谢。」我讪讪地放下手臂，这才明白是自己想多了。

墨珩忽然放下手，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疑惑地看着我：「你怎么没提『我们能不能不结婚』这种问题？」

「你也有这样的想法？」我眼前一亮，直呼遇到同伙……哦不是，同伴了。

难道墨珩是提出结婚这个想法后后悔了，所以现在提醒我主动解除婚约？

墨珩：「……并没有。」

「那我提出来你也不会同意，我就不浪费口舌了。」我一摊手，表达自己的无奈。

墨珩：「……」

墨珩大概是被我气到了，直接拂袖离开，衣袍随着他的动作翻飞，像是高高翻起的浪潮，恨不得掀翻一切。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道墨珩终究是变了。

之前的他生气时也只是那种浮于表面的浅浅愤怒，可是现在他魔气入体后，生气时也带着挥之不去的戾气，像是急需发泄出来。

墨珩走后不久，小葵走了进来，还端着一盘糕点，笑吟吟地招呼我：「夫人，吃些糕点吧。」

我扫了一眼，倒都是我爱吃的，不过如今我却罕见地没了胃口。

我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无奈和愤懑，虽然很想朝床柱打一拳泄愤，但是考虑到床柱的坚硬程度和我手之间脆弱程度成反比，还是默默掐灭了这个心思，颓唐地坐在床上。

人魔的悲欢并不相同，小葵显然只觉得我是饿的，又开始热情地推销她手中的糕点：「夫人，吃些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生气。」

我一噎，人生中第一次有种棋逢对手的感觉。

「我想出去走走。」我没抱什么希望地开口，毕竟小葵是个出门都反锁门的人，说不定是墨珩怕我逃跑下的禁令。

没想到小葵却爽快地点了点头：「当然，您将来都是这里的另一个主人了，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我：？？？

「那你之前锁门……」我艰涩地开口，不明白之前对方又是个什么操作。

小葵神色无辜：「我只是习惯反锁门而已。」

我：「……真是个好习惯。」

不过小葵都这么说了，我自然要求她带我出去看一看，摸清地形以便逃跑。

当然，要是在这之前，我爹或者楚明元他们能来救我就更好了。

毕竟我对逃跑唯一的经验还是来自电影《肖 X 克的救赎》，但安迪同学蹲的可不是仙魔并存的世界啊！

小葵带着我走出房间，我胆战心惊地瞥了一眼，原以为魔尊住的地方应该阴森恐怖，可能不小心还会踩破一个骷髅头，可是现在看去却像是个奢靡的普通宫殿一样，而且还养着花花草草，看起来比我住的都有情调多了。

不对，不是说魔族常年不见阳光，这花花草草也能活？

我好奇地凑过去，想看个仔细，没想到面前原本巴掌大的花突然涨大了无数倍，还长出一张充满牙齿的嘴，朝着我就扑了过来！

要不是小葵拉了我一把，我觉得我就要少个零部件了。

小葵满怀歉意地解释：「抱歉，这是前任魔尊大人养的宠物，平日里最喜欢吃仙人了。」

我：「……」

把食人花当宠物，不愧是丧心病狂的前任魔尊。

有了前车之鉴，我终于明白这个宫殿真是凶险万分，因此处处小心，恨不得整个人爬小葵背上。

小葵即使被我扯着也好似感觉不到重量一般，一边走一边和我介绍：「这是 XXX，这是 XXX……」

我们还在走廊里碰到不少魔族，都面容精致，如果不是在小葵打招呼后，眉间才泄露的魔气，完全看不出来是个魔族，也不知道人间会不会混入这样的魔族。

当然，还有那次碰见的黑袍人，听小葵说是长老，地位挺高。

这群长老倒是主动和我打了招呼，只是语气有些不情愿。

我心中暗暗惊讶，没想到经过几百年前的仙魔大战后，魔族竟然还有这么多中坚力量。

他们大都进进出出一个房间，小葵告诉我那是墨珩的房间。

我多看了几眼，耳边就响起了小葵笑眯眯的声音：「夫人放心，等和尊上结婚后您也能住进去。」

我：「……」

并不是很想住进去。

大约是知道我在魔族大本营也无计可施，我的活动范围也扩展到了整个魔域，照顾我起居的则是小葵。

对于后一点安排，我怀疑是墨珩在报复我，毕竟我一直觉得自己和小葵八字不合。

意识到自己是在魔域之后，我心凉了一截，毕竟听说魔域就像是一个浮岛，不定时就会飘到哪里去。

就算是想学安迪同学，但是给我十个铲子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挖，这就是在为难我瑶光？！

不过这之后墨珩并没有过来，我原本以为是墨珩又因为入魔被关起来了，没想到听小葵说墨珩的状态自我回来后倒是不错，只是这几天忙于魔族事务。

她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毕竟当年云绥作为太子时也很忙碌，墨珩还吐槽过对方几句。

没想到时过境迁，墨珩也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这大概就是成长的烦恼吧。

这天晚上，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睡在外间的小葵也被我的动静惊醒，耳边传来她窸窸窣窣穿衣服走过来的声音，以及低低地说话声：「夫人，您怎么了？」

「我……我去个厕所。」我一边回答一边走下床，这才听到小葵的脚步声停止。

我走出房间，却并没有什么想去厕所的心情，在回去还是逛一圈放松一下种犹豫不决。

最终我还是决定出去逛一圈，没想到路过墨珩房间时，却听到了一阵动静。

我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些艳丽的食人花，朝着房间走去。

墨珩的门竟然虚掩着，就像是在诱惑我偷看一样，那这可就不怪我了，是门先动的手。

我偷偷摸摸趴在门口观看，墨珩正神色专注地看着一面镜子，因此压根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大半夜的墨珩竟然不睡觉，而是在这里偷偷照镜子？

这究竟是魔族传统，还是墨珩的怪癖？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走近魔族》，我是被迫深入魔族腹地的记者瑶光，接下来将为您揭露墨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现在定睛一看，才发现墨珩对面的镜子怪怪的，上面映出的竟然是云绥的脸。

啊这，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魔镜？

就在我心里东想西想，从东方传说猜到西方童话时，耳边响起了墨珩的冷笑声：「你问我要人干什么？」

镜子里的云绥依旧是那副没什么波动的冰冷神色，只是在听到墨珩的话之后眼底闪过一丝冷意：「别装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哦，原来是个类似手机的可视频通信工具啊。

不过他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我心里暗暗后悔自己来迟了，没有看到这面镜子怎么拨号就算了，连墨珩与云绥之间的谈话都听不懂，简直是愧对自己曾经活跃在吃瓜第一线的日子。

气死人了！

就在我无声地站在门口捶胸顿足之际，就听到云绥接着说道：「瑶光在哪里，让我见她。」

骤然被 cue，我屏住呼吸，没想到吃瓜竟然吃到了自己身上。

因为墨珩背对着我的原因，所以我看不到他的神色，只能听到他含笑的声音：「你不就是想见瑶光吗？大不了我给你直播我们的婚礼。当然，太子殿下不用谢我，毕竟我们两个都做了几百年对手了。」

墨珩的话语间充斥着满满的嘲讽，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云绥原本平静的神色终于出现了一丝波动，就像是冰冷的面具骤然破裂，他的神色阴郁，目露寒意：「瑶光是我的太子妃。」

「你的？可是我记得你们的婚礼可并没有举行完啊。」墨珩也不甘示弱地回击。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接着说道：「要是你求一求我，我还能让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太子殿下要不要考虑一下？」

云绥的回复很快——他的身影随着镜子上出现的裂痕一点点消失了，紧接着墨珩面前的镜子骤然炸裂。

不过墨珩的反应很快，侧身一躲，镜子的碎片从他的脸颊擦过，却并非伤他分毫。

「云绥这反应倒是有趣，竟然把水云镜砸了。」墨珩抱臂看着面前的镜子，嗓音里带了几分调侃。

镜子炸裂的声音瞬间唤醒了差点儿爬门框上睡着的我，无他，虽然听墙角很刺激，但是架不住我身体的生物钟。

还好我清醒得快，险险躲过了一块袭向门口的镜子碎片。

我不禁再次感慨墨珩和云绥真是个熬夜党，以前催我早睡倒是人模狗样的。

不过熬夜听云绥和墨珩之间的谈话还是有些收获的，起码知道云绥已经掌握我的大概地理位置。

八卦听完了，我也准备撤了，谁知我刚直起身准备溜走，就听到走廊里响起了小葵的声音：「夫人，您在哪儿啊？夫人……」

随着声音越来越清晰，小葵的身影也出现在我面前：「夫人，您怎么在这里？为什么食指抵着唇啊？是你们半妖特色吗？」

听到一门之隔的里面传来渐近的脚步声，我绝望地放下手：「我其实是想让你闭嘴。」

小葵这才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瑶光，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里？」头顶传来墨珩低沉的嗓音，其中还隐隐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像是要看我热闹一般。

我一扭头，撞进了那双红色的眼眸，干笑道：「只是上个厕所，路过而已。」

墨珩显然并不相信，直接转头看向了小葵。

小葵行了个礼，而后一拍手看向我，像是恍然大悟一般：「原来夫人是找借口来看魔尊大人，是我愚蠢了。」

我：？？？

这个阅读理解水平，为什么墨珩会只让你做个仆人？

我看向墨珩，刚要解释，就看到墨珩笑吟吟地看着我：「原来是这样，瑶光，有话就直说啊，反正马上就结婚了，也不用不好意思。」

小葵拱火成功，一挥衣袖就要告退：「我就不打扰大人和夫人了。」

墨珩点头之后，小葵才起身离开。

墨珩和小葵一唱一和，好似在我面前上演二人转一般。

要不是我也是当事人之一，说不定还要给这主仆二人鼓掌。

待小葵走后，我突然被墨珩抓住胳膊往房间里一拉，随着我的脚步踏入墨珩房间的那一刻，身后的房门轰然关闭。

等我想要后退时，后背已经抵到了门板上。

「你听到了多少？」墨珩懒懒散散地开口，许是本要即将上床休息的原因，他的头发有些散乱，领口大敞，露出了一点结实紧绷的腹肌，绰绰灯火勾勒了俊眉粗狂的面容。

「什么偷听？明明是你门没关严，我想帮你关门而已！」我义正词严地说道，间或露出一丝被冤枉的痛心疾首。

谁料墨珩并没有揭穿我，而是突然开口说道：「云绥在找你。」

「哇！」虽然几分钟前已经偷听到了，但我还是尽职尽责地伪装成刚刚听到一般。

墨珩像是被取悦到一般，忽地露出一个笑容：「别装了。」

知道自己的谎言早就被看破，我收敛起痛心疾首的神色，平静地看向墨珩。

「怎么这个反应？」墨珩低笑一声：「泊玉也在找你。」

我面无表情：「谢谢，我已经见过泊玉了。」

当然，至于我是怎么机智逃脱的事情，就不浪费口舌和墨珩多加赘述了。

墨珩听到我的话，眼底流露出几分诧异，而后忽然笑道：「我原本还想让你小心他，只是没有想到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我疑惑地看着墨珩，不知道对方这话什么意思。

墨珩：「你知道当初第一个提出……提出要挖你心脏的人是谁吗？」

这个话题墨珩自清醒之后一直避而不谈，这件事情好像是一道伤疤，刻在我的身上，留在了他的心上，因此我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

我：「泊玉？」

墨珩愣住了，好似被抢先剧透一般：「？你怎么知道的？」

我总不能告诉墨珩说是自己梦到的，因此一脸深沉地说道：「你之前都让我小心泊玉了，总得举例说明吧？」

墨珩：「……还有另一件事情，你知道清莲后来为什么还能活下来吗？」

他说起清莲这个名字时语气全无爱意，反而带着冷漠，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不禁歪了话题：「你对清莲不是……」

墨珩蹙眉道：「她变了太多了，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后来是泊玉帮她勉强续住了命。」

泊玉，你不当医生可惜了。

我在心里感慨。

大约是看我神色奇怪，墨珩接着说道：「按理说，清莲应该对泊玉充满感激，可是我却发现清莲看向泊玉的神色充满了恐惧……」

这点实在是太过奇怪，更何况泊玉和清莲之前的关系也不错，就算清莲不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也不应该怕泊玉啊。

我：「你就没有调查一下？」

墨珩神色平静：「没来得及，发现这点后没多久我就彻底入魔，堕入魔域了。」

咳，这孩子为什么入魔的不是时候！

「好了，这个警告说完了，也该谈一谈我们之间的事情了吧。」墨珩的声音唤回了我的神智，我抬头看去，丢给他一个疑惑地眼神。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事情？

「这么晚来找我，不就是想……」墨珩的指腹摩挲着我的脸颊，暗示很明显。

我的脑海里还在回想着墨珩刚才说过的话，神色好似老僧入定：「施主，请自重。」

墨珩好像电视上被唐僧拒绝后恼怒的妖精一般，冷笑一声道：「自重？记住你自己的身份，你是霖真的女儿，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

「我一点儿都不在意你，知道吗？」他一边说还一边靠近我，我们的呼吸纠缠在一起，我能从他深红色的眼瞳中看到自己平静的神色。

我直直地看向他，目光如炬：「可是你之前听到我死了，还哭了。」

墨珩：「……」

他没说话，好似一个哑火的炮仗，只是那张小麦色的脸庞泛起一层薄红。

正当我想看个仔细时，墨珩松开了我，转身背对着我，一挥衣袖道了句「滚」。

我顺从地转身，偷偷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很好，又逃过一劫。

就在我准备出门时，身后响起墨珩低沉中透露着一丝羞涩的声音：「记得结婚那天穿红色嫁衣，你穿红色好看。」

我一扭头，发现墨珩的耳根还泛着红色，而后面无表情地带上了房门。

回到房间，小葵正躺在床上酣睡，我用眼神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后，轻手轻脚走进里间，躺回了床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回想着墨珩说过的话。

当然，是前半段的内容。

我蹙眉，突然想起了梦里药仙说出所谓的药方之后，清莲的反应并不惊讶，就像是……早就知道一样。

这是不是说明有人早就告诉了她？

还有泊玉与清莲之间又发生了什么？

啊啊啊，真相究竟是什么啊？

我在床上扭成了麻花，愤怒地想墨珩为什么要在我睡前告诉我这些事情。

又过了一天，到了我和墨珩大婚的日子。

一大早我就被小葵从床上揪了起来，睁开眼睛后发现床头围了好几个姑娘，有的捧着红色嫁衣，有的捧着凤冠，都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结婚这种事情，一回生二回熟，我已经能熟练坐在镜子前，假装是一个木偶，任由打扮。

小葵站在一旁和我解释：「魔尊大人正在迎接各方来宾……」

我敷衍点头：「嗯嗯嗯。」

此时我已经心如死灰，也不知道大师兄和玄鸟他们能不能在一百年之内找到我。

就在此时，走廊里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其间还夹杂着呼喊，只是因为与一众噪音混在一起，导致我听不太清。

正帮我梳头的女孩动作一顿，面前的铜镜倒映出了她惊慌失措的脸色，她身后那几个或收拾床铺、或捧着衣冠的人也神色慌乱。

「都慌什么？我去外面看一看情况，你们在这里陪着夫人，听懂了吗？」小葵镇定的声音响起。

不得不说，虽然她平日里总是拆我台，现在听起来却分外可靠。

她叮嘱了那几个女孩几句就走了出去，我的好奇心已经被彻底勾起，要不是头发还在别人手上，早就趴在门框那里偷听一下外面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奈何小葵的话好似一颗镇静剂似的，打在了那几个女孩身上，让她们都有条不紊地继续手里的活计。

正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笃笃笃」的声音，像是谁在敲窗户。

一个女孩转头看了一眼，惊呼一声：「窗外有一只鸟哎！」

我攥紧衣角，抬头看去，窗外飞着的果然是多日未见的玄鸟！

难不成是大师兄他们找到我了？！

「开窗吧，熟鸟。」我强压着内心的激动，故作淡定地一抬手，指挥着离窗户最近的女孩去开窗户。

玄鸟也看到了我，一边拍着翅膀一边大叫：「瑶光！瑶光！」

那女孩显然对会说话的玄鸟充满了好奇，听到我的命令之后走到窗前，抬手打开了窗户。

玄鸟一下子飞了进来，在那群女孩的惊呼声中飞到了我的胳膊上。

「楚明元他们在制造混乱，我们趁这个时候赶紧离开！」玄鸟着急地说道。

我连忙点头。

那几个女孩自然也听到了，她们神色惊恐，想要上前阻拦，只是玄鸟对付这几个女孩还是绰绰有余的，很快就把几个女孩放倒。

我摘掉头上的凤冠还有身上几个较重的装饰，以便能轻快逃跑。

「从哪儿跑？」把身上该卸的都卸掉之后，我扭头问玄鸟。

玄鸟不说话，眼神直直地盯着一个方向。

我顺着它的方向看去，发现玄鸟看的是门口。

我纳闷地说道：「从门口走啊，那你怎么不说话？故弄玄虚。」

谁知我刚迈开步伐，玄鸟忽然叼住了我的衣角，不让我再往前一步：「有人。」

仿佛是在佐证玄鸟的话一般，门被从外打开，来人一身白衣翩翩，气质温润如玉，狭长清透的眼眸眨也不眨地看着我，薄唇含着三分笑意，朝我伸出手：「瑶光，过来。」

那是泊玉。

这下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玄鸟不让我往前走了。

身体快于意识，我颤巍巍地伸出手：「是你……」

泊玉脸上的笑意加深：「你果然还记得……」

我打断他的话：「那个想要拐卖我的人贩子！」

泊玉脸上的笑容一僵，就连玄鸟都愣了一下，咬着我衣角的嘴巴也因为惊讶而松开。

我看向玄鸟，玄鸟也下意识地看着我，我俩大眼瞪小眼，一点儿都没有心有灵犀的样子。

看到玄鸟还傻愣在那里，我故意扯了一下它，一边拖着它往与泊玉相反的窗户走，一边说道：「这就是我和你之前说过的人贩子，走走走，我们去找师兄，让他来捉人。」

玄鸟：「楚明元又不是衙门的……唔唔唔！」

它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捂住了嘴，只能用眼神表达不满。

好在玄鸟这个时候终于迟钝地反应过来，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俩蹑手蹑脚朝窗户走去。

谁知眼看离窗户只有几步，泊玉出现在我们面前。

妈的，会瞬移了不起啊！

好吧，就是了不起。

我猜想我此时脸上的神色应该是愤怒的，可是泊玉却在笑。

他的视线落在了玄鸟身上：「难道玄鸟没有告诉你，曾经发生的事情吗？」

皮球现在被踢到了玄鸟脚下，我的心顿时高高悬起，生怕玄鸟说漏嘴。

好在玄鸟终于机灵了一回，神色仿佛已经看破红尘一般不悲不喜：「既然她都忘了，我又何必旧事重提。」

我瞳孔猛地一缩：「原来你还有事情瞒着我！」

玄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嗓音沉痛：「对不起，那是一段痛苦的记忆……」

我拉住他的翅膀：「既然是痛苦的记忆，我就不刨根问底了。」

我俩专门演给泊玉的一出戏终于告一段落，怀揣着被打分的紧张看向对方。

泊玉眉眼弯弯，笑容皎洁如天上的明月，没有一丝阴霾：「既然你不记得我了，那就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泊玉。」

即使是一个普通人站在这里，也会觉得是天上的仙人降临了。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泊玉的笑容，但是我还是没出息地愣神了两三秒。

等反应过来，一想到自己又被他的笑容迷惑，我又在心里偷偷抽了自己一巴掌，暗道真是蓝颜祸水。

不过我的反应倒是歪打正着，符合了第一次见到对方的形象。

泊玉原本眼中的打探微微消退了一些，柔声说道：「不知道你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墨珩……就是那个把你绑来的魔尊提起过我吗？」

我：「……没有。」

当然有，墨珩还叮嘱我要小心你！

我在心里偷偷补充。

「也是，我和魔尊之间有一些仇怨，他不愿意提起我也是正常的。」泊玉轻笑道。

不得不说泊玉真是有着天然的诈骗条件——他长相纯良，一看就是个乖崽，而且还能言善辩，要是我真的失忆了，怕是又要被他骗一次，被卖了还要帮他数钱。

见我走神，泊玉轻声问道：「你在想什么？」

他的嗓音里听不出喜怒，还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疑惑，像是只是单纯好奇这个问题。

「我在想被卖了还要数……」我差点儿上了他的当，险险止住了话头。

泊玉倒是没有起疑，而是耐心的解释：「我不是人贩子。」

我顺坡下驴，虽然点着头，但依然目露警惕：「好吧，但是我要去找师兄了。」

既然泊玉堵住窗户，那我走门总行了吧。

谁料我才产生这个想法，泊玉就握住了我的手腕：「瑶光，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你的名字吗？」

「好奇心害死猫。」我抖了抖手，希望泊玉能够识趣松开。

泊玉唇角的笑容扩大，眼底透露出怀念：「你一点儿都没变。」

玄鸟在这个时候适合时开口：「泊玉，你松开瑶光！不要逼我在瑶光面前揭露你的真面目！」

泊玉脸上的笑意未变：「什么真面目？玄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应该找个地点聊一聊。」

谁都不想和你聊天好嘛？！

我和玄鸟对视一眼，用眼神达成共识。

玄鸟显然还想说什么，没想到张开口之后却吐不出一个音节，只能挥着翅膀，就像是在演哑剧一般。

我心里顿时门清，肯定是泊玉又使了什么手段。

有墨珩之前的提醒在前，现在我看向泊玉时，总觉得对方处处充满了反派的气息，不是魔头胜似魔头。

「玄鸟，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了？」我佯装惊愕地喊道，而后转头看向泊玉，愤怒地说道：「是不是你对它做了什么？」

泊玉神色无辜，紧攥着我的手不放，却不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解释，而是岔开话题。

「你不想嫁给墨珩，想要逃婚，所以我带你离开。」泊玉眨了眨眼睛，笑着回答。

他甚至还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女孩，像是在提醒我之前我都做了些什么。

虽然我很想告诉泊玉，这些女孩不是我放倒的，但还是默默背下了这口锅。

他就像是一潭深泉，哪怕我如何表现得如何尖锐，他都波澜不惊，就像是永远不会生气一样。

虽然泊玉看起来文文弱弱的，但是力气不小，我深吸一口气：「算了，我想了想还是嫁吧，麻烦你白跑一趟了，你可以走了。」

泊玉没说话，好似在装聋作哑，没有给我回应的意思，指尖仍然紧紧箍着我的手腕。

「瑶光，你我相识一场，我怎么舍得看你落入火坑？」他继续温温柔柔地劝道，显然是要「好人」做到底。

我再次庆幸自己没有真的失忆，不然岂不是又要栽入泊玉这家伙的火坑？！

泊玉明明看出了我眼里的拒绝，语气却暗含强硬地说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好地方，我们找个地方谈吧。」

他一挥袖子，眨眼间我眼前的场景不再是那间厢房，而是云雾缠绕的漂亮宫殿。

这座宫殿我很眼熟，毕竟我之前有事没事就经常来宫殿里找泊玉，对它构造布置的熟悉程度比对学堂的了解还大。

咳咳，这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

我敏锐地察觉到了泊玉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连忙垂眸强遮住眼底浮现出的怀念，心里却在直打鼓，不知道泊玉究竟看出了什么没有。

权衡了一下在这里叫爹，我爹能够听到的概率之后，我遗憾放弃与泊玉撕破脸面的做法。

要不是泊玉还拉着我的手，我肯定撒丫子狂奔跑去找我爹，让他帮我报仇去了。

「这里是哪里？」我抬头看向泊玉，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迷茫又戒备的神色，就像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一样。

很好，没想到我还有演戏的天赋，果然潜力就需要外力来激发。

泊玉果然没看到我眼底一闪而过的熟稔，而是翩然介绍道：「现在的你或许对这里很陌生，这里是我住的地方。」

我没能集中注意力听他在讲什么，扫了一圈才发现玄鸟不在这里。难不成是玄鸟跑去求救了？

我眉头紧锁，心里不祥的预感却始终盘旋不去。

就在我犹豫开口是否会打草惊蛇时，泊玉就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般，唇角勾勒出浅浅的笑意：「你在找玄鸟？」

只是他虽然笑着，笑意却未达眼底，把自己的不愉表现得如此明显，就像是一个原本演技很好的演员却因为情绪的影响而露出了破绽。

我的心思被拆穿，没再否认，更何况泊玉这席话也佐证了我不祥的预感：「玄鸟的消失和你有关？」

泊玉没有否认：「毕竟我们久别重逢，总是需要有个安静的空间叙旧的。」

「你忘了，玄鸟还是我送给你的。」提到这个时，他不知想到了什么，眼底闪现出怀念：「那个时候，你刚来天界，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我身边……」

我心里记挂着玄鸟的安危，懒得听他追忆往昔，因而恼怒地打断道：「玄鸟在哪儿？」

这一次，伴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手中已经用灵力凝结了一把利刃，抵在了泊玉修长白皙的脖颈处。

在魔界我处处束手束脚，在仙界倒是少了些顾虑，新仇旧恨让我巴不得和泊玉打个天昏地暗。

看样子泊玉刚才是走了个神，不然也不会被我得手。

我的利刃又往前伸了伸，冷声说道：「我再最后问一遍，玄鸟在哪里？」

「你要是不说……」

我手中的刀往前伸了伸，威胁的意思很明显。

利刃划破了他的脖颈，殷红的血迹顺着脖颈流下，滴滴答答落到手背上。

感觉到手背上黏稠的触感，我厌恶地蹙起眉头，强撑着没松开刀刃甩甩手。

至于看到泊玉受伤时的心疼感觉倒是没有，毕竟我当时流的血可比现在他流的多多了。

我看向泊玉，却发现泊玉像是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伤一般，仍旧捏着我的手腕，那双漂亮的眼眸定定地与我对视，莫名让我觉得脊背发凉。

危险！

我脑海里瞬间警铃大作。

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抽回手时，泊玉却朝着我靠近。

随着他的靠近，刀刃也深深刺进了脖颈，我眼皮一跳，只看着就觉得疼，但泊玉却像是没有感觉到疼痛一般，眉头都不皱一下。

我的手有些颤抖，毕竟我之前杀的都是妖怪，就连魔族都没杀过一个，更何况是泊玉这么一个人。

「只要你听话，你当然可以知道玄鸟在哪里。」泊玉的嗓音里发出一声轻笑：「毕竟只要它在，你的注意力就会分散，可是当初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

说到后半句话时，泊玉一向温柔清澈的声音低沉下来。

这是什么奇怪的发言啊！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我手中的刀刃已经被他粗暴地抽走，沾血的刀刃落在地上。

说实话，泊玉这个动作给我的冲击更大，现在想来我见过最多的就是他温柔的一面，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对方这么粗暴。

而他又伸手扯向了我的衣领，转瞬间我们已经来到了一张床前。

那是泊玉的床，我实在再熟悉不过。

以前有时候在泊玉这儿玩累了，我就经常直接躺下睡了。

只是这次我是被丢上去的，我看向泊玉，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看向我时，我为什么会觉得一阵阵胆寒——他撕破了自己谦谦君子的伪装，眼神不再掩饰自己的欲望。

要不是泊玉的身上没有一丝魔气，还是那股干干净净的气质，我差点儿觉得泊玉也入魔了，此时的泊玉可比墨珩更像是一个魔族！

「从很久之前我就想这么做。」泊玉笑了笑，床边垂着的丝带无风自动，直接缠上了我的手腕和脚踝，随着我的挣扎越来越紧，以至于现在只要我稍微动一下手脚，就有骨头要被生生绞碎的痛感。

之前我还奇怪泊玉怎么挂这丝带，原来是这个用处！

不能用手我还有嘴，我恼怒地一口咬了上去，除了在上面留下口水，丝带没有半点儿断的迹象。

他捏着我的下巴，强迫我看向他，继续说道：「之前你毫无防备地躺在我床上的时候，我都在看着你，但你并没有丝毫察觉。」

泊玉的每一句话都令我毛骨悚然，让我觉得自己像是恐怖片的主角。

现在的我更想撸起袖子抽过去的自己一巴掌，为什么，为什么睡得这么熟？是晚上睡的那七八个小时不够吗？！

「你的失忆出乎我的意料，我起初觉得很高兴，但是冷静下来又觉难过。瑶光，你把有关我的一切都忘了。」泊玉接着说道：「至于你的失忆是真是假，我也不想探究了。」

「以前我温水煮青蛙，但是你的世界里有太多人了，我不是你世界的重心，也不是你心里的第一位。」

泊玉果然说到做到，不用温水，而是直接上开水，我觉得自己都要被他直接烫死了。

不过我现在倒是回过味来，他不是喜欢清莲吗？怎么说的像是早就喜欢我一样？

我看向泊玉还在滴血的伤口，计算着以他这样流血的速度还有多长时间能够死亡，而后绝望地发现这时长都够我轮回八九百次了。

察觉到我的视线落在他的伤口上，泊玉的另一只手抚上了自己的脖颈。

那点儿伤对他来说自然不足为惧，他的指尖轻轻拂过皮肤，原本狰狞的伤口瞬间消失，只留下了一道疤。

泊玉的指尖摩挲着那道疤痕，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眼底化过一丝笑意：「瞧，这是你送给我的。」

听听，这是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不、不用谢。」我头皮发麻，瞬间觉得自己可能从来没有认识过泊玉，甚至怀疑对方是不是看穿了我在装失忆，所以故意这么说来刺激我？

不得不说，他差点儿就成功了，我有那么一刻是真的脱口而出问一问他怎么不早说，以泊玉现在成谜的精神状态，知道我装失忆之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状态。

但是对上泊玉的眼神之后，我就知道这种揣测绝无可能，泊玉之前在装，现在朝我袒露的绝对是最真实的他。

泊玉听到我的话，唇角上扬：「还是要谢的，就以身相许吧。」

我：「……别欺负我不知道以身相许的意思，这明明是恩将仇报！」

泊玉没有反驳我，而是压在了我身上。

他的指尖挑开了我的扣子，发丝散落在我脖颈间，有些发痒，但我却笑不出来。

耳边是他依旧温柔落在我耳边却已经变味的声音：「在人间的这一段时间里，有人碰过你吗？」

「等等，没有！停下来！」意识到泊玉要做什么之后，我慌乱地摇头。

泊玉的手却没有停下，他的指腹暧昧地摩挲着我的耳垂，接着问道：「那墨珩呢，他碰过你吗？」

他的动作就像是无形的刀刃，横在了我的脖颈处。

难道说「有」就不用被碰了吗？

我眼前一亮，忽然扭头看向他，脸颊堪堪擦过他笔挺的鼻梁，认真地说道：「有。」

泊玉的动作一顿，我心中一喜，心道难不成是自己的反向操作赢得了一线生机？

只是这念头转过一瞬，就被泊玉的动作打散了，他的眼眸很深邃，里面没有一星半点儿的笑意，显得有些许阴森。

我只看了一眼，就下意识地转开视线，不敢与他对视，仿佛再多看一秒就要被吸进去一样。

「是吗？」泊玉松开了我的耳垂，直接撕开了我的上衣。

我的胸口有一道伤疤，是一年前泊玉刺的。

他的注意力很快被这道伤疤吸引，似乎很喜欢似的，指腹一直恋恋不舍地摩挲着：「这是我送给你的。」

「所以你是我的。」

还好泊玉不知道土味情话，不然岂不是得来一句「你胸上有一口子，我脖子上有一口子，我们就是幸福的两口子？」

上身就这样赤露地展现在泊玉面前，说不羞耻是假的，只是一切都在求生欲面前让道。

泊玉的眼底还压着沉沉的愤怒，让我后悔说假话激怒对方，甚至在想会不会被喜怒无常的泊玉杀掉。

泊玉宫殿里的人依然很少，房间外有没有半点儿声音。以前觉得是安静，现在觉得像是一个墓碑——我的墓碑。

哇哇哇，有没有人来盗墓啊！

仿佛是听到了我在心里的呼喊，房间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还伴随着说话声：「不要拦着我，我要见泊玉！」

听到这道声音，我原本想鲤鱼打挺的心顿时安静下来。

因为缺氧的原因，她的脸色越来越红。

眼看一场命案就要发生，清莲艰难地叫出了一个名字：「你要是、要是杀了我，云……云绥一定会怀疑在你头上……」

听到这句话，泊玉猛地松开了手，清莲立即摔倒在地，她本就身体不好，现在更是捂着脖子撕心裂肺的咳嗽。

还记得上次看到她晕倒，泊玉都一脸着急，然而现在清莲肺都快咳出来了，他反倒束手旁观。

只是令我奇怪的是，既然清莲已经发现了泊玉的真面目，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云绥和墨珩，而是自己过来？

联想到清莲刚进门时的话，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清莲怕是有把柄或者其他落在泊玉手里。

「你说得对，你死了他肯定会怀疑我。」他的嗓音一如既往的温润：「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向他揭发我，只是那样可就得不到能够维持你生命的药了。」

「我……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发现自己无法威胁泊玉之后，清莲捂着脖子开始主动示弱。

原来是因为这样！

我恍然大悟，心道原来清莲之所以束手束脚是因为这个。

想必清莲独自来找泊玉，是为了用她口中的信息彻底交换泊玉手中的药，但是却没想到对方会直接下手。

清莲忽然开口说道：「我偷听到云绥说，瑶光她……她没死。」

她因为坐在地上，没被泊玉挡住视线，因此直接看到了床上的我。

我拼命用眼神求救。

「你怎么在这里？！」清莲的瞳孔猛地一缩，神色震惊。

不过她很快反应过来，把视线落在泊玉身上，大约是怕撞破这件事情又将自己的命置于岌岌可危的地位，主动说道：「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泊玉显然并不担心清莲开口说这件事情，平静地说道：「那当然最好。」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我和我的夫人要休息了。」

「没有。」清莲一边咳嗽一边从地上爬了起来，慌忙逃开，只留给我和泊玉一个仓皇逃窜的背影。

我眼中的希望瞬间熄灭。

也是，我和清莲本来关系就不好，竟然还抱着她能救我的希望。

泊玉慢悠悠地合上房门，这次我亲眼看到他下了两道禁咒，一道隔绝屋子里面的声音，一道隔绝屋子外面的声音。

看到泊玉向我走近，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好在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泊玉似乎也没有什么心情，在我床边坐了下来。

「放心，我现在不会对你做什么的。」现在的泊玉似乎又恢复了翩翩君子的模样，他抬手撑着下巴，那张清俊的容貌中出现几分恍惚：「只是被她的话勾起了一些回忆。」

我仍旧没有放松警惕，紧张地看着他：「什么回忆？」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被泊玉解除了下在身上的禁言咒。

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而是问我认不认识刚才站在门口的清莲。

我当然认识，但却还要硬着头皮装作一副迷茫的样子。

泊玉：「你不记得她也无所谓。」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一百年前，我确实去过姻缘殿。」

我心里一惊，毕竟按照话本的套路，反派摊牌要么是因为穷途末路，要么是因为压根没把对方放在心上。

很明显泊玉是后者，我现在被困在床上，无法揭发他的真面目。

「姻缘殿？」我决定顺着他的话问下去，毕竟无论如何，多掌握一些信息总是好的，万一其中就有泊玉的破绽呢？

泊玉笑了笑：「不过她说错了次数，我去过两次。」

两次？！

我刚要流露出惊愕之色，忽然敏锐地察觉到了一道审视的目光。

我余光一瞥，对上了泊玉的视线。

即使是在讲故事，泊玉也一直在看着我。

我连忙压下惊愕，故作疑惑：「进去两次怎么了？」

泊玉移开视线，垂眸遮住眼底的情绪，解释道：「姻缘殿除了本殿人，不许任何人进去，更禁止翻阅姻缘册。」

好险！差一点儿就露馅了！

毕竟失忆的我可是一直待在人界，怎么可能还记得有关姻缘殿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应该已经蒙混过关了，心里微微放松，竖起耳朵继续听故事。

「如果说第一次翻阅只是出于偶然，但是书上的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此时的泊玉仿佛回到了我刚认识时的样子，唇角微挑，清俊的容貌显露出几分笑意：「那个时候，属于我姻缘对象的名字是空的。」

空的？

情缘的名字竟然还能是空的？

我瞬间明白为什么泊玉还要去第二次了——要是我知道姻缘册上自己的名字是空的，肯定也会不死心地要去第二次。

泊玉：「后来我去了第二次，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上面有了名字。」

他说完后，忽然定定地看着我。

我愣住了：「不、不会是我吧？」

「是你。」泊玉平静地说道：「当时你刚跟着霖真上神来到天界，大家都在说你的名字，所以我去看了。」

等等，泊玉第一次看姻缘册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没有穿过来？

我忽然间意识到了泊玉第一次姻缘册空白的原因，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穿越的原因。

我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一团，很想问他之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接近我，才对我那么好，那之后又为什么要那么做。

可是我不能。

我深吸一口气：「所以呢？这就是现在你把我绑在这里的理由？」

我更想说的是大家都知道姻缘册本来就是提供的一个可能，就连人在七八十年的寿命里都有可能换对象，更何况寿命本就漫长的神仙。

说来泊玉算是聪慧，没想到连这个都想不明白。

大约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泊玉摇了摇头：「起初接近你并不是，只是觉得好奇。我不通情爱，并未想过和任何一个人在一起，因此对你怀着愧疚，后来在相处过程中发现你很好，可惜……」

难怪之前泊玉对我那么好，又给我吃糖葫芦又送我玄鸟的，我当时还觉得受宠若惊，原来一切都只是泊玉的补偿。

我知道他可惜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了云绥的未婚妻。

此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该不会我和云绥的婚姻也有泊玉在其中推波助澜吧？

毕竟他和我爹关系不错，又觉得给不了我所谓的爱情，还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简直是细思极恐。

其实如果没有发生之后的那些事情，我大概……大概会喜欢他的吧。

只是哪有什么如果。

泊玉忽然握住了我的手，与我十指相扣。

他的掌心温暖干燥，修长的手指像是牢笼一般禁锢着我的手，而后露出了笑容：「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一起就是好的。」

我：「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

泊玉：「因为之前都是你和我分享你的心情，但你现在失忆了，换我来和你分享事情吧。」

泊玉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之前每次都跑过来和他叨叨一大堆的画面，即使我与他之前横亘了太多，现在想起来却依然温馨。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情十分复杂。

大约是因为气氛太过温馨，泊玉不愿打破，因此这晚并没有动我，甚至还「好心」告诉我玄鸟现在是安全的，但也没有解开绑着我手脚的丝带。

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泊玉是爱我的，那这样就好操作了。

我灵机一动，故意装作一副态度松动的模样让泊玉看到。

我想这也是泊玉告诉我那些事情的原因，毕竟现在的他可绝口不提后来想刀我的事情，而我现在失去了一部分记忆，更容易被感动。

在接下来的几天，泊玉果然没有再强迫我，显然是尝到了怀柔政策的甜头。

他还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清莲的事情，我故意说对那个长相和我相似的女孩产生了兴趣。

泊玉说他在我爹画的画像上看到过我娘的样子，和我长得很像。

泊玉：「清莲原本是个身份卑贱的花妖，在化形时偶然看到了你娘，所以便故意参照了对方的容貌。后来天帝举办百花宴，她脱颖而出，得以留在天界。」

对不起了爹，我当初还怀疑过你，没想到竟然是我娘的锅。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不提自己的血统，大家便忘了这回事情。」

原来清莲也有妖怪血统，难怪当时对墨珩一视同仁。

我：「那她要吃药又是怎么一回事？」

泊玉耐心回答：「即使成妖，也改变不了她原本是一朵花的事情，寿命自然与花期有关。只是她见多了仙界神仙们的长寿，贪得无厌，不甘心就这么凋零而已。」

泊玉的神色平静如水，显然已经看多了这些事情。

在我故作羞涩地主动亲了他一下脸颊之后，他还破天荒地把玄鸟放了出来。

之前我还一直担忧着玄鸟，吃不好睡不好，然而玄鸟这几天一看就知道过得倒是不错，羽毛油光水滑，好像还胖了一圈。

玄鸟的脖子上还带着一个像是戒指一样的金环，看样子是限制它的行动，除非戴上的人亲自摘下，否则就只能砍断脖子才能拿下来，和我这被丝带绑着比起来也没好多少。

就在我和玄鸟大眼瞪小眼时，一个仙仆敲响了门，低声说了什么，泊玉把玄鸟递到我床边便转身离开。

我俩这情况即使想跑也跑不了，所以泊玉应该很放心。

房门一关，玄鸟蹦达到我身边，一脸惊讶：「瑶光，你怎么这副样子，你还好吗？你心脏还在吗？」

它像是想到什么一样，神色骤然惊恐：「泊玉他是不是对你.....」

「没有。」我连忙打断了它不切实际的猜想，合着玄鸟猜我是普罗米修斯，没了心脏还能在这儿和它交流？

「没有就好，云绥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给我脖子上套了这个，又派两个仙仆看着我。」玄鸟顿了顿，继续说道：「我这几天一直担心着你，食不下咽……」

正当我的心里泛起感动时，它打了一个嗝，是红豆糕的味道。

我：「……」

我冷笑一声，早就看穿了一切：「这就是你的食不下咽？」

玄鸟背起翅膀：「但我转念一想，吃饱了才有力气逃跑。」

不过知道玄鸟没受什么伤之后我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悬着的心也彻彻底底放了下来。

我叹了一口气：「算了，这件事情就此揭过，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正事了，比如我们现在怎么逃出去？」

玄鸟歪了歪脑袋：「能等到霖真上神来救我们吗？」

我面无表情：「你看泊玉那样子能等到那个时候吗？」

而且听清莲的话，恐怕天界不少人都以为我死了。

玄鸟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对了，我装睡听到那两个仆人说过几天云绥要来，我们能利用起来这个机会吗？」

我的眼睛亮了起来，但余光瞥到自己腕间的丝带，又黯淡下来。

就我这样子怎么求救啊？

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起码让我看到了希望。

玄鸟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一蹦一跳，十分开心地说道：「瑶光，你知道吗，我今早感觉有些顿悟，似乎掌握了化形术。」

之前玄鸟因为表现出了会说人话的惊人天赋，因此被师叔揪去教化形术，想要待玄鸟化形后收作徒弟，但没想到玄鸟也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几个月了都没学会。

我俩互相嘲笑对方进度差，没想到这几天玄鸟竟然顿悟了，要是师叔知道肯定会很欣慰吧，然后玄鸟就能像我一样尝到学习的苦。

我看玄鸟昂首挺胸、一脸嘚瑟的模样，故意调侃道：「来，给我变成剪刀，让我剪了这丝带。」

玄鸟：「要是真的能变的话，我肯定先变成一根棍子，从脖子上这个套里逃出来。」

我与玄鸟对视一眼，都在心里吐槽对方是个废物，实在是丢我（它）的人。

等泊玉回来之后，玄鸟便被仙仆带走。

泊玉走到床边，抬手帮我把一缕碎发别在耳后，言笑晏晏地问我和玄鸟都说了些什么。

还好这个时代没有监控什么的高科技，给了我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编了些日常，泊玉笑了笑，没有怀疑：「你果然还是老样子，总是关心这些。」

真没想到，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的人。

为了避免泊玉再问，我决定主动出击，岔开话题：「你今天去哪里了，今天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我觉得倒有些不习惯……」

我故意没说完后半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果然让泊玉成功想歪了。

他先是一愣，而后那双漂亮的眼瞳像是星河一般缓缓点亮。

我倒是明白泊玉此时的激动，毕竟我之前虽然故意装作感情松动的样子，但现在确实还是第一次对他表现出明显的关心。

「我去处理了一些事情。」泊玉勾唇笑了笑，随着我这几天态度的「软化」，他也越来越表现得像是曾经那样温柔，如果不是我手上还绑着红丝带，大概真的会以为之前的疯狂只是我的一场错觉而已。

我看到他在床边坐下，忽然朝我张开了手臂，像是想要抱我。

我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一咬牙，慢慢朝着他的方向移动。

只是没移动几步，便被红丝带扯住了手腕，因为疼痛忍不住低呼一声。

只是这疼痛来得去得也快，在我呼痛的下一秒，那丝带便自动松开。

我抬头看向泊玉，明白是泊玉的手笔。

为了让我能够主动拥抱他，他竟然主动松开了这丝带。

虽然想让泊玉松开丝带是我的本来目的，但是这目的实现的这么容易，还是让我有些惊讶。

我垂下眼眸，一边揉着手腕一边温顺地窝进了他的怀里。

丝带被取下后，我的手腕上多了一道红痕，落在白皙的皮肤上，即使是我自己都觉得淫靡又艳丽。

泊玉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帮我揉着手腕，即使没有抬头看到他的脸，我也能够感觉到他的开心。

手脚获得自由之后，我的心里转过诸多想法。

经过上次的失败，我明白武力威胁他没有用，不如思考怎么才能联系上云绥或我爹逃出去。

更何况我试着运转灵力，才发现像一年前婚礼上那次一样，我依然使不出任何灵力。

我想到平日里泊玉喂我喝的水，不知道他是否把药加在了水里。

不过当务之急是避免泊玉再把我绑起来，毕竟要是手脚都不能动，我什么都做不了。

看着泊玉放在我手上的指尖，我努力放柔了声音：「好疼，能不能不要再把我绑起来了……」

泊玉揉着我手腕的手一顿。

不是吧不是吧，我不会弄巧成拙把泊玉恶心到了吧？

我在心里捶胸顿足，恨不得把这话撤回。

泊玉的视线似乎落到了我身上，我刚要开口挽救，就听到他低声道了一句「可以」。

我的心里瞬间「砰」的一声炸开了一朵烟花，第一次觉得自由这么难能可贵。

只是还没高兴多久，我便听到耳边响起了泊玉含笑的嗓音：「只是只能在这个屋子里活动。」

我：「……」

我猛地抬头看向泊玉，对上他的视线之后瞬间明白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

好吧，房间里就房间里吧，起码比那张床多了几分不是？

谁知我刚要叹口气，忽然感觉到泊玉的指腹暧昧地摩挲着我的手腕，那双一向淡泊的眼眸里像是燃烧起了一团火。

与泊玉对视一眼之后，我瞬间明白对方想干什么了——妈的，泊玉想上我！

虽然我想过通过各种方法降低泊玉的戒心，但其中可并没有包括献身的意思啊啊啊！

可是泊玉显然已经被前几天的和平相处所迷惑，大概以为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攥着我的手腕向身后软软的床塌倒去。

我的身体陷入了床垫之中，泊玉一只手仍然抓着我的手腕，另一只手摩挲着我的脸颊，他似乎对手腕上的红痕爱不释手一样，那只抓着我手腕的手还在揉着那道红痕。

他并没有把全身的重量压上来，饶是如此，我仍然觉得十分危险，尤其是在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抵住我的腿之后。

「等等……」我弱弱开口，脑海里疯狂思考怎么才能让泊玉停下来。

只是泊玉显然没有听到我的拒绝，又或者压根没有放在心上，他低下头，我们呼吸纠缠在一起，倒显得十分亲密。

察觉到有什么湿热的东西落在裤子上，我瞬间瞪大双眼，欣喜若狂：「我我我……我来葵水了！」

这几天太过紧张，一直心弦紧绷，倒让我一时间忘记要来葵水了。

之前我嫌弃来葵水时什么都干不了，吃不了最喜欢的冰棍，游不了泳，但是现在我要对它真诚道歉——它是我的保命牌！

泊玉果然停下了动作，这事没法说谎，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我的裤子被血弄脏了。

这件事情自然不了了之，我又逃过一劫。

屋子里还有一个屏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终于得以躲到屏风后面换裤子。

我一边换裤子一边在心里思考，看样子在这段时间里，我都不用担心怎么拒绝泊玉的求欢了。

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不紧不慢地转出屏风，泊玉已经换去了脏掉的被褥。

他脸色如常，笑着朝我道了句「我去洗个澡」，便推门离开。

我故作懊恼地点了点头，待泊玉离开之后，脸上才重新挂上笑意。

我走到门口，试着推了推门，果然推不开。

我倒对能推开门这件事情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想知道自己推门的动作是否会引起外面的声音，用以判断外面究竟有没有仆人。

没有。

外面没有任何声音，好像唯一热闹的时候就是清莲来的时候。

这实在是个逃跑的好机会，可惜我打不开门锁。

泊玉很快回来，他将我拥入怀中入眠时，我察觉到了他身上的冷气。

他洗了个冷水澡。

之后无论我怎么撒娇，都没能再见到玄鸟。

不过在知道玄鸟有吃有喝，过得不错之后，我便不再纠结这件事情，相比之下，还是知道云绥什么时候来，怎么才能见到对方更加重要。

玄鸟只说了这几天，却没说具体时间，导致我每次见泊玉出去都一阵紧张，生怕对方背着我和云绥偷偷会面，而我却错过了这次机会。

泊玉大概把我的询问当成了关心，每次被问都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反而脸上浮现出了喜悦之情，却只说是去见几个朋友，还特意强调：「没有几个女仙。」

虽然我其实并不关心后半句，但还是表现出了「那就好」的神色。

即使没抬头，我也能察觉到泊玉眼底的喜悦，大概是在高兴我终于有对他的占有欲了。

我的心情忍不住再次复杂起来，毕竟说实话，以泊玉的聪明，要是不放在感情上，肯定能够轻易识破我的谎言。

可惜……

覆水难收，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了如今这一步，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这里不得不说，平日里不少人都被他伪善的皮所欺骗，因此他的朋友并不少，只是不知云绥在他心里，是否算是一个朋友。

想到这里，我不禁焦虑起来，恨不得拉着他的领口问他究竟有没有背着我见云绥，我觉得我连吃饭都没什么胃口，瘦了好几斤。

大概是老天都怕我太瘦，这天泊玉走后不久，我忽然听到了门口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

我下了床，朝着声音的方向走起，贴在门上细听，确定门外传来了响动。

小偷？不对，天界怎么可能会有小偷？！

我心里一紧，正思考着门外的究竟是谁，便看到面前的门被拉开了一条缝。

竟然是清莲。

清莲偷偷摸摸打开房门，看到我倒是惊讶了一瞬，不过很快反应过来，赶在我开口之前抢先说道：「我们合作，你要是知道药的位置并且告诉我，我就把你救出去。」

「成交。」我没有再问她怎么在这里，很明显她是来这里找药的。

在和泊玉相处的这些天里，我倒是知道了清莲每隔三天要吃一次药，而这些药全被泊玉拿在手里，到时间就递给信得过的仙仆，差对方送过去，以免留下什么把柄。

至于药的位置，我自是记在了心里。

清莲的神色有些紧张：「快些，我是偷偷溜过来的。」

我：「当然，我也想快些逃出去。」

我转身朝着一个桌子走去，我记得那里有一个暗格，药就藏在那里。

「你在这里倒是过得不错，可比我好多了，为什么大家都是妖，你的身体却比我好那么多……」清莲忽然开口，她的嗓音因为生病的原因有些细弱，听起来楚楚可怜。

我一边摸索着打开暗格一边说道：「我可并不觉得被困在这里有什么好。」

清莲没说话，反倒出声催促：「快些，不然泊玉就要回来了。」

我打开了暗格，里面果然有个盒子，我拿了起来：「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你想要的……」

就在我拿起盒子的那一刻，背后忽然刮来一道劲风。

我反射性地闪身躲避，饶是如此，依然被雪亮锋利的刀刃割伤，血滴滴答答地流下。

我一扭头，对上的是拿着匕首的清莲。

「你果然没有灵力，所以泊玉才放心没绑你。」清莲笑着说道，只是因为紧张的原因，显出了几分扭曲：「把药给我。」

果然，她压根就没想帮我逃出去。

我瞥了她手中的匕首，发现这一次，她瞄准的是我的心脏。

我深吸一口气，而后把盒子扔给了她。

她满意一笑，却在接住盒子后仍旧抬起了那只握着匕首的手，毫不犹豫地朝着我的心脏捅去。

我没有慌张，直直地看着她：「等等，你可以看一看盒子里的东西再杀我。」

「你在搞什么花样？」清莲一脸狐疑，却还是停下了手。

这药事关她的性命，她当然不敢冒险，因此还是放下了匕首，单手打开盒子。

待看清那盒子里究竟是什么后，她很快把手上的盒子扔在了地上。

盒子里面的东西顿时散落了一地，只是里面的不是药丸，而是一些零碎的小东西——有糖，还有粗糙的小弹弓，甚至还有巴掌大小的话本等。

这些我都无比熟悉，因为这要么是泊玉从我手中没收的，要么是我送给他的，只是没想到这些都被泊玉珍藏了起来。

这下清莲倒是明白我耍了她，猛地抬头看向我：「药究竟在哪里？！」

「你不说，我就杀了你！」清莲神色凶狠，只是额角越来越多的汗水却在昭示着她的虚张声势。

「你要是杀了我，可就只能靠泊玉知道药的下落了，你觉得到时候泊玉还会告诉你吗？」我捂着伤口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的笑容里大概充满了嘲讽的意味，所以清莲的神色才会变得越来越气急败坏，好似下一秒就要扑上来。

从刚才对上清莲视线的那一刻，我就明白——她压根就不是和我诚心合作，因此我故意留了个心眼，打开了一个错误的暗格。

原本想着如果是我想多的话，就借口说记错药的位置了，只是很明显清莲却并没有给我用这个借口的机会。

这话果然戳中了清莲的死穴，她一下子沉默起来，很快又恢复了楚楚可怜的神色：「瑶光，我错了，我只是太想活着了，你肯定体会不到我这样担惊受怕的感觉，体谅我一下吧。」

也是，距离泊玉上一次递给仙仆药已经过去了两天，难怪清莲这么着急，命一直捏在别人手里的感觉可并不好受。

我故意说道：「既然体会不到，那我为什么要体谅你？」

清莲哽了一下，她的眼眶泛红，像是下一秒就能哭出来，可惜却打动不了我的铁石心肠：「瑶光，我求求你了，告诉我药的位置吧！」

大约是为了体现出她的诚意，她还把一直握在手中的匕首扔了。

我没有放松警惕，药一旦真的给到清莲手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清莲肯定会直接杀了我。

我倒是能够明白清莲为什么杀我，一是为了灭口，二想必是为了报复泊玉。

「不着急，我还有些问题想问你。」此时选择权交到了我的手里，我当然不着急，毕竟现在性命岌岌可危的可不是我。

清莲的面色阴沉，却还要强行露出笑意：「什么问题？你问吧。」

「第一，你和谁一起来的。」我直视着清莲，好能够判断她是否在说谎。

我猜清莲这次来肯定带着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正和泊玉说着话，所以清莲才有机会偷溜进来。

她要是一个人来的话，就会像上次一样被一堆仙仆拦着。

「霖真上神。」清莲不情不愿地开口，我从她的脸上得以确定她没有说谎。

我爹来了？！

这叫什么？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不过清莲怎么会和我爹一起过来？

联想到之前玄鸟说过的话，我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了第三个人的身影，随即脱口而出：「云绥是不是也在这儿？！」

清莲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我眼前一亮，觉得自己看到了逃生的希望：「带我去找他们！」

清莲的眼底闪过一丝恶毒，却开口说道：「你把药给我，我就带你去找他们。」

「等你带我找到他之后，我当然会把药的位置告诉你。」我对清莲已经没有好脸色，不耐烦地说道：「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再决定究竟是否要答应我的条件。」

「到时候我爹肯定会和泊玉打起来，你可以趁乱跑回来取药。」

「只是你要是在思考上犹豫太长时间的话，可就没时间再回来取药了。」

清莲一脸怨毒地看着我，她当然没工夫细想，毕竟就算我可以耗得起，她的命也耗不起。

「好吧。」她勉强笑了笑，转身在前面带路。

我跟在她的身后走出了房间：「等等，我要先去找玄鸟。」

清莲扭头看了我一眼，最终还是忍气吞声地点了点头：「它在哪儿？」

我按照玄鸟所说的位置找了过去，里面有两个仙仆，听到动静跑了出来，被我和清莲合力打晕，以免对方去叫其他人帮忙。

玄鸟飞了出来，它的脖子上还带着环，我问清莲有没有办法拿下来。

清莲：「没……」

我抱着玄鸟：「药——」

清莲立即话锋一转，神色隐忍：「没错，我有办法。」

她把指尖放在玄鸟脖子上的环，费了一番力气才打开，脸色也更加苍白，而后转头看向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当然可以。」我满意地笑了笑，看到清莲此时的模样却并不觉得愧疚，毕竟刚才要不是我警惕，怕是已经被她毫不犹豫地杀死。

玄鸟虽然不知道我和清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也能从中窥见一些端倪，朝着清莲说道：「既然你这么着急，还不快走起来？」

清莲转头看了玄鸟一眼，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层薄红——气的。

我只比了个「药」的口型，清莲便扭过头，继续往前走。

一路上几乎没有见到几个仙仆，我心里倒是明白了一些，猜这些仙仆应该都在泊玉那里。

我们不知走了多久，清莲停在了一个拐角处，朝我和玄鸟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从这里走一拐便是泊玉举办宴会的地方，云绥和你爹都在那里。」

我趴在拐角处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发现门口站着两个侍卫。

清莲小声说道：「他们灵力高强，不能像前几个仙仆一样被轻易打晕，我可帮不了你。」

我认识那几个侍卫，当然知道清莲说的是真话，只怕此时的我贸然冲上去，还没碰到门把手便被按住，功亏一篑了。

「没事，我帮你引开他们，你乘机推开门闯进去，揭露泊玉的真面目。」玄鸟拍着翅膀说道。

我与玄鸟的翅膀一击掌，达成共识。

清莲冷不丁开口：「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药在哪了吧？」

我信守承诺，告诉了她药的位置，只是那个盒子里究竟还剩下几颗药，我便真的不清楚了。

清莲得知药的地点之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她所剩下的时间不多，自然没工夫报复我。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玄鸟出现的那一刻，门口侍卫的注意力立即被它所吸引，为了不影响门里面的人，他们只能悄无声息地追了出去。

我从拐角处走了出来，推开了门。

伴随着我推开房门的一刹那，三道视线瞬间落在了我身上。

我看到泊玉和云绥都猛地站了起来，那些侍奉的仙仆们则因为我的突然闯入愣在了原地，有的甚至因为太过惊讶，连手中的盘子都摔落在地。

只是我的视线却独独落到了那道青色的身影，而那道身影也急匆匆向我走来。

那人一袭青衫，样貌俊秀，远看像是一个文弱书生，只是高挺的鼻梁与薄唇抿成了一条线，显得有几分冰冷与高不可攀。

神仙的年龄大多固定在了一个年纪，因此虽然他的年龄已经近千岁，现在看起来仍然才三十左右，带着几分成熟。

我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张开双臂跑了过去，像小时候受委屈一样扑进了他的怀里：「爹——」

「别哭，这一年来你究竟去哪儿了？受了什么委屈？」醇厚细腻的檀香气息包围了我，我爹抬手擦去了我眼角的泪水，他的

指腹还带着一层薄茧，是拿惯了兵器留下的，与他文弱的外表极为不符。

在墨珩即位之前，我爹便是这天界的战神。

耳边熟悉的嗓音一响起，我瞬间就想不管不顾地哭起来，只是余光瞥到站在原地的泊玉，还是艰难止住了哭声。

云绥此时也回过神来，急匆匆地向我走来，一贯冰冷的神色带了几分显而易见的关心与焦急。

泊玉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直直地看着我，好似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旁人的喜怒疑问都无法惊扰到他。

「你果然在骗我。」泊玉的声音很轻，但还是清晰传入到了我的耳朵里。

我爹和云绥都神色茫然，但已经警惕地看向泊玉。

无论如何，失踪一年的我出现在泊玉的宫殿，都十分奇怪，甚至他们不用再询问泊玉，就能直接询问泊玉的罪。

泊玉好似没有察觉到我爹和云绥带着杀意的目光，仍旧看着我，就像是在过去几天里那样专注地看着我入睡一样。

恍惚间，我甚至以为自己还在那个房间里，一抬头就是把我抱在怀里的泊玉。

只是鼻尖萦绕的檀香气息却告诉我，这个正在抱着我的人并不是泊玉，而是我爹。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泊玉究竟问的是什么谎言。

他问的是我骗他有关失忆的事情，还是这几天里假装动心？

我深吸一口气，指向泊玉，一字一句地说道：「是他，他囚禁了我。」

虽说一年前的事情也与云绥有关，只是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泊玉。

泊玉那双漂亮的眼眸瞬间黯淡了下去。

在我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我爹和云绥已经袭向了泊玉。

「你果然一直在说谎。」云绥冷声说道。

他的招式凌厉，招招透着对泊玉的杀意：「为什么？」

泊玉也一改往日温吞的攻击方式，第二次在我面前展露出了不加掩饰的杀意：「因为我想夺回属于我的人。」

他看向云绥，像是在看一个彻头彻尾的仇人，目露嫉妒，彻底撕裂了平日里伪装的朋友假象。

如果泊玉单独对云绥还能打个平手，但是现在有我爹加入，他明显力不从心，落入了下风。

这些仙仆大多灵力低微，就算想要救主也力不从心，只能在一旁焦急地看着。

我小心地挑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抬头关注着战况。

即使知道云绥和我爹加起来，泊玉肯定不是对手，我仍然觉得紧张。

泊玉终究还是不敌云绥和我爹，很快就落于下风，一身白衣被血浸染，即使是这样，他依然努力维持着往日的风雅。

泊玉定定地看着云绥，答非所问：「我很后悔……」

云绥却像是明白了泊玉在说什么，反倒平静了下来：「当年是你先拱手相让的。」

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两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了我身上。

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看我干什么？难道说的是我？

「束手就擒吧。」云绥看着泊玉，冷声说道。

他如果真的就此投降，或许最坏也只是被削去仙籍，投胎转世，最好可能只是被关押一百年而已。

但我觉得泊玉那样聪明，想必无论在哪个环境里都会混得很好，所以定会选择投降这一举措。

我爹的眼里是沉沉的愤怒，他大概想要在这里直接杀掉泊玉，又顾及着之后还要审讯泊玉，因此只能暂时把愤怒封存在眼里。

泊玉唇角上挑，果真是要答应：「好……」

就在我对上泊玉视线的那一刻，他忽然直直地朝我冲了过来。

大抵是因为我爹和云绥早已在心里判定泊玉会选择最利己的选项，以至于他们没能反应过来拦住泊玉。

几乎眨眼间，泊玉就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

云绥和我爹许是被这个变故惊呆了，待他们反应过来想冲上来，却已经为时已晚。

难道泊玉想要通过绑架我逃离这里？！

也不怪我这么想，毕竟泊玉拿的一直都是反派人设，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这个念头在脑海里闪过的一瞬间，我的手里出现了一把灵力凝结的刀刃，泊玉没有闪躲，就这么直直地撞了上来。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惊讶于自己何时恢复了灵力，就看到了衣服上沾的血迹。

那是泊玉的血。

他不偏不倚撞上了我的刀刃，我惊愕地想要松开手，却见他面不改色地朝我走了过来，把我拥入了怀里，丝毫未管那因而插得更深的伤口。

我垂下手，灵力化作的刀也变作光点消失不见，呆愣地看着泊玉。

我听见泊玉说：「还没好好抱过你。」

仙丹被斩成两半，汩汩鲜血从他的伤口流出，即使是天帝来了也回天乏术。

就像是早就计算好的一样。

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老旧的电脑，苟延残喘地运行着，怎么都回不过神来——我捅了泊玉。

[为什么？]我听到自己呆滞的声音。

傻子都能看得出泊玉是故意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别人说过仙丹碎裂的痛苦，大抵相当于清晰地感知自己的心脏被碾成粉末，泊玉的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痛苦，而是笑着低头看着我，一如我们初遇时。

那时他递给了我糖葫芦，现在却伸出手，变出了一个牌子。

那是一年前的某一天，我们去人间游玩，他挥笔写下的牌子。

我只记得这牌子似乎被水冲走，后续模糊不清，不料即使经过水的冲洗，又经过一年的考验，上面的字依然光亮如新，清晰可见。

「愿瑶光万事胜意，岁岁平安。」

可惜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完全脱离了他的祝福。

我没想到这个牌子竟然在他手里，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伸手接过，只能听到自己机械般断断续续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做？」

「要是真的希望我岁岁平安，当时又为什么要挖我的心？」

我后半句的声音已经带了些嘶哑，我以为仇恨已经被我忘记，但是现在提起来时，才发现它还刻骨铭心。

因为这是泊玉做的，我曾经喜欢、尊敬、一直陪伴着我的人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去拿那块牌子，而是定定地看着泊玉，希望他给出我一个答案。

泊玉仍旧固执地伸出手，听到我的话，他笑了笑，「我并不是想要你的心。」

「我想要的是你。」

他看着我，忽然露出了痴迷的神色，浓稠的爱意在他的眼里流淌，像是企图困住我的泥沼。

「我爱你，我想要独占你，但你的眼里有太多人了，只有让你对墨珩和云绥彻底死心，让你的身份在世俗意义上消失，你才会看着我。」

后背出了一身冷汗，我万万没想到，泊玉打的竟然是这个主意。

他也确实成功了，现在我和墨珩与云绥之间的关系已经难回最初的样子。

就在我愣神之际，耳边又响起了泊玉的声音：

「记住我，是你杀了我。」

伴随着话音落下，他的身躯忽然化作了光点四散，待我回过神来时，面前只剩下了那个木牌。

他也确实成功了，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眼前这一幕。

如果不是身上的血迹和面前的木牌，我都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我犹豫了一瞬，还是低下头捡起了这块牌子。

只是泊玉的死还是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我心情十分复杂，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都离不开泊玉的推波助澜，可是除了大仇得报的轻松，还有作为曾经好友离去的惆怅与难过。

他曾经是我情窦初开时喜欢过的人，也是后来被我所深深厌恶过的人。

如果……

可是又能如果什么呢？

就在我直起身子的那一刻，余光忽然瞥到了雪亮的刀尖。

那刀尖直直朝着我而来，而正直起腰的我无法及时躲避。

只是比刀更快的是挡在我面前的身影。

「不——要——」我听见自己撕心裂肺的喊声。

刀尖没入胸腹，滴滴答答的血液顺着雪亮的刀身滑落。

这把刀的刀柄握在了一个仙仆手里，我认出他是泊玉的心腹，此时的他眼眶发红，猛地抽出刀刃，带起了一阵血花。

我眼眶发红，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抖，却还是在那道身影下坠时下意识地扑了上去，接住了那道小小的身影。

玄鸟也在抖，它应是疼的，毕竟它是只娇气的鸟，有时候睡觉被我压到翅膀都会气得大呼小叫，锱铢必较地要咬我一口还回来。

它已经缩成了一团，蜷缩在我的怀里，不停咳嗽着，每咳嗽一声都带起一阵血沫。

那人捅的实在是准，以至于我只能感觉到它渐渐流失的体温。

我的眼眶已经模糊，想努力看清此时玄鸟的样子，可是越用手抹就越看不清。

我恼怒地伸出手，才发现手上沾满了血。

「瑶光，今天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必须死！」那捅伤玄鸟的仙仆再次朝着我走过来，手中的刀尖还在滴血，落在我的眼里，映出一片血色：「主人死了，你也要死！」

我低头看着玄鸟，身体仍旧颤抖着。

为什么要那么傻，为什么要冲过来……

这仙仆终究没能再近一步，而是被走过来的我爹和云绥当场诛杀。

我哀求地看向云绥和我爹，想要他们救一救玄鸟，但是他们都带着抱歉的神色向我摇了摇头。

玄鸟窝在我的怀里，第一次如此温顺：「还好我来得及时。」

傻瓜，我才不想你救我。

我没敢出声，怕一开口便是颤抖的嗓音。

「别哭了。」听到玄鸟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原来不知何时，我竟然落下了眼泪。

玄鸟像是诱哄一般，强撑着问道：「你……你想见一见我的人形吗？」

我的声音哽咽：「我想看……」

玄鸟化作人形，和我曾经所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样貌俊秀的少年，大约十八九岁的模样，一身玄衣，只是猫

似上挑的眼睛此时却因为疼痛眯在了一起，脸色苍白。

他转头看向我，忽然虚弱地开口问道：「我帅吗？」

「帅！」我大声说道，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

刚才我还想着无论玄鸟化作什么模样都要装作惊喜的模样，但是现在说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实话。

玄鸟听完后唇角微勾，笑容狡猾灵动，只是或许是因为牵扯了伤口，很快又愁眉苦脸起来，显出几分古怪的滑稽。

如果在往日，我是一定要嘲笑他的，可是现在我却笑不出来。

我只想抱紧他，再抱得紧一些。

「不要走好吗？我还有好多新的话本，都藏在床底下，你要是不走，我就先让你看……」我吸了吸鼻子，努力想要挽留玄鸟：「还有你喜欢的糕点，我不嫌贵了，我都买给你，不要离开我……」

「紫凝师姐还和我打过赌，说你吃这么多糕点，化形后肯定是个大胖子，你快在她面前化形，打她的脸！」

「还有师叔，他还在等着你展示你的化形技术呢！」

玄鸟在笑，好像并不知道死亡来临一样，像往常无数次对我大叫那样喊道：「瑶光！瑶光！」

我以前总嫌弃他叫起来像个喇叭，可是现在听到他像是能被风轻易绞散的声音，又觉得心如刀绞：「我在。」

我只想听他保证自己不会离开，不想听他喊我的名字。

「喂，别哭了。」玄鸟的眼眶也是湿的，却还抬起手，似乎是想摸一摸我的脸，可是他的力气却不足以做这些，因此伸到一半便颓然滑落。

我想抓住他滑落的手，可是却抓了个空——他的手忽然化作了碎片，从我伸出的指缝间溜走。

我惊慌失措地看向玄鸟，玄鸟仍然在笑，只是却一句话未说。

眼前有关玄鸟的最后一幕，是对方红着眼眶却在微笑的面容。

「不——」我尖叫一声，想要伸手去把那些碎片捞回来，却都只是无用功，反倒差点儿扑空在地。

云绥上前扶住了我，视线落在了我含泪的眼眶上，第一次放柔了嗓音轻声说道：「瑶光，别伤心了。」

我爹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玄鸟是神鸟，不死不灭，不停转生。」

我的啜泣声戛然而止。

仿佛是在印证我爹所说的话，玄鸟化作碎片后并没有散去，而是又聚拢成一团，光芒大作。

我伸出手，将这些光芒拢在怀里。

待光芒散去后，我的怀里多了一个乌漆嘛黑的鸟蛋，丑的像是初次见到玄鸟时对方的样子。

我抱紧了这颗鸟蛋，终于止住了眼泪。

谁料我爹紧接着说道：「五百年后你就能再见到它了。」

听到我爹的话，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好家伙，五百年后还有我吗？

五百年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过漫长，我不知道这副半妖的身体能否活到那个时候。

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玄鸟当作传家宝留给我的子孙后代，并且写信告诉他们，假如这颗鸟蛋孵化后，一定要上贡最甜的糕点和最新的话本，不然就是我不给我这个祖宗面子。

「走吧，我们离开这里。」我爹轻声说道。

我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抱起鸟蛋站起身，跟着我爹走出宫殿，云绥则默默跟在我身后。

此时宫殿外有无数漫天光点坠落，百鸟在宫殿外盘旋不散，匍匐哀鸣。

我爹解释说，这是因为泊玉是帝君陨落。

有一个光团落在我的肩头，被我随手拂去。

走出宫殿之后，我的视线落到了身后的云绥上，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原来云绥还跟着我，冷声提醒：「清莲可不在这里，她还在泊玉的房间取药。」

快走快走，你走了我就和我爹告状！

刚才所有注意力都在我爹身上，现在我才有精力打量眼前的云绥。

他着一袭白衣，衣袖边镶着昭示身份的金丝，头戴金冠，倒比上一次见显得华贵。

但就是说不出的奇怪。

听到我的话，云绥眼神微黯：「我想跟着你。」

我：「……」

别了吧，我可没有当着云绥的面和我爹说他坏话的癖好。

我腾出一只手，拉着我爹就要走，我爹大约意识到了什么，挑眉看向云绥。

云绥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拉住我的衣角，却在看到我蹙眉躲避时黯然收回了手，道了句「抱歉」。

我总觉得云绥似乎想说什么，但总是欲言又止。

这个时候我和我爹倒是心有灵犀了起来，他忽然开口：「太子殿下，我和瑶光这么久没见，有些私话要说……」

长辈开口，云绥即使再不甘愿也只能停下脚步。

即使我没有扭头，也能感觉到他依依不舍的视线。

待走出几步，确定云绥听不到之后，我便迫不及待要告状，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便对上了我爹担忧的视线。

他像是想问什么，但又在顾虑着什么，因此视线十分纠结。

我与他对视一眼，忽然福至心灵：「爹，我没受伤，也没在泊玉那儿受什么委屈。」

看我爹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色，我知道自己猜对了。

那云绥那个时候的神色，该不会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但怕勾起我的伤心事才这么犹豫吧？

我终于找到机会张口：「爹，一年前云绥还有墨珩他们……」

我一边说一边忍不住抽噎起来，感觉所有的委屈都找到了倾泻的途径，把这一年来的经历都告诉了他。

只是我还是省略了与墨珩在魔界发生的事情，毕竟要是让我爹知道他养子……

「难怪……」我爹的眼底已经积蓄起了怒气，却还强忍着给我擦去泪水：「别哭，一切有我。」

难怪什么？

不过这就是传说中的安全感吗？

听到我爹的话，我很快止住了眼泪，抱着鸟蛋连连点头。

只是余光瞥到怀中的鸟蛋，我的情绪又低落了下来，只觉得这一年物是人非。

我俩一边说一边已经到了自己宫殿前，许久不见，宫殿变得陌生了许多，或许是因为墨珩不在的原因，宫殿冷清了许多。

过去的鸡飞狗跳或许不再有了。

我摸了摸怀里的鸟蛋，在心里道了句：「我们回家了。」

我抬头想问一下我爹今天怎么和云绥一起过来，没想到却发现他已经再次朝着泊玉宫殿的方向走去。

我：「……爹，你要做什么？」

我爹微微转头，神色冰冷：「趁云绥还没走远，杀了他。」

等等，云绥怎么说都是个太子，要是我爹真的下手，那天帝怪罪下来怎么办？

我一手抱着蛋，一手抱住我爹的胳膊，惨叫一声：「爹，别出人命啊！卸个胳膊断个腿就行了！」

与此同时，我的心底迟来的生出一股担忧——虽说泊玉是碰瓷一般撞上来的，但毕竟当时刀在我手里，过失杀人在天界要判多少年啊……

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逃出宫殿，却要和我爹双双落入法网，我不禁悲从中来。

「一切都交给我，你不用担心。」听到我爹这么说，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知何时把担忧说出了口。

看我爹似乎冷静下来，我松开了抱着他的胳膊。

我爹又道：「那你接下来是想留在这里，还是回人界？」

他绝口不提云绥和墨珩，想必是有自己的考量。

我爹这话提醒了我应该尽快赶回人界，毕竟那里还有楚明元和紫凝师姐，他们一向最关心我和玄鸟，现在没了我俩的下落，这几天肯定没少担心。

我现在既然脱险，便应该亲自去告诉他们我没事。

我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鸟蛋，声音低了几分：「更何况玄鸟也想回去看一看吧。」

我爹的视线随我落到了玄鸟身上，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道了句「好吧」。

他想要陪我去，但被我拒绝了。

我抱着蛋独自前往了人界，他则留在仙界处理后续的事务，别坐牢是我对他的千叮咛万嘱咐。

守门的外门弟子认识我，一见我便眉开眼笑：「瑶光，你可算回来了，你知道师父和师兄师姐他们找了你多久？！今日几人才回门派休整，没想到你也回来了！」

他着急要通知全门派，但被我叫住了，让他先告诉我紫凝师姐和楚明元在哪里。

我想要给紫凝师姐和楚明元一个惊喜，从外门弟子口中得知楚明元离我最近之后，便动身去找他。

许久不见楚明元，再次见到他时，我的内心高兴又愧疚，已经编好了一套安抚他的说辞。

我原以为楚明元在竹林里休息，没想到他竟是在练剑。

我没有上前，躲在一旁想着等他练完剑之后再出现，毕竟怀中的玄鸟是个易碎品。

我并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练剑，只是这次看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猜测，伴随着楚明元挥剑的动作，剑意直接把我周围的竹子齐根斩断，要不是我下意识展开护身结界，只怕这剑意也要把我和玄鸟一分为二。

我蹙眉，忽然意识到了楚明元的奇怪之处在哪里。

他的杀意太重了。

如果仅从楚明元的外表判断，大概会有人觉得他杀伐果断、高不可攀。

但是深入了解他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有着柔软的心肠，我还亲眼见过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门派里乱窜的野猫，就连面对妖怪时，除非对方作恶多端，楚明元也会先耐心了解对方是否有什么苦衷。

每次见到他，都让我不禁在心里感叹——要是那些少年漫的主角是楚明元，能避免多少误会。

但是现在的楚明元，给我的感觉只有……戾气。

我的脑海里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没错，就是戾气！

没想到有一天，我面前的楚明元竟然会和「戾气」一词连接起来。

周围的竹子都被拦腰斩断，我自然也没有地方躲藏，暴露于烈阳之下。

察觉到楚明元的视线看了过来，我连忙跨过断竹，走到他面前叫了一声「楚师兄」。

看到我的那一刻，楚明元收起了剑，原本萦绕在他身边的杀意和戾气都一扫而空，又变回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成熟可靠的大师兄。

他的视线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遍，而后像是松了一口气，开口道：「你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满怀愧疚地说道：「抱歉，这几天让你们担心了……」

楚明元微微颔首：「无事，只要你平安归来就好。」

「玄鸟呢？」楚明元蹙眉问道，神色带了几分疑惑。

我举起怀中的鸟蛋：「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的它是这个形态。」

「一边走一边说吧，师父和紫凝都很担心你。」楚明元平静地说道，好似刚才的满身戾气只是我的错觉。

我有心想开口询问，只是楚明元已经叫出了他的坐骑。

坐骑一出现，视线便落到了我周围，看样子是在找玄鸟。

看玄鸟不在后，坐骑露出了复杂的神色，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心情复杂地摸了摸玄鸟的蛋，很想告诉它貌似通过武力手段收获了一颗芳心，可惜现在的它接不住这份爱情。

君生它未生，它生君估计都轮回了。

待我和楚明元坐定之后，坐骑一跃而起，朝着师父所在的凌云峰飞去。

一年前，我落在禁地时对他们心存提防，便故意撒谎隐瞒自己的来历，在了解大家真正的为人之后，这一年来我也无数次后

悔自己没有说实话，导致想开口都万分纠结。

现在总算逮到机会，我已决意不再隐瞒：「师兄，我、我先和你说件事情……」

说完后，我才积蓄起勇气看向楚明元。

他神色如常，并没有惊讶或愤怒的情绪。

「在当初你说完来历之后，我便隐隐觉得奇怪。」楚明元说得委婉，但我已经明白他话语里的真实意思——他早在最初便看出我在说谎，只是没有戳穿罢了。

我的愧疚心稍稍减轻了一些。

楚明元那边忽然开口：「是我的错，带你们去那么危险的地方，还让你们迷路，导致你和玄鸟遇到了魔尊……」

没想到楚明元竟然把一切都揽在自己头上，我慌慌张张地看向楚明元：「师兄，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

「而且我在魔尊那里也没待多久，没受什么伤，就……就被一个天界故友救了。」看楚明元露出自责的神色，我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而后我和故友发生了一些矛盾，玄鸟为了救我也……」

这次我没有说谎，只是隐瞒了一些事情罢了。

见楚明元的神色仍然难掩自责，我连忙开口，想要转移话题：「对了师兄，我听玄鸟说你为了我还去了魔域，你没有受伤

吧？」

我的视线落到了他身上，楚明元神色一滞，而后才说道：「没有。」

我：「真的？」

看到楚明元这副神色，我当然不信，趁他不注意，一把拉过对方的手卷起袖子。

楚明元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倒是没有什么伤口，但是被衣服遮掩的地方可就不一定了。

我只来得及看到楚明元衣袖下的胳膊并没有什么伤口，他便已经抽回手臂，一边放下袖子一边说道：「我真的没有受伤。」

我的目光一直不死心地在他身上流连，就怕他骗我然后硬撑着，可是我总不能叫他脱衣服让我检查一下吧？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抬手捂着脸说道：「师兄，你确定自己身上没受伤吗？你现在脱了上衣看一看吧，你放心，我瑶光不是偷看的人。」

楚明元没说话，沉默地透过我的指缝与我沉沉对视。

咳咳，被发现了。

「师兄，要是有伤可不能拖着，要及时说出来。」我妄图规劝他说实话，毕竟魔域那么危险，楚明元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见我纠缠不休，他大约是猜到我在想什么，于是无奈地说道：「那魔尊只出现了一会儿，便听到你被带走的消息，慌慌张张地走了。」

从楚明元的叙述中，我觉得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墨珩听到我被带走后的心情。

不过听到楚明元没事，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又想起什么一般，疑惑地问道：「对了师兄，听那守门的弟子说，你才刚回门派，怎么都不休息一下，还要练剑啊？」

楚明元：「想练便练了。」

可恶，这便是学霸的世界吗？

一想到我竟然还妄想与学霸共情，揣测楚明元的自信，我就不禁对自己的自不量力产生了新的认识。

身下的坐骑忽然停下了脚步，我抬头一看，满目是熟悉的景色，正是师父居住的凌云峰。

正厅里，师父坐于高位，师叔和几个眼熟的长老则列在一边，见我回来，都露出了几分轻松的神色，问我失踪的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告诉楚明元的说辞重复了一遍，他们没有怀疑，只是在听到我来自天界之后，师父笑眯眯地说道：「没想到竟是瑶光仙子，收您做徒弟倒是我鲁莽了。」

「不是的，您永远是我师父。」我低下头，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曝光以后，大概有许多人都无法像往常一样相处了。

师父：「那您之后是留在这里，还是要待在天界？」

我来人界只是想告诉他们自己平安的消息，至于之后究竟在哪里却是没有想好，毕竟也不知道我爹是否把我的叮嘱放在了心里，这决定了我们的日子是否有盼头。

见我沉默起来，师父继续说道：「我倒是希望您能留在人界，现在魔尊出现，魔族肆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您可以向天界传达这个消息，毕竟人界与仙界息息相关，唇亡齿寒。」

我点了点头，准备找个机会告诉我爹。

魔族想要抢夺天下的野心简直昭然若揭，即使我的梦想是当一只咸鱼，然而已身处局中，便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更何况这里还有我的师门，我更无法抽身离开。

见我点头，师父便放我离开，让楚明元留下。

他是被当作未来掌门培养的继承人，被叮嘱的自然也更多。

紫凝师姐早就听到消息赶了过来，守株待兔等在门口。

她原本听到玄鸟死后眼眶泛红，不过知道眼前的鸟蛋是玄鸟所化后，瞬间收起了眼泪，速度之快好似变脸，感慨道：「五百年啊，早知道当时就对玄鸟更好些了，说不定它还能把五百年后的话本烧给我，让我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话本又是个什么剧情。」

我：「……对嗷，差点儿忘了，这点我也要写进给孙子孙女的小纸条里，让它们到时候交给玄鸟。」

这么一想，对五百年后的迷茫与恐惧倒是散去了不少。

在听到我见过玄鸟化形后的样子后，紫凝师姐更是燃起了兴趣，显然也想起我们曾经打过的赌。

紫凝师姐两眼放光地盯着我怀中的鸟蛋，好似要透过蛋壳看到里面玄鸟的样子：「帅吗？」

我摸着良心说道：「帅！」

紫凝师姐捶胸顿足：「五百年，我为什么不能再活五百年！我就想看个帅哥啊！」

我陪紫凝师姐一起吱哇乱叫了一阵之后，她忽然脸色一变，看着我身后支支吾吾地叫了一声「师兄」。

我扭头，才发现楚明元不知何时走了出来，正朝着我和紫凝师姐的方向走来。

紫凝师姐十分讲义气地挽住我的胳膊：「瑶光，我们走。」

谁料楚明元开口说道：「瑶光，我有话想和你说。」

紫凝师姐的视线在我和楚明元之间游巡了一圈，麻利地松开了手：「那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她的话音落下，人便已经迈开腿跑出去老远，没一会儿背影就从视线中离开，徒留下我和楚明元面面相觑。

我：「……」

不知为何，现在只剩我和楚明元独处，我又觉得莫名生出了几分尴尬：「师兄，你要和我说些什么啊？」

楚明元抬眸看向我：「即使知道你的身份，我们仍旧是你的师门，不用担心。」

我鼻尖一酸，没想到楚明元竟然注意到了我当时的心情，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师兄，原来你想和我说的是这个。」

「我还有些话想和你说。」楚明元顿了一下，语气忽然变得吞吐起来：「之前你我朝夕相对，我并未察觉过自己的心意，现在我……」

他第一次显出了几分犹豫，我甚至眼尖瞅到他的脸颊泛着一层薄红。

天很蓝，云很淡，风很轻。

楚明元的脸很红。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心道这太阳确实很晒，难怪楚明元的脸会红成这个样子。

「师兄，这天有点热，你脸都被晒红了，而且最近也没怎么休息，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要是不要紧的话，我们等会儿说也

行。」我抬手抹了一下额角的汗水，忍不住开口说道。

楚明元没说话，也没有说究竟是不是重要的事情。

我想着要是有个阴凉的地方能谈话也行，便转身打量着周围想找个树荫躲一躲，谁知我刚转过身，楚明元便抓住了我的胳膊。

他的力道很紧，像是怕我挣脱。

我怀里还抱着玄鸟的蛋，被他一捏，差点儿把蛋摔了。

我低呼一声，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楚明元，疑惑地叫了一声：「师兄？」

楚明元的眼底似乎闪过一道黑色的线，我一愣，还以为是自己眼花，待我想看个仔细时，只对上了他如墨般深邃的眼瞳。

他似乎刚回过神来，像是摸到烫手山芋般松开了手，脸上的红晕瞬间褪去，眼神微黯：「抱歉。」

「没事。」我强忍着想要揉一揉肩膀的冲动，试探着问道：「师兄，你究竟怎么了？今天奇奇怪怪的。」

楚明元却像是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仍旧什么都没有说，还是我重复了一遍，见他没有反应，上去揪了揪他的衣角，他方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

在看清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骤然拉近之后，楚明元忽然腾地往后退了几步，与我拉开距离，忽然像是不敢再多看我一眼一样

转过身去：「你先回去吧，我……我找师父有些事情。」

楚明元脚步一顿，却没有扭头，嗓音有些沉闷：「不是什么大事。」

我这下子无比确定他肯定是瞒着我一些东西，连忙几步追了上去想要问个明白，可是楚明元比我更快一步叫出了他的坐骑，无视我的喊叫声，直接走了空路。

我在地上跟得气喘吁吁，在差点儿摔个跟头后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非楚明元能把整个山头搬走，不然别怪我堵他。

我这么想着，脚步慢慢缓了下来，楚明元的身影也消失在眼前，不过此时我的心绪已经平静下来。

只是我刚转过身，便看到面前一个身影渐渐显露出来。

虽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怪力乱神的世界，但是猛然看到这一幕，我还是心里一惊，直到对方俊美的容貌完全展现，我才抑制住摇摇摆摆想要昏倒的冲动。

「云绥！」我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心道还好这里人来来往往经过的很少，不然岂不是晕倒也要被人围观。

云绥破天荒穿了一袭水蓝色的衣服，若是手中还拿着折扇，便是彻彻底底人间恣肆公子的打扮。他的脸上挂了彩，却无损那俊美的容貌。

我看着他脸上的伤口，已经隐隐猜出那伤口是我爹打的，警惕地后退两步看向云绥：「你怎么来了这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云绥似乎被我退后的动作伤到了，没什么波动的脸上露出几分隐忍的委屈，像是好不容易找到家门却没得到夸奖的狗勾，要是有耳朵和尾巴此时应该也垂了下来：「我……霖真上神和我爹说时被我听到了，我就直接来找你了。」

我疑惑地看了云绥几眼，不知对方找我干什么。

云绥低下头，忽然无比认真地开口：「对不起。」

我：「哦。」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实在令我心累，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很疲惫，曾经耿耿于怀的记忆好似从我的脑海中抽离。

虽然只过去一年，但是现在想起来时，我竟然有种在听别人故事的错觉，就连云绥的道歉都让我觉得无动于衷。

我顿了一下，又道：「现在魔族入侵人界，天界知道消息了吗？你回去告诉他们吧。」

云绥并没有因为我的平静而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只是很快他就像意识到什么似的，脸色一变：「这里有魔气。」

魔气？这里怎么会有魔气？

听到云绥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对方在说谎，毕竟这里都是正道修士，怎么可能会有魔气？

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了以云绥的性格，压根不可能说谎。

这么想着，我的神色也凝重起来。

在这个时候，一个名门正派里竟然出现魔气，难道是出了内鬼？

只是这里虽然来的人不多，但绝对算不上偏僻，而往近了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和……

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一个人影——楚明元。

这怀疑倒不是空穴来风，毕竟楚明元实在是太怪了。

难道楚明元是被魔族附身或者调包了？

可是说楚明元是被调包了又不对，毕竟他表现出的一些小细节就和楚明元一模一样。

说实话，我并不希望我的猜测是真的，毕竟这就代表着楚明元确实有些问题。

大约是看出了我神色有异，云绥忽然开口问道；「怎么样，你的脑海里已经有人选了吗？」

我沉默不语，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无论如何，这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或许楚明元压根就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我想太多了呢？

毕竟就连师父和师叔在面对楚明元时，也没有察觉到对方身上的魔气。

当务之急是先去找楚明元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只是我一个人去终究是有些危险，我的视线落到了云绥身上，最终还是决定在大义面前暂且放下私仇，开口说道：「有一个怀疑对象，是我师兄，不过只是我的怀疑。」

云绥显然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那我陪你去察看一下情况。」

按照楚明元所说的话，他应该是在师父那里。

我并不准备当着师父的面询问这个问题，要是楚明元本来就是无辜的，反倒给他招去祸端，因此我犹豫了一下说道：「他现在在我师父那里，我们等他出来后再说吧。」

云绥倒是没什么意见：「可以，他要真是魔族，费尽心机隐藏在这里，想必是有更长远的计划，不会一时冲动。」

我点了点头，只是心里仍然觉得郁卒。谁让我现在怀疑的不是别人，而是楚明元？

那个外冷内热、却无比正义的楚明元。

云绥却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忽然眼眸一亮：「我们正好可以谈一谈，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

他的脸上少了些冰冷，多了些小心翼翼，茫然无措却试图和我搭话的意思，让我想到了犯错后想要讨好主人的小狗。

我没想到堂堂太子殿下有一天能和小狗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心中哑然失笑，只是面上仍然故作冰冷：「我过得怎么样，难道你没从天帝和我爹的谈话中得知？」

他不知是没有听出我在讽刺他，还是听出来了却故意装傻，认真地解释道：「这个霖真上神并没有说，我在听到你在人界之后便跑过来了。」

云绥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那你过得好吗？你的师父还有师兄他们都对你好吗？」

我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心底生出几分无力。

以前是我时不时烦一下云绥，没想到现在风水轮流转，换云绥开始烦我。

只是这样的风水轮流转来得格外讽刺，谁爱要谁要，反正我是不想要。

也不知道是因为云绥作为太子殿下，不需要察言观色的本事，还是因为他冰冷的性格使然，让他对别人的情绪变化不太明显。

云绥像是完全没有看出我的不耐烦，见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又开始询问起另一个话题：「你和你的师兄关系很亲近？提起是他时，你的脸色都变了。」

「当然。」我冷哼一声，在这个门派里，我觉得和我关系好的有很多，但关系最好的只有楚明元师兄和紫凝师姐，他们和玄鸟一起陪着我度过了这一年的时光。

让我以为会漫长的一年变得短暂又温馨，他们就像是我的哥哥和姐姐，照顾着我的方方面面。

云绥听到我久违的回答，却并没有什么高兴的神色，像是自欺欺人躲避着什么一般，没有再和我说有关楚明元的话题。

见云绥猛然露出一副扭扭捏捏的模样，倒让我有些惊讶，难道云绥是怕我和楚明元有什么，所以才这种想问又不敢问的模样？

我打量着云绥的神色，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想可能是真的。不过这还是刷新了我对云绥的认知，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可惜现在却是打动不了我的。

「有和我聊天的功夫，你还是去看一看清莲吧，毕竟穿梭在仙界和人界对你来说不过只花几分钟而已。」我抬头看了看天，伸了个懒腰：「我说过了，她命不久矣，你不抓紧每一分一秒陪在她身边，而是陪我在这儿闲聊，难道就不后悔吗？」

云绥那边沉默半晌，忽然开口说道：「或许你现在听来并不相信，但我的话确实是真的。」

「我爱的是你。」

「只是当时没有厘清对清莲的感情，才让我误以为自己喜欢她。」

云绥说对了一句话，我是真的不信。

不过说实话，现在仙魔可能都要打起来了，情情爱爱、真真假假已经对我来说不重要了。

我只想和我关心的人活下去。仅此而已。

外面实在太热了，我试着往树荫处躲了躲，可是燥热感并没有丝毫缓解。

我想先回房间里休息一下，毕竟也不知道楚明元什么时候才能从师父那里出来，一直在这里守株待兔也不是什么办法。

只是云绥显然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默认，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像是一个影子。

鉴于他选择了沉默，我可以把他当成空气，因此也不再过分拒绝他的靠近。

我在回自己院子还是在楚明元院子门口等待之间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毕竟楚明元怎么都会回自己的院落。

我朝着楚明元的院落走去，没想到云绥依然跟在我身后。

我原以为他会问一问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可是没想到他唯一一次开口，还是想要帮我抱着玄鸟的蛋，被我拒绝了。

楚明元的院落离我的院落有段距离，院门没关，他这人便是这样，怕师门上下有人找他，他又不能及时回来，因此便选择了他家大门常打开，让找他的人能得到休息。

我轻车熟路地推门进去，院落打扫得很干净，房门也开着，里面干净整洁。

这踏进门槛的那一刻，云绥终于再次开口，笃定地说道：「这是你师兄的房间。」

我还没来得及问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就听云绥的嗓音里带了几分笑意：「毕竟你的房间一向有些乱。」

我：「……」

真、真的只是有些乱吗？怎么听云绥的意思，感觉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啊！

不过这肯定是云绥想逼我开口，我不能上当！

没等到我的回复，云绥果然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见到他的反应，我难掩得意——我看过几个话本，云绥又看过几个话本，对方那点儿小伎俩怎么可能瞒得过我？

我因为来过几次，早就轻车熟路地坐下，云绥却似乎因为到了陌生的环境，并没有坐下。

我也没招呼他坐，而是想看他能坚持到几时，只是我低估了一个仙人的耐力，更低估了楚明元的磨蹭程度。

直到晚上夜幕低沉，楚明元竟然还没有回来的意思。

我和云绥已经大眼瞪小眼互看了一个下午，我后悔没把话本带来，云绥又不是个多话的性子，让我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摸玄鸟的蛋，真怕对方被我摸得油光锃亮，最后一出来就是个秃头，

还好就在我差点儿沉不住气时，楚明元终于回来了。

他一踏进门，便似乎意识到房间里多了两人，瞬间警惕起来，不过在看到坐在门口的我之后，轻微松了口气，神色流露出几分惊喜：「瑶光，你怎么坐这……」

只是他这口气还没出去，便看到了坐在门口的云绥，神色顿时一凝：「你是？」

「师兄，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你好久！」我「蹭」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着急想要迎上去，只是很快注意到楚明元看向云绥的视线，解释道：「他……他是仙界的太子殿下，正好找我有些事情。」

听到我介绍云绥的身份，楚明元的神色明显轻松了几分，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堂堂太子殿下脸上还带着伤，还是朝云绥不卑

不亢行了个礼。

云绥微微颔首，当作回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冰冷态度还有所缓解的他，一见到楚明元又端起了架子。

而楚明元也像变了个人似的，他虽然对陌生人都是疏离的模样，但我还是察觉到了他对云绥态度细微的不同，似乎带上了隐隐的敌意。

这让我莫名想到了见到同类的孔雀，似乎非要花枝招展比个彻底。不过很快我又意识到我的想法很可笑——云绥怎么可能会是这种攀比的人？

而且就算云绥幼稚，楚明元怎么也会陪他一起幼稚？

我的注意力很快从这件事情上转移，转而开始思考起有关楚明元身上魔气的事情。

楚明元像是与我心有灵犀一般，忽然开口问道：「瑶光，你是有事找我吗？什么事情？」

我看着他耐心等待倾听的神色，一时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这怎么开口？魔族让您带了什么话？

好在云绥还没忘记这次来的目的，他直直盯着楚明元：「你的身上有魔气。」

我倒是没有想到云绥竟然就这么直白地说了出来，看来楚明元身上有魔气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楚明元看了云绥一眼，而后平静地开口说道：「不愧是太子殿下，一眼就发现了师父也难以发现的异常。没错，我身上是有魔气。」

他竟然就这么大方地承认自己身上有魔气，倒是令我一惊，整个人彻底呆住，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倒是云绥很快反应过来，蹙眉问道：「你是魔族？」

听到「魔族」这个称呼，楚明元很是厌恶地皱起眉头：「我不是。」

楚明元是个典型的正义派，自然会对魔族感觉到厌恶。

「他没有说谎。」云绥低下头，凑到我耳边轻声说道，灼热的呼吸尽数喷洒在脖颈，带起一阵烫人的痒意。

楚明元看向了我和云绥的方向，眼底闪过一丝黑线，神色也露出了几分隐忍的痛苦，好似在与什么较量着。

我悄悄与云绥拉开了距离，他显然也发现了我的抗拒，眼神黯淡。

不过这对我无效，不用云绥说，我也能看出楚明元没有说谎。

他那么讨厌魔族，又怎么可能是魔族？

仿佛是察觉到了我的视线，楚明元的神色又恢复如常。

「师兄，我相信你，只是你身上的魔气又是从何而来？」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忍不住开口问道。

楚明元的声音依旧平静：「只是不小心沾上了。」

不知为何，楚明元这镇定自若的声音莫名安抚了我——也是，看楚明元镇静的模样，想必情况还没有坏到我所害怕的那一步。

只是楚明元这句话仍旧无法解决我的疑惑。

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也在飞速思考着楚明元究竟是在哪种可能的情况下沾上了魔气。毕竟楚明元经常要杀魔族，因此实在难以判断具体时间。

我的脑海里咯噔一下，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前几天楚明元为了找我去了一趟魔域，现在想来，最有可能是那个时候……

「难道……难道是你去魔域找我的时候？」我的嗓音干涩起来，愧疚似潮水般涌上心头，灭顶般要把我淹没。

要是真的因为我的原因，我、我……

我的眼眶已经开始泛红。

云绥见我这副模样，朝我伸出了手，大概是想揽着我的肩膀安慰，只是被我拍开。

「不是。」楚明元的神色没有什么波动：「与你无关。」

见我还是要哭出来的模样，他继续说道：「而且我刚才也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师父，师父说即使是魔气入体也不要紧，他有办法解决。」

听到这句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事情还没有到最糟糕的一步，楚明元他还是有救的！

院落外忽然传来一阵响声，我心里一惊，难道外面还有人偷听？

只是待我从窗户看向窗外时，外面却空空如也，刚才的动静仿佛只是我的错觉。

「那就好！我快担心死了！」我拍着胸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时间心情也轻松不少：「师父说了方法了吗？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师父说会帮我引出魔气，只是这些天……」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道：「可能需要你离我远些。」

我：？？？

我愣了一下，脑袋有一瞬间的卡壳，不明白我的远离和楚明元要引出魔气之间有什么必要的联系。

即使我连声追问，楚明元也并没有解释的意思，反而神色愈发坚定，我甚至看到他额角出了一层薄汗。

我的心瞬间软了，也放弃了追问，只想拉着云绥赶紧离开。

我原以为楚明元这话是想赶紧送客的意思，没想到见我和云绥起身，他却跟着走了出来，明明是对着我说，却若有所指地看着云绥：「我送你回去吧，毕竟这么晚了，太子殿下也应该要回仙界了吧？」

云绥也不甘示弱地回击：「倒是多谢您这么在乎我的妻子……」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我粗暴打断：「妻子的朋友，我是太子妃的好友，平日里有时候也和太子殿下一起玩。」

云绥看向我的视线里带了几分委屈。

我装作没看到，仍旧看向楚明元：「师兄，您不用送我了，太子殿下一会儿就回去了。」

听到我的话，楚明元紧蹙的眉头才微微松开。

虽然不知道楚明元为什么提出那个奇怪的要求，但是我还是下意识地遵守。

「晚安。」我向楚明元告别。

楚明元也回了句「晚安」。

我和云绥走出院落之后，云绥才忽然开口问道：「瑶光，你说你是我妻子的朋友，是……是怕你师兄误会吗？」

听到楚明元的话，我觉得很是莫名其妙：「我只是不想和你搭上关系而已，关我师兄什么事情？」

云绥没说话，从神色看不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我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云绥依然没有眼力见儿跟在身后，就在我准备叫他赶紧回仙界时，却忽然听到了一阵低低的抽泣声。

我动了动耳尖，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直到看到云绥也面色有异，才意识到原来他也听到了声响。

我顺着哭声的方向走去，发现正躲在树后面抹眼泪的不是别人，竟然是紫凝师姐，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在这里。

紫凝师姐见到我，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哭着说道：「都、都是因为我师兄才受了伤，当时我们进入魔域，我太不仔细，差点儿被一个穿着黑袍的魔族伤到，是师兄挡在我面前……」

「要不是我，师兄肯定能轻易解决那个魔族！

后面的事情就很好猜了，楚明元被魔族抓伤，魔气因此入体。

她刚才怕楚明元发现，因此故意压着情绪，等楚明元走后才终于能够放声哭出来。

听到紫凝师姐的话，我的脑袋也彻底蒙了，万万没想到楚明元竟然真的是在进魔域时沾染了魔气。

他竟然也学会了说谎。

我抱紧了紫凝师姐，连忙安慰道：「师姐，别哭了，你不是也听到师兄说了，师父说还有办法吗？」

听到我的安慰，紫凝师姐才终于止住了眼泪。

只是从紫凝师姐听到抓伤楚明元的竟然是黑袍人，我的心底隐隐浮现出了不安。

毕竟我虽然和他们打交道不多，但听墨珩说过这几个人都是当年魔尊手下的人，比普通魔族更加厉害，那魔气是否也……

这个猜测在心中盘旋了一圈，最终还是被我压在了心底。

紫凝师姐抬手抹了抹眼泪，视线落到我身后的云绥身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抱歉，让你们看笑话了，刚才回去路上见你们都聚在这里，我才一时好奇趴在门口偷听。」

原来刚才院落外的动静是紫凝师姐发出来的。

我刚想吐槽几句，就见紫凝师姐的视线忽然落到了我身后的云绥身上，神色难掩八卦：「对了，这位之前都没有见过，他是——」

我这次学聪明了，赶在云绥开口之前抢先说道：「这位是仙界的太子殿下，听说魔族入侵来帮助我们的。」

紫凝师姐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紧张地看着云绥：「虽然师兄身上有魔气，但他绝对不是魔族！我可以用性命担保！」

我连忙安抚住了激动的紫凝师姐：「师姐你放心，太子殿下已经知道师兄不是魔族了，也不会伤害师兄，对吧云……太子殿下？」

大概我称呼的转折实在生硬，云绥的神色有些冰冷，但接收到我的视线还是回了个「嗯」字。

紫凝师姐这才又高兴起来，笑着说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找她，而后便离开回去休息了。

我继续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见云绥还跟在身后，终于有些不耐烦：「你要是再跟着我，我就不回了，直接站在这里和你互看算了，看咱们两个谁能看得过谁。」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刚才的我已经见识到了云绥的耐力，自然明白要是真的比起来，我并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云绥并没有答应，而是嗓音低了几度，听起来有些可怜：「我没有地方去。」

我：「……」

沉默半晌，我抬头看了看天：「那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天不都是你家吗？」

「我是私自溜下来的，再加上此时父皇肯定生气，我……」或许是因为他身上的伤口，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云绥的身上露出可怜兮兮的气质，仿佛我一拒绝就要流浪街头。

我打了个哈欠，察觉到云绥的视线落到我身上之后，抱歉一笑：「我太困了，实在想睡觉。要是你真的没有地方去，那就去我院落……」

云绥的眼睛亮了起来。

「去我院落外面那棵树上睡吧。」我说完后，便不再想和他一样车轱辘话说个不停，转头不再看云绥。

不一会儿，身后就传来了脚步声，看样子是云绥跟了上来。

到达院落之后，我给云绥指了指树顶，而后便推门走进院落，又关好房门，避免云绥进来。

确认一切都做好之后，我又看了一眼门外的树。

我其实并不相信云绥这么养尊处优的人会真的上树，但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打了脸——一道白色的身影竟然真的飞到了树顶，鉴于这个世界没有塑料袋，那肯定就是云绥了。

见云绥已经做出了选择，我放下心，抱着玄鸟的蛋回房间睡觉。

我把玄鸟的蛋仍旧安置在床边竹织的小筐里，就当它仍旧在这里陪伴着我。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五百年之后，但我会努力陪着它。

这么想着，我渐渐闭上眼睛，陷入了深沉的梦境。

只是这次我没能睡多久便被外面的声音吵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竖起耳朵仔细辨别声音，这才听出原来是打斗声。

「玄鸟，快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我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命令道，只是等了一会儿，身边仍然没有什么动静。

我愣了一下，终于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对了，玄鸟它已经不在了。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最后一丝睡意也彻底消失，心情低落起来。

对了，云绥不是在树上住着吗？怎么听到打斗声都不阻止一下，难道是已经趁着夜色偷偷摸去旅馆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坚持不了多久。

我一边想一边起身，推门走了出去。

刚到院落口，我便看到一白一蓝两道身影打得不可开交，眼皮一跳，揉了揉惺忪的眼睛，这才费力辨别出，天上打架的两人竟然是云绥和楚明元！

蓝白色的两光噼里啪啦在空中碰撞，好似一场大型烟火会，不过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欣赏。

我……我是不是还在做梦？楚明元和云绥怎么打在一起了？

我连忙推开院门朝着两人跑去，这两个人都是人中龙凤般的人物，好似学神打架，要是我再迟发现一会儿，怕是已经有人要听到动静赶过来了。

「云绥，楚明元，停手吧，外面都是睡觉的人！」我怕殃及池鱼，也不敢靠太近，手做喇叭状朝两人喊道。

这个时候我更加怀念玄鸟了，毕竟它的声音一出，好似十个喇叭齐齐作响，堪比声音的生化武器。

也不知道是听到了我的声音，还是意识到我已经走了过来，这两个人同时停手。

奇怪的是，楚明元却在停手之后直接离开了，只有云绥朝着我走过来。

我想要追上楚明元的背影，却被云绥挡住了去路。

就是这一时停顿，再看去时，已经看不到楚明元的身影。

我看向云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师兄他怎么了？你们又是怎么打起来的？」

云绥的身上又带了些伤，看起来更加狼狈。

听到我的话，他蹙眉沉思了一会儿，一边回忆一边说道：「当时我睡着了，忽然察觉到有人靠近院落，睁开眼睛便发现你师兄站在门口……」

「师兄有事情找我？」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谁知云绥却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不然他为什么见到你之后转身就走？」

我觉得很有道理，毕竟楚明元见到我之后也确实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

再想到他那个所谓的请求，更加让我觉得疑窦丛生。

或许是因为云绥口中描述的是我熟悉的楚明元，所以即使从他的描述中听到楚明元悄无声息在院落门外站着，我也没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反而在认真思考着，楚明元为什么要站在门口的理由。

我神色茫然地看着楚明元离开的方向。

从那个方向判断，楚明元并不是回到自己所在的院落，而是朝着师父所在的方向走去。

「明天我去问一问他，无论如何，你还是先休息吧。」云绥突然开口，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点了点头，觉得自己在这里瞎猜也得不出什么结果，干脆转身回去了。

只是思考这件事情却不会因为云绥的阻止就中断，躺在床上时我还在思考：「难道楚明元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身上的魔气？不过按理说，要真是因为魔气，为什么他只站在我院落门口啊？其他师兄师姐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但楚明元入魔的事情目前只有几个人知道，我要是贸然问其他师兄师姐，只怕会造成更大的恐慌。

过度用脑更是导致我第二天早早醒来，我看了一眼玄鸟的蛋，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先把它留在这里比较安全。

为了防止玄鸟的蛋无聊，我从匣子里翻出新买的话本摆在它面前，想着要是路上碰到卖糕点的就给玄鸟买些。

我走出院落才发现树上的云绥早就不见踪影，昨晚的猜测又涌上心头，难道云绥终于忍不住逃走了？

不过我对云绥的下落并不感兴趣，推开门想着从师父那里打听一下楚明元究竟怎么了。

谁知走在路上，我却听到几个弟子聚在一起的讨论声。

「我去给掌门打扫房间时听到了，仙界的太子殿下来了，难道天界和魔界真的要打起来了？」

「那人界肯定遭殃，不过听说前战神来，我们不会输吧？」

「也不一定，你知道现任魔尊有多狠吗？听我师弟说，这次魔族屠了一座城池。」

他们没压着讨论的声音，因此我听得清清楚楚，原本因为我爹要来的激动，都在听到他们说墨珩屠了一座城池之后消失殆尽。

不知为何，此时我才真正认识到墨珩已经成了魔尊，不是过去那个直男到发指的养兄了。

毕竟在魔域时，我还并没有多接触到墨珩的血腥，当时一门心思都放在逃跑上。

只是现在……

我不想再听下去，朝着师父所在的山峰匆匆走去，没想到竟然在门口碰到了楚明元。

楚明元见到我就想转身，不过又想到什么似的停下了脚步。

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邀请，大着胆子凑了上去，围在他身边好奇地问道：「师兄，你怎么了？昨天怎么站在我院落门口？」

想到他那天说的话，我半开玩笑半试探地说道：「当时吓我一跳，你不是说咱们两个最好别碰面吗？」

听到我的话，楚明元身体一僵：「你生气了？」

「没有啊，师兄，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在意。」我想起楚明元认真的性格，猜测他恐怕是把我的话当了真，连忙补充道。

但楚明元明显是把我前面的话当了真，神色浮现出些许为难。

他垂眸，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的思绪，认真地开口说道：「当时魔气入体，让我很想见你，所以并不想你离我那么近……」

虽然「不知道魔气入体和他想见我以及要我远离」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听到魔气之后，我的注意力很快偏移：「那现在魔气还在你的体内吗？」

楚明元抬眸看向我：「不在了，昨天我去找师父，师父已经帮我解决魔气了。」

我长舒一口气，朝楚明元露出了笑容：「那就好！」

楚明元对上我的笑容，很快又仓皇转开了视线：「太子殿下在师父那里。」

话题骤然一变，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但还是笑着说了句「我知道」。

听到我的话，楚明元的语气低落了几分：「你是来找他的吗？」

「啊？」楚明元的话令我一愣，下意识地回答：「不是啊，我是来找师父询问一下你的情况。」

云绥是我从路边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又怎么可能是专门来找他的？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听到我的话之后，楚明元的情绪似乎轻松了一些。

不过现在知道楚明元没事之后，我也要去见师父，毕竟听到几个弟子讨论我爹可能也要来，我想问一问师父和云绥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没和楚明元说太久的话，几个弟子过来拉走了他，似乎是说其他门派的代表来了，需要楚明元去开会。

作为将来的掌门，楚明元现在已经要担负起很多责任。

听到其他门派的代表也过来，我的心底生出几分焦虑和紧张，朝着楚明元相反方向的路走去。

师父门口的仆童倒是没有阻拦我，大约是师父打了招呼。我推门而入，发现除了师父和云绥，还有几个师叔也在。

见到我，云绥眼睛一亮，解释道：「瑶光，你来了。当时我想着你还在休息，便没告诉你。」

我点了点头，而后直截了当地开口问道：「我爹要来了吗？」

听到我的话，云绥眼神一黯：「是的，因为父皇身体抱恙，所以便是我和霖真上神代表天界。」

我的心底升出几分期待，只是一想到我爹来的目的，很大概率是要和魔族开战，我的心就低落了几分，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竖起耳朵听起师父和云绥的谈话。

越听我越觉得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战争，想起以前听说的上次天魔大战，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心弦紧绷。

楚明元和云绥都忙了起来，这几天也只能见到两三面。

门派里多了不少生面孔，听说是其他门派的人，来找云绥和楚明元他们商量对策。

在知道云绥的存在之后，门派给他安排了一间院落，好在离我有些距离，听说是楚明元的手笔。我不禁感叹楚明元和我真是心有灵犀，虽然我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云绥的厌恶，但他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如此安排。

过了几天，我爹果然来了，和他来的还有一些天界的精兵。

云绥和楚明元忙于其他事，我主动担下了迎接我爹的责任。

「爹……」我叫了一声，看着我爹身后天界的精兵，没好意思像往常一样扑进他的怀里。

我爹的打扮已经和往日青衫的书生打扮完全不同，他套上了金色的盔甲，整个人都是一股肃杀的气息，就像是一柄开了刃的利剑。

那些精兵们被其他人带领着分配房间休息，我也终于有私人时间和我爹交谈。

他问了我近日的情况，我们言语间不免谈起了云绥，我爹冷哼一声：「要不是魔族进犯，天界还需要他来主持大局、安抚人心，我便不会给他下界的机会。」

他绝口没提自己已经打过云绥一顿的事情，我也装作不知道，心里思考着我爹这不让云绥有下界的机会，究竟是指干掉对方还是其他。

爹爹的声音还在继续：「难怪这小子一年前过来，在所有人都认为你失踪的时候，坚持要把自己身上的一根脊骨抽出来给你。」

脊骨？！

我心里一惊，这我确实之前没听过！不过云绥抽出来给我有什么用？

「他的脊骨可以延年益寿，滋养灵力，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舍得把这种东西交出来。我当时以为他是愧疚没有照顾好你，没有想到……」爹爹越说越生气，俊秀的面容上浮现出明晃晃的怒气：「现在我带了过来，一会儿你别忘了吃掉。」

我连忙安慰了他几句，只是脑袋依然嗡嗡作响。

按照我爹的话，我这妖身本来寿命比仙人短一截，云绥算是用自己的脊骨分给了我寿命。

而相对的，他的寿命则会大大缩短，灵力也受限，难怪我觉得他比起之前灵力削弱了不少，身上伤口的恢复速度也比往日慢了不少。

我的心情一时间十分复杂，毕竟某些方面来说云绥是活该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在听到他的举动之后大受震撼。

尤其是我爹无比认真地表示，他原本想着过段时间再给我，但现在马上天魔大战，他为了提高我的生存几率，准备现在就让我吃掉时，我已经说不出话来。

我爹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消息——清莲死了，那个盒子里已经没有药了。泊玉死了，她也没有可以继续维持生命的办法。

听到清莲的死讯，我倒并没有强烈的心绪波动，甚至隐隐还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毕竟要是清莲还活着，知道我耍了她，肯定不会就这么放过我。

我爹和师父他们都见了一面，感谢了他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而后便让我带着他回到我居住的院落，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已经磨成粉的脊骨。

大约是看出了我的抗拒，我爹表示：「这脊骨又和普通的脊骨不一样，凤凰一族甚至还会抽出自己的脊骨当武器。」

我：「……」

妈的，大家都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我爹见我还在犹豫，视线落到了一旁的玄鸟蛋上，循循善诱道：「瑶光，你知道你是妖和仙的混血，爹一直担心你的寿命，也一直在寻找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办法，你就不想以后陪着爹吗？还有玄鸟，它的孵化要等五百年，你就不想再见一见他吗？」

听到我爹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瞬间犹豫起来，最终沉默半晌，还是伸手拿过纸包。

服下的那一刻，充盈的灵力立即充满了我的身体。

我爹问我感觉怎么样，听到我的感受，他这才放下心来。

大约是怕我心里有负担，我爹还安慰道：「不用愧疚，这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我点了点头，很快又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爹，墨珩当了魔尊，如果真的开战，你会杀了他吗？」

我紧张地看着我爹，毕竟我爹和墨珩也相处了那么久，不知道能否下得去手。

「他已经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我爹虽然没有明说，但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

他的嗓音有些低沉，可以听得出情绪有些低落，毕竟他也确实和墨珩相处了那么久，看着墨珩从小孩变成大人。

我见我爹的眼底流露出几分难过，连忙转移了话题，说要带他去这附近的山头转一转，好让他看一看这一年我住的地方。

我们还在路上碰到了楚明元，他正要去联系其他门派的人，朝我打了个招呼，想跟我爹行礼却被婉拒了。

我爹看着他，眼底闪过一丝诧异：「一个人类身上怎么魔气……」

我也猛地看向楚明元，他不是说掌门已经帮他解决掉身上的魔气了吗？

察觉到我和我爹的目光齐齐投在他的身上，他也丝毫不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我爹解释了一番之后，又平静地说道；「是这样的，掌门帮我解决了身上的魔气，只是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残余，但没什么影响。」

听到这些话，我才放下心来，暗道是自己多想了，楚明元这人怎么会在这种大事上继续骗人？

怕我爹因为讨厌魔气说出什么，我连忙拉着我爹找了个借口离开。

待我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扭头，发现他还在看着我们的背影。

我的心底浮现出一丝奇怪的感觉，趁我爹不注意连忙朝他挥了挥手。

他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点笑意，可待我想看个仔细时，那笑意又消失了。

我和我爹继续逛着门派，门派里的大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安和惶恐像是遮天盖地的乌云，遮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我的心情也不免受了些影响，见我神色低落，我爹主动提出不想逛了，随即我们便回去了。

开战的日子最终还是到了，听说墨珩要将魔族迁出魔域，让整个人界和仙界成为魔族新的巢穴。之前魔族几次突袭，已经抢得了不少天才地宝，要是真的等到魔族压境，那就实在是太被动了，因此大家商讨后的结果是主动出击，把战场设在魔族所在的魔域而不是人界，好避免人界的损失。

正巧云绥他们也探测到了魔域的位置，大家便被通知整装待发出行，前往魔域阻止魔族。

这次除了我爹和云绥带领的天界精兵，还有各门派派出的大能修士，我们门派带队的自然是楚明元和师父。

我是主动报名的，我的师父、爹爹和师兄师姐都在战场上，我也不想在后方，只能通过一封封由青鸟带来的书信知道他们的近况。

爹爹劝了我几句，最后还是被我的理由劝服了。

开战的前一天，云绥来找过我一次。

这几天他忙得像是陀螺，不知怎么突然来找我。

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格外复杂，总是想看他的脊背。

他没有进院落，只是远远看了我一眼：「你吃了那根脊骨了。」

就在我以为他是后悔给我脊骨，想告诉他这东西真的还不回去时，他忽然笑了笑：「那就好。」

骤然看到云绥的笑容，倒是令我一愣，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云绥笑着说道：「吃了我的脊骨，你的力量大增，活下去没有问题。但明天也千万要小心行事，注意安全。」

「一定要活下去。」

我眼皮一跳，总觉得他这种行为像是在立 flag。

不过待我想开口提醒他时，云绥却已经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自动醒了过来。

我没有带玄鸟的蛋走，毕竟战场危险，现在的它又毫无自保能力。

我想了想，写下了一张纸条贴在鸟蛋上，又把全身家当都留在了它身边，希望如果我没能回来，留守在门派的弟子能够好好照顾玄鸟的蛋，而我的全部家当就是报酬。

写完后，我便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我以为是爹爹，没想到打开门之后才发现是紫凝师姐，来催我快些集合，大家马上就要出发了。

我和紫凝师姐去了集合地，那里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要是以前我还能调侃一句像运动会，然而现在……

爹爹和云绥以及各派的掌门都在最前面部署，等安排完计划之后，便由坐骑带我们朝着魔域的方向进发。

我跟着的是楚明元所在的小队，任务是解决分散的魔族小队，很快我们便和其他门派的人分散开来。

一路上解决了不少魔族，在快要接近我记忆中魔族的堡垒时，我们碰到了由黑袍人领着的魔族小队。

领头的黑袍人虽然很强，但并不是楚明元的对手，这支小队很快就被消灭，只剩黑袍人苦苦支撑。

领头的黑袍人死到临头时，却忽然看着楚明元的方向笑了起来，大声说道：「你也活不了，你也……」

他的诅咒还没说完，便被楚明元一剑入胸口，倒在地上化作飞烟。

我们都没把他的话当真，毕竟谁能指望一个临死前的敌人嘴里说出什么好话。

这支小队的最后一个魔族也倒下了。

空气中是浓郁的血腥味，我在这环境待久了忍不住头脑发晕，紫凝师姐显然也是同样的感受，蹙眉催促道：「好了，我们赶紧离开和师父他们汇合吧。」

几个师兄也连声附和，显然也是苦这个环境久矣。

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准备继续往前走时，身后忽然传来「当啷」一声。

我和师姐扭头看去，才发现不知何时楚明元手中的剑竟然掉在了地上，而他的坐骑不知何时已经现身，正焦急地在他身边转来转去。

「师兄！」我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连忙迎了上去，只是就在我们靠近的一刹那，楚明元却忽然说了一声「别过来」。

他的嗓音听起来有几分艰涩，像是在忍受着莫大的痛苦，额角还布着一层薄汗，不一会儿汗水便浸透了他的衣服，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师兄，你怎么了？」另一个师兄也走了过来，只是他还没靠近楚明元，便像我们一样被喝止住了，只能被迫停了下来，用眼神疑惑地询问楚明元。

就连原本围在他身边的坐骑都被他粗暴地推开，一副想要靠近却又不敢靠近的模样，干脆匍匐在地发出呜咽。

其他人也察觉到了不对，朝着楚明元走过来，可是这却像是激怒了对方一样，惹得楚明元连连后退，仿佛我们是什么洪水猛兽。

不知是谁先叫了一声：「他的眼睛！师兄的眼睛怎么……」

此时楚明元的眼瞳愈发深沉，眼神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凶狠异常，带着强烈的攻击欲，我毫不怀疑只要我们走进，他便会把我们撕成碎片。

不过让我们更加心底发凉的是，楚明元的眼神像极了那些被我们斩于剑下的魔族。

「定住我。」楚明元抬眸看向我们，声音努力维持着平静，只是眼神却透露出此时的他所经受的，并不像表现出的那么风轻云淡。

几个师兄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却下意识地遵守了他的命令，朝他下了个定身咒。

楚明元果然不动了，我心下觉得奇怪，以楚明元的能力完全可以挣脱得开，现在怎么……

其他师兄和师姐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紫凝师姐已经心直口快地问道：「师兄，你怎么连定身咒都不解了？」

「我身上的魔气并没有消失，它在和我抢夺身体的控制权。」仿佛是看穿了我们的疑问，又或者是觉得不必要再隐瞒，楚明元忽然开口说道：「现在我没有办法分神动用灵力，否则会被魔气直接钻空子，入侵脑海。」

他的话一出，在场的果然都神色震惊。

其他几个师兄是完全不知道楚明元有魔气这件事情，而我和紫凝师姐虽然早就知道楚明元身上有魔气，但他明明说师父已经帮他解决掉了。

刚才那个黑袍人，难道也是意识到了楚明元身上的魔气，才说出那些话？

一时之间，在场的人谁都没有开口，我和紫凝师姐对视一眼，所受的震惊并不比当时我们第一次听到时小。

楚明元的眼神也在凶狠与平静之间切换，还在与魔气抢夺着控制权。

只是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抱着期待。

「我们这就去找师父！孙师弟，于师弟，你们快抬着师兄上坐骑。」紫凝师姐不假思索地说道，而被她点到的两人，也再次朝着楚明元走去。

楚明元的坐骑也匍匐到他面前，想要让主人像往常一样上它的后背。

楚明元却突然苦笑一声：「没用的。」

他声音不大，但我们几个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师父说已经没有用了，我被它侵蚀只是早晚的事情。而我心里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决断。」

决断？什么决断？

听到楚明元的话，我的心沉了下去，脑海里已经隐隐猜到了楚明元的意思，也……也猜到了他所谓的决断是什么。

我下意识地看向其他人，紫凝师姐已经红了眼眶，身体微微颤抖着，我明白她也已经猜到楚明元口中这个决断究竟是什么了。

也是，以楚明元的性格，做出这个决断并不奇怪。

他的身体不能动，只能站在原地，连想捡起掉落的剑都没有办法。

一想到原来楚明元一直在与自己体内的魔气做抗争，我就心如刀绞，完全不敢想象在过去的几天里他都经历着什么。

楚明元的眼睛已经像是浸染了浓墨一般，透出深沉的黑色，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身上的魔气也会越来越重，直至把他的意识彻底吞噬。

几个师兄已经眼眶泛红，拿着剑的手都在颤抖着。

我听他们说过，他们只比楚明元小一点儿，刚进门时皮得很，没少给师门惹祸，是楚明元替他们出面摆平了事情。

他们之前还不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楚明元，后来却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佩。

在师门里，楚明元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和威望仅次于师父。

「师兄，还有师叔，还有仙界来的太子殿下，他们肯定有办法……」一个师兄哽咽着朝楚明元开口。

「杀了我吧。」我听见楚明元说。

他像是丝毫没有被我们的态度所影响，仍然按照：「不然我过一会儿就要变成魔族的傀儡了。」

即使是现在这样，楚明元的声音仍旧像是一摊深泉，仿佛巨石投下也惊不起一点儿波澜。

我有些恨他，恨他到了现在还这么冷静，好像他口中要结束的并不是自己的生命。

深深的无力感袭上心头，我深吸了一口气看向楚明元：「师兄，我们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没有了。」楚明元摇了摇头，仍旧镇定自若地说道：「这魔气与普通魔气不同，已经侵入到了我的脑海里。我不想成为挥剑向同胞的魔族傀儡。」

紫凝师姐好似一瞬间被抽空了力气，神色呆滞地看着楚明元。

我连忙上去搀扶她，让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

「不要……」我听见她自言自语似的声音。

几个师兄没一个上前，有人忽然把手中的剑一丢，声泪俱下：「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啊！」

楚明元蹙起眉头，像是往常见到我们不争气时那般训斥道：「看看你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真是丢我们师门的脸，要是被其他门派或者魔族看到了，成何体统？」

但是几个师兄都哭得毫无牌面，或许是也意识到了，这是最后一次听楚明元的训斥教导了。

见几人哭得实在厉害，楚明元忽然叹了一口气：「以后师门就交给你们了，但看到你们这样，我是真的难以放心啊。」

「那就不要走！」紫凝师姐忽然嘶吼一声，她平日里虽然是泼辣模样，但在楚明元面前还勉强维持着几分淑女的样子，只是现在的她好似已经放下一切，眼睛直直地看着楚明元。

楚明元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平静地说道：「你们杀了我吧，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请求。」

「你们都知道，我这人平生最厌恶魔族，让我成为魔族的走狗，还不如就让我死在这里。」

他的话好似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几个师兄全跪在地上，手中的剑也纷纷落地，有人想要拾起剑，却因为无力又从手中掉落。

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流，但还是上前一步，咬牙说道：「师兄，我来帮你。」

我实在是不想见他为了一死卑微祈求，也明白他对魔族的厌恶，让他真的沦为魔族傀儡，只怕会比死还难受。

楚明元的剑落在一边，我低头想要捡起来，他的坐骑却先一步叼起了剑递给了我。

我抬头看去，才发现坐骑的眼里也满是哀伤。

它和楚明元相处的时间，不比我和玄鸟相处的时间短，只是它也明白，现在能为主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指尖颤抖得厉害，我试了几次才将剑从剑鞘中抽出，对准了楚明元：「师兄，对不起。」

我的嗓子此时哑得厉害，视线已经被水气占据，一片模糊，但还是强撑着用袖子擦了擦。

楚明元没说话，只是转开了目光，没再与我对视。

没有那道沉沉的视线，我骤然少了很多压力，只是拿剑的手依然抖个不停。

可是我不能闭上眼睛去逃避这一切。

剑尖轻而易举地刺进了他的胸口，楚明元没有反抗，所有精力都花在了与魔气的对抗上，随着剑尖贯穿了他的胸口，他只是闷哼了一声，便抬起了头。

他眼中的狂躁也如潮水般褪去，坐骑终于可以小心翼翼凑到他身边，用鼻尖轻轻碰触着他的手背。

而紫凝师姐和几个师兄此时也像如梦初醒一般，跌跌撞撞地朝着楚明元跑了过来：「师兄！师兄！」

我松开了手，看着红色的血浸染了没入了腹中的剑尖，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噼里啪啦往下掉：「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的，你只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楚明元艰难地开口。

现在他每一次说话，都像是在耗费最后一丝力气，不时还要咳嗽几声，整个人面色苍白。

紫凝师姐和师兄都站到了我身边，我们想要上前拥抱他，却又不敢。

楚明元定定地看着我们，眼底倒映着我们的模样，像是要刻在虹膜里永远记住。

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坐骑：「你自由了。」

坐骑愣愣地立在原地，似乎并不明白楚明元的意思。

它像往常撒娇一样蹭着楚明元的手，可是楚明元的手却已经开始烟雾般消散。

楚明元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眼神透露出几分无奈。

视线从坐骑身上收回之后，他的视线扫过人群，最终定格在我身上，忽然笑了起来。

他的口型明明像是在说「我爱你」，但话到嘴边，脱口而出的却是「谢谢」。

我还是第一次见楚明元笑得这么开心，好像如释重负，又好像充满了不舍。

因为身上有魔气的原因，楚明元就像是那个黑袍人一样化作了飞烟，只留他的佩剑掉在地上。

最终还是我先回过神，想把剑收起来，没想到坐骑却突然仰天长啸悲鸣一声，叼起那还沾着血的剑跑走了。

我们看着它的背影，待想要上前阻拦时，它已经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不要拦了，毕竟它是师兄的坐骑，肯定也会对师兄的剑好。」紫凝师姐嗓音沙哑地开口。

时间容不得我们静默，看着坐骑的身影从眼前离开，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去找师父汇合。

来时大家都情绪高涨，怀抱着美好的期待，现在大家却都情绪低落，一言不发。

等我们到达魔族堡垒前，便看到魔族近卫还有黑袍人已经和师父他们打了起来。

看到我们过来，师父很快解决了面前的敌人，朝我们走过来，视线也随之落到了我们身上。

他看了一圈，没发现自己那道熟悉的身影，叹了一口气；「他果然还是做了这个决定。」

紫凝师姐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师父，您早就知道……」

「在知道魔气没办法从身上移除之后，他便做出了这个决定。」师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请求我不要告诉你们。」

他终于能够说出这个真相，整个人瞬间像是苍老了几百岁。

但看到几个师兄都红着眼眶、嗓音哽咽，师父还是强撑着面色严肃地开口道：「现在你们这是什么样子？楚明元当初就是这么教的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我们都乖乖应声。

谈话声很快便被头顶的巨响打断，我抬起头，发现墨珩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身边还跟着一个黑袍人，正沉沉与我爹和师父对峙。

因为距离太远，听不清他们究竟在谈什么内容。

我努力想要竖起耳朵听个清楚，没想到原本正和他们对峙的墨珩却忽然低下头，看向了我们这个方向。

后背一凉，就在我在心里思考着他是否发现了我时，感觉身体一轻，只来得及听身旁的人喊了一句「瑶光」，我的身体便不由自主地浮起，朝着墨珩的方向飞去。

只是墨珩这次并没有成功，就在我惊慌失措地以为又要被他抓住时，爹爹和云绥拦住了我，让我避免了被他抓到的可能性。

「怎么，怕我对你的女儿做什么？」墨珩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又看向我爹，眼底流露出明晃晃的讽刺。

爹爹蹙眉看向墨珩，神色带着几分错愕和难以置信，像是一定要得出一个答案：「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还站在魔族身边？」

对了，我爹还不知道墨珩叛逃的真实原因！

想到这里，我一个激灵，刚要开口，就听墨珩冷笑一声：「你在装什么傻？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知道了真相！」

「你早知道我的父母是魔尊！还假惺惺把我抱回去抚养，不就是存着将来看我笑话的心思？！」

说到最后，他的眼底已经充满了恨意，身旁的黑袍人也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魔尊息怒」，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

他甚至还添油加醋地说道：「大人，当时我便建议您杀了他的女儿，不让他尝到同等的失去亲人的滋味，他根本不会理解您的感受！」

「没错，我早就知道你的父母是魔尊。」听完墨珩的话，我爹终于明白了墨珩的意思，忽然开口说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而墨珩则是满脸嘲讽的笑意，一脸「我就说」的模样。

他的身上已经开始萦绕起了黑气，看样子是要陷入狂化。

一想到初见对方狂化的模样，我就下意识地攥紧了眼前爹爹的衣角。

不过现在更让我震惊的，还是我爹这直白的回答。

「爹，你真的……」我颤巍巍开口，实在无法想象我爹竟然还有如此深沉的心机。

只是我爹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看向墨珩：「你确定要知道所有真相吗？」

「我确定。」墨珩不耐烦地蹙起眉头，他疑惑地看着我爹，像是好奇我爹究竟能够说出什么东西来。

「不过并不是我杀的你爹。」我爹平静地说道：「当年我和你爹互不知晓对方身份，因此当过一段时间的知己好友。」

我爹的话好似一个重磅惊雷炸在地面上，让几人都回不过神来。

毕竟上任魔尊竟然和天界战神是好友，实在令人惊愕。

墨珩也呆住了，全场唯一没有多惊讶的便是站在他身边的黑袍人头子，他忽然尖叫一声：「魔尊，不要听这个人的花言巧语！他是在拖延时间骗你！」

墨珩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闭嘴！我只想要真相，我要先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爹并没有理会大家震惊的神色，继续说道：「后来偶然间互表身份，我们才知道原来立场不同——他是魔尊，只能为了魔族而战；而我是战神，肩上是天下苍生。我们便约定如果到达战场便忘记这段友情，只为了自己的种族而战。」

「所以你就杀了他！」墨珩眯起眼睛，红宝石里的眼眸里透露出毫不掩饰的杀意。

「我说过，我没有杀他。」我爹并没有因为墨珩焦躁的态度而生气，仍旧慢条斯理地说道：「在战场再见时，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了几十年，他有了妻子和孩子——也就是你，心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爹长得像个教书先生，讲述起来也像是在讲课，只是内容可比枯燥的书上内容引人入胜多了。

我有些后悔没把玄鸟的蛋带过来，这鸟可最喜欢听八卦了。

「魔尊……」那黑袍头子再次试图打断我爹的谈话，只是这次墨珩直接一抬手，黑袍人便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而墨珩神色冰冷：「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他转头看向我爹：「你继续说。」

我爹直直看着墨珩：「他说他想安定下来，只想和你，还有你的母亲过山水田园的日子，只是族里的几个长老不同意，甚至说他可以和妻子一起离开，条件是要把你这个继承人留下来。」

魔族的长老自然就是黑袍人，墨珩的心底已经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神色难看。

「你爹当然不忍心让你一个孩子承受这么多，只能留在魔族。他甚至想到了故意投降，毕竟当时只要魔族和天界投降，天界愿意分割出一块地方，让魔族栖息繁衍，人魔仙和平相处。」我爹看着又走回来的黑袍人，眼神发冷：「只是那些长老不同意，他们察觉出了这个魔尊的不听话，因此杀了他和他的妻子，想要把他们的孩子打造成一个傀儡。」

「你胡说！这些都是你挑拨我们魔族的借口！」黑袍人生气地喊道。

墨珩也看向我爹：「如果不是你杀的，你又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赶到时，只剩了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他的妻子，只是对方为了保护怀里的婴儿，也已几近奄奄一息。她从丈夫的嘴里听过

我的事情，所以把孩子托付给我。」我爹丝毫没有被影响，继续说道：「其他魔族被长老洗脑，也以为魔尊是天界杀的，欲和天界势不两立。天帝震怒，他们在这场大战中失败，便逃去了魔域。而这个婴儿则被我带了回去。」

「如果你不信的话……」他掏出了一块竹简模样的东西，在空气中映射出一块投屏一样的东西，而上面是一个妇人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那妇人面色苍白，身体也摇摇欲坠，仍旧抱紧怀中的婴儿，即使只看面相，也能依稀看出她就是墨珩的母亲，仔细看就能发现，墨珩的长相其实很大程度上遗传了他母亲。

投屏上，墨珩母亲所说的内容和我爹说的差不多，只是她当时录制这段竹简的内容却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对墨珩的祝福。

她说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希望墨珩能够活下去。

她说，希望在墨珩成年之前不要告诉他真相，至于成年之后是否选择知道真相，她交到了墨珩手里。

她还说自己的丈夫已经被魔族所累，她希望墨珩能够活得自由快乐。

最后的最后，这个妇人的眼眶已经满是泪水，却仍旧在笑，笑着朝墨珩说对不起，让墨珩失去了父亲之后又要失去母亲。

墨珩看着投屏上的妇人，他们沉沉对视，仿佛相隔的不是几百年的岁月。

墨珩的眼圈已经通红，他已经明白为什么我爹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他这件事情，更何况天界当时本就对魔族有歧视，就连墨珩小时候不小心露出一些特征都被当成妖族混血辱骂，要是让他们知道墨珩是魔族，只怕活不到那个时候。

他没有说话，站在原地陷入了沉默之中，原本嚣张的气焰也消失得一干二净，整个人都露出了迷茫的神色。

投影无法伪造，在证据面前，黑袍人选择了默不作声。

只是大家却不会因为他的默不作声就这样忽略他。

墨珩冷冷地看向黑袍人：「当初你找到我所说的那些话，是骗我的？」

原来墨珩叛逃天界和他有关。

虽然看不清黑袍人的表情，但我也能感觉到他此时的疯狂：「这怎么能算骗？我们魔族和天界本就势不两立，是谁杀的又有什么关系？」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更何况我不说这个谎言，您又怎么会认识自己的初心，知道自己是魔尊之子，还觉醒了原型呢？」

「上一任魔尊糊涂，您可不能糊涂啊！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真是好久没有听过这么让人拳头发硬的话了。

显然黑袍人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是错的，反倒因为自己的做法而洋洋得意，甚至还疑惑地看向墨珩，仿佛并不明白墨珩反问他的意义。

「是你杀了我爹和我娘。」墨珩重复道。

他眼眶充血，原本就红宝石般的眼眸现在显出了另一种血红色，眼里倒映的则是面前的黑袍人。

察觉到墨珩的态度有变，黑袍人的神色有些惊讶：「魔尊，难道您真的要像上一任魔尊那样？」

墨珩没等他说完便直接冲了上去，黑袍人仓皇后退了几步，还是被墨珩所伤，他弓着腰咳嗽几声，看起来形单影只很是孤独。

「我要杀了你。」墨珩看着黑袍人，冷声说道。

黑袍人的黑袍同伴除了他已经被消灭了，而那些魔族又听命于墨珩，现在没有人能帮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场下的所有人，魔族停下了手，抬头疑惑地看着天上的魔尊和长老，丝毫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打了起来。

黑袍人咳嗽完后便直起了腰，忽然大笑起来：「我侍奉了魔族这么多年，所求不过魔族能够称霸。既然你和你爹一样冥顽不灵，就别怪我自己动手了！」

我还没有理解他话语中这个自己动手是什么意思时，就见黑袍人伸手摘下了自己的帽子，露出一张苍老又遍布着伤痕的脸，他忽然念出了一段奇怪的咒语。

爹爹和云绥起身想阻拦，然而念出这段咒语后的黑袍人速度却快了好几倍，轻易便避开了攻击。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地板忽然裂了几道缝，滚烫的岩浆自魔域的地下喷出，像是要把一切覆灭一般喷涌而出，有来不及离开地面的魔族转眼被热浪吞噬，连一声惨叫都发不出，便在这炙热的温度中化为了黑烟，连最后一丝存在的痕迹都被抹杀。

有像是魔族的亲人哭着想要上前，却被其他魔族拉了起来。

更多的魔族、修士和天兵都反应过来，该御剑飞行的御剑飞行，该长出翅膀的长出翅膀，托朋带友的飞离地面。

在他们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整个魔域的地面裂成了几条缝，汹涌的岩浆争先恐后地喷涌而出，似乎要把一切吞没，岩浆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黑袍人看着这副场面，却满意地笑了起来：「如果魔族无法复兴，我宁愿大家一起毁灭。」

即使我们身处高空之中，也能感觉到一股袭来的热浪，而这些岩浆在吞噬掉地面上的东西之后，也有往上涨的趋势。

我终于忍不住了：「……魔族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我瑶光给你双倍！」

黑袍人狠狠瞪了我一眼：「闭嘴，这是我的信仰，你怎么可能懂？」

把一切尽收眼底的墨珩狠狠地瞪了黑袍人一眼：「可那些魔族呢？他们总是我们的同伴吧？」

黑袍人欣赏着脚下的景象：「这些弱者又怎么算我的同伴？」

这就给人开除魔籍了，我希望他的声音再大些，那样估计就有魔族过来打他了。

要是这下墨珩还不明白黑袍人就是脑子有病，那他就是真的傻了。

他的视线略过我，看向我爹和云绥：「阻止他！」

「这岩浆……」云绥低头看了一眼滚烫的岩浆，这岩浆不止在魔域里肆虐，已经涌进了与魔域相连的黑海。

只是这黑海也没能遏制住岩浆嚣张的气焰，反倒被尽数吞没。

而黑海之后便是人界，人界一毁，仙界便是下一个目标。

「我和云绥阻止黑袍人，你和瑶光先想办法阻止岩浆。」我爹命令道。

「可是……」墨珩不甘心地看了黑袍人一眼，我知道他想亲手解决掉这个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

「你熟悉这块区域，或许可以利用地形优势阻止岩浆。」我爹飞快地说道：「至于那个黑袍人，我会留下他的最后一口气，交给你解决。」

墨珩这才点头。

原本还剑拔弩张的三人瞬间变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交换一个眼神，云绥和我爹朝着黑袍人的方向袭去，而墨珩则朝着我飞了过来。

「我们应该快点儿想办法了。」我看着沸腾的岩浆，有些焦急地开口。

大家的体力都是有限的，已经有不少魔族或者修士因为本就受伤，再加现在体力耗尽的原因，直直摔落。

我和墨珩连忙接住他们，再把他们送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那山.....那座山有问题！」我的瞳孔猛地一缩，指着一座黑色的山朝墨珩喊道。

岩浆吞没了房屋和树木土地，万物都化为了岩浆的燃料，但只有这座山依然岿然不动。

有翻滚的岩浆拍打着它的岩壁，但它的岩壁仍然没有丝毫受损。

它旁边的几座山都因为侵蚀山基而倒塌，转眼就被岩浆贪婪地吞没，倒显得它独树一帜，独自傲立。

墨珩蹙眉：「这座山怎么用？让大家都到山上避难？」

此时我的脑海转得飞快，飞到山顶，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进了岩浆。

我和墨珩同时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石子落入岩浆之中。

小石子顽强地飘在岩浆上，任凭红色的岩浆翻涌。

我的眼眸骤然亮起：「这山上的石头果然有问题！它不怕岩浆！」

墨珩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即开始给其他人传音。

其他修士和魔族也听到了我们的传音，纷纷赶了过来，落在山顶上开始收集石子。

只是这些石子还是太小了，要是想彻底阻止岩浆，怕是要像精卫一样再等几百年。

可是我们哪里有几百年的时间可以等待和挥霍，就连紫凝师姐也抹着汗水凑到我的身边：「我们的进度太慢了，这样下去完全赶不上岩浆上涨的速度。」

我站在山崖边，低头看着山壁，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连忙对身边的墨珩说道：「我们可以把山壁打碎成石头吗？或者直接把山弄倒？」

墨珩道了句：「可以试一试。」

其他修士也听到了我们的话，纷纷尝试着攻击山壁，还有人放出自己的坐骑，想要撞毁山壁，只是这山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固，在攻击下仍然没有半点儿碎裂的迹象。

「怎么办？」我焦虑地看着石壁，难道真的只能靠扔石子填满岩浆？

我身边的墨珩突然开口：「我试一试。」

墨珩化作原型，似龙似兽的黑色巨物一头撞了上去。

只是这山坚固异常，即使是墨珩这样的庞然大物撞上去，山峰依然纹丝不动，连道缝隙都没有。

他没有放弃，又再次蓄力撞了上去。

砰——砰——砰——

只听声音我就已经感觉到了疼痛，可是墨珩又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好在墨珩的努力还是获得了成效，高耸入云的山峰终于崩裂，化作几块巨石滚落。

不过魔族和天兵们已经被我们疏散，因此滚石并没有伤到他们，而是直接落在了岩浆前。

这巨石不知含着什么成分，连黑海都能吞没的岩浆在这巨石前终于止步。

「有用！」我眼前一亮，连忙向墨珩报告战果。

墨珩又狠撞几下，巨石接连滚落，那滚烫的岩浆被埋在下面，只能不甘地咕嘟咕嘟冒出几个炎热的气泡。

「太好了，岩浆止住了，我们得救了！」我听到不知是谁先欢呼起来，这好像掀起了一股浪潮，顿时响彻山谷。

我扭头看去，才发现墨珩并不是毫发无伤，大家都沉浸在躲过一劫的欣喜之中，因此并没有多少人发现那条似麒麟又似龙的身体已经鲜血淋漓，带血的鳞片摇摇欲坠，很快便从身上掉下，露出血肉模糊的伤口。

墨珩化作人形，伤口变得更加可怖，其中还隐隐能够看到白森森的骨头，仅仅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无法想象这伤口落到自己身上时该有多痛。

但墨珩仍然面不改色，好似受伤的并不是他一样，只是苍白的脸色还是出卖了他的身体状况。

「墨珩！」我见墨珩的身体忽然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似乎是要晕倒，连忙上前想要搀扶住他。

墨珩却径直走向了我爹和云绥。

爹爹和云绥已经抓住了黑袍人，对方正看着被石头压住的岩浆大喊大叫，好似彻底陷入了疯癫：「怎么可能？！我的岩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都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吗？」

我们当然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在场唯一脑子不清楚的也只有这个黑袍人了。

他愈发疯狂起来，要不是被人按着，怕是要直接冲上来。

只是他也只能嚣张这么一会儿了，不一会儿他的面前便多了一双脚。

黑袍人抬起头，看到了站在自己面前的墨珩。

墨珩的脸上和身上都带着伤口，红宝石般的眼眸里迸发出强烈的恨意。他嘲讽一笑，他的手按在了黑袍人的脑袋上，黑气自他的指尖流出，顺着黑袍人的耳朵、鼻子流进了身体。

黑袍人的瞳孔猛地放大，他的神色开始变得痛苦狰狞，像是在忍受着莫大的痛苦。

爹爹向云绥使了个眼色，两人同时松开了黑袍人，黑袍人立即像个肉虫似的在地上扭动着，涕泪横流，眼神看向其他魔族：「救我……」

经历过黑袍人的疯狂之后，即使是他的同族也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在一旁看着。

不一会儿，黑袍人的扭动便停止了，躺在地上渐渐没了声息。

「还打吗？」我爹突然看向墨珩，神色严肃。

原本还沉浸在喜悦中的魔族和修士都同时噤声，视线集中在了两人身上。

解决掉岩浆这个意外后，他们又要面临着是否打下去这个选择。

墨珩没说话，视线扫过彻底被破坏的魔域、受伤的同族和修士们，眼神一黯。

「我当初回归魔族的原因是出于对你的恨意。」墨珩直直地看着我爹：「但是经过和他们的相处，我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份责任。」

我心弦紧绷，心道墨珩的意思是这场仗还要继续打下去？

云绥已经上前一步，警惕地看着墨珩，像是在提防对方突然出手。

「不打了。」墨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口，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好似放下了心中的郁结：「现在最重要的是重建魔族。」

「如果你真的决定不再打下去，天界也可以提供帮助。」云绥开口说道。

要是没有意外，他便是下一个天帝，所说的话自然有效力。

墨珩没有拒绝，而是说毕竟涉及对立了几百年的种族建交，还是需要找个时间认真谈一下。

我惊愕地问道：「你不回天界了吗？」

我还以为知道真相后的墨珩会回到天界，没想到他还是留在了魔域。

「不回，瑶光，你干脆也留在魔域吧。」墨珩笑着说道，反而因此牵动伤口，整个人笑容一僵。

云绥冷声表示：「得了吧，你是想留下瑶光当苦力？」

听到云绥的话，我的头摇成了拨浪鼓，并不想体会基建。

他们俩本来就针锋相对多，刚才和平的假象瞬间破灭。

因为脸上带伤，墨珩已经不敢笑了，只能咬牙切齿地说道：「我问的是瑶光，你也叫瑶光啊？」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两个年龄加起来都有三个我大了，能不能成熟点儿？！」我无语凝噎，「当时挖我心脏时，不是挺团结的吗？」

我的话一出，刚才还争吵不休的两人瞬间销声。

墨珩转过头，像个小学生似的认认真真朝我鞠了一躬，道了声：「对不起。」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清莲曾经救过我，我因此误会了自己的心思。她找到我后，又重提了这件事情。当时泊玉说你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似心中一直有的一团郁结之气终于吐了出来。

墨珩神色懊悔，显然还想说些什么，只是很快就被一旁的云绥打断：「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对瑶光有补偿。」

墨珩第一次没有和云绥生气，而是陷入了沉思之中，似乎是在想着怎么补偿我。

我一听来自墨珩的补偿便心里咯噔一下，毕竟墨珩之前送的礼物简直彰显直男本色。

云绥见他低头沉思，忽然再次出声道：「我有个办法。」

墨珩转头看向云绥，语气带了几分示弱：「说。」

云绥：「离瑶光远些，这个礼物怎么样？」

墨珩脸色一变，显然也意识到自己寻求云绥这件事情实在是有些愚蠢。

他狠狠瞪了云绥一眼，张口说道，「那你呢？」

我扭头看了一眼，发现我爹在和师父他们交代后续结果，并没有听到这件事情。

见云绥和墨珩又要吵起来的样子，我偷偷溜走，朝着我爹的方向走去。

我跟着爹爹已经走出老远，扭头发现这两人还在吵架。

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不过嗅到空气中还残留的血腥味，我又瞬间清醒，明白日子怎么可能完完全全回到过去。

不过日子总算是掀开了新的一页。

番外 1

泊玉对姻缘册产生好奇纯属偶然。

当时他路过姻缘殿，见几个仙子推推搡搡，自以为小声地密谋：「哎呀，没事，我们就只看一眼姻缘册，肯定不会被发现！」

「是啊，听说姻缘册上写的另一半的名字，大概率会在一起，仙子看了，要是不喜欢不还能提早下手换一个嘛！」

姻缘对象被她们说的像是挑瓜选菜，泊玉心中失笑，却莫名心中一动。

他素来对每一个人都温和有礼，进退有度，也曾有活泼大胆的仙子向他告白，只是都被他拒绝了。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泊玉未曾经历过心动，自然也不知道自己爱一个人会是什么模样。

其他人只知他性格温润平和，却不知他最忌心神被另一个人占据，这会让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权。

他见惯了为爱痴狂的人，自然讨厌沦落至此，耻于与这些人为伍。

按照这些仙子的说法，知道自己姻缘册上另一半的名字，避开不就好了？

当然，这群仙子并没有成功，即使没有泊玉出手，她们也被愤怒的掌殿发现并赶走了。

掌殿很快也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泊玉，连忙行礼，泊玉笑意吟吟地免礼，二人一来一去，掌殿丝毫不知泊玉心里已经想着如何进入姻缘殿看姻缘册。

泊玉的计划很顺利，即使有小童发现，但那小童也并未声张，毕竟泊玉名声好，地位高，是他平日里攀附不到的角色。

现下他给泊玉开了这个后门，岂不是能让泊玉记挂他的好处，日后也好多加提携？

小童的计划很好，却不知泊玉白皮黑心，早就看透了他的计划，表面假意感激，实则已经计划着如何才能让对方彻底封口。

夜色重重，姻缘殿里也没有掌灯，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盏小灯，翻看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页姻缘册。

只是很快他脸上的漫不经心就被惊愕取代，即使他想过千万种情况，也断然没有想到属于他的那一页竟然是空白的！

怎么回事，难道是上苍也听到了他的心声，所以这才没有安排他的姻缘？

泊玉合上姻缘册，紧蹙的眉头却并未因此松开，毕竟世间万物皆有情缘，就连渺小如池鱼都成双成对，却只有他的名字形单影只地挂在姻缘册上，实在奇怪。

只是他心知不能在此逗留，也不能与姻缘殿的人探讨这个问题，只能先怀揣着疑惑离开。

泊玉原以为自己会很快就忘记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好奇竟让他记了如此之久，即使时间在流逝，这个问题也依然在他的心里，难以忘记。

直到后来，泊玉终于按捺不住心里的好奇，又找机会去看了一眼姻缘册，只是这次姻缘册上却出现了一个名字。

「瑶——光——」他低声重复了一遍，指腹摩挲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名字。

放回姻缘册之后，泊玉便在仙界打听起了这个名字。

但无论他怎么打听，都无法知道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星半点的信息，直到霖真上神带着他女儿回来的消息像是一阵风般传遍了仙界，他再次听到了这个名字。

要是这个名字一开始就出现，泊玉或许不会这样上心，但经过这一遭，他已经对这个名字彻底产生好奇。

因此在霖真上神带着瑶光回来时，他几步是不假思索便要去看。

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瑶光。

当年霖真上神为一狐妖欲跳诛仙台，现下却只带着一个女儿回来，早就惹得无数人出于好奇闻讯赶来，想要看一看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

泊玉和霖真上神曾有几句话的交情，到了前排，也见到了那个被许多人围着却惶恐不安的女孩。

瑶光是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长得像极了当年迷惑霖真上神搅动三界的狐妖，也像那个模仿狐妖的花妖清莲，只是细看眼角是圆钝的，令她平添了几分呆萌。

她有些羞涩地躲在霖真上神身后，只一双如星般的眼眸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见泊玉过来，顿时眼前一亮，面色泛红，视线落到了泊玉手中的糖葫芦上。

没错，泊玉在第一次见面带了串糖葫芦，他实在是太懂怎么哄小姑娘开心。

瑶光果然上当，从霖真上神身后溜了出来，一边道谢一边接过他的糖葫芦。

「甜吗？」泊玉见小姑娘吃得开心，故意开口问道，实则心里已经有了定数：瑶光大抵没有在人界待过，所以见到人界这些司空见惯的吃食才会如此珍重。

谁料瑶光羞答答低下头：「没有你甜。」

泊玉：「……」

饶是能言善辩如泊玉，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土味情话。

说完土味情话的瑶光便被霖真上神重新拎到了身后，自己则代瑶光道歉。

泊玉倒是并没有被冒犯到的感觉，只是看着低头惴惴不安的瑶光，觉得很有意思。

但这轻微的有意思还不足以让泊玉改变自己的想法，毕竟他并不需要一个随时可能支配他心境的人。

回去后，泊玉还是因为自己和瑶光的接触懊恼，担忧是否自己的接触已经让他和瑶光之间的姻缘朝着命定的方向走去。

好在泊玉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故意和霖真上神拉近关系，很快让霖真上神和天帝订下了瑶光和云绥的婚约。

如果外人知道，大抵会觉得他很疯狂，不过泊玉却深知自己的本性——他就是一个疯子，所以无需一个可能拴住他的人。

泊玉想自己应是彻底改了他和瑶光的姻缘线，却没想到因为自己之前故意去霖真上神那里套近乎，导致瑶光也和他熟识起来。

且因为他伪装的温柔，让瑶光像条小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后。

不过他想，他和瑶光的关系大概也就止步于此了，就算对瑶光再好也改变不了什么，因此便放下心与瑶光接触。

更何况他也很好奇，为什么之前他的姻缘册还是空白的，而之后瑶光的名字又忽然出现。

深入与瑶光接触之后，泊玉意识到了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瑶光很喜欢看话本，她说这是为了识字；她还喜欢欣赏话本上的插图，自称是为了培养自己的鉴赏能力；她有一个叫墨珩的养兄，对麒麟和龙的混血十分感兴趣，奈何对方却不愿意显露原形，而且送她的生日礼物都让她无从下手；她还很不喜欢上学，还说班上有个叫如棋的老叫她混血杂妖，她觉得对方是在故意吸引她的注意力，所以绝不施舍一个眼神，常常把那个叫如棋的小姑娘气得暴跳如雷。

她显然已经把泊玉当成了亲近的人，什么都和他说。

也因为瑶光，泊玉第一次暗暗给比他小几百岁的女仙下绊子，这才让如棋有所收敛。

不过当时泊玉还不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他只是想做便这么做了。

和云绥订下婚约后，瑶光的话题里也多了云绥，说对方经常冷着一张脸，也不知道婚后她是否从此就要穿棉衣，还说在她们那个世界，云绥这么帅的是要抓去上节目展览的。

泊玉不知道什么是节目，只当一切都是瑶光的奇思妙想，毕竟就连经常揣测人心的他有时候都无法猜到瑶光的心思，对方的脑海里充满了奇思妙想。

他送了瑶光一只罕见的珍奇异兽，就是玄鸟。

瑶光果然开心，只是看着瑶光日夜与玄鸟斗嘴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他的心底泛起一丝古怪的酸涩。

这和瑶光提起云绥时是不同的，泊玉能够看得出，那时的瑶光对云绥还是有几分拘谨，但对玄鸟倒更像都在陌生环境里的同病相怜，因此也更加亲近。

泊玉意识到自己爱上瑶光是很偶然的一天，那天瑶光央求趁玄鸟不在时带她去人界，那样她就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泊玉答应了，即使那个时候他手头有事。

不知为何，自从和瑶光认识之后，他就对出行这件事情充满了期待，就连宫中不少仙仆都大着胆子说他比往日活泼了不少。

那天是当地的一个节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瑶光起初还紧攥着他的袖子，后来目光被一个泥人吸引，随即松开他的袖子，两人眨眼间就被人流冲散。

泊玉的脑海里嗡嗡作响，视线扫过川流不息的人海，只是其中却没有熟悉的身影。

此时却偏偏还有人红着脸上来搭讪，更是阻挡了他的视线，也让他原本还温和的态度不禁焦躁起来，粗暴地拒绝了来人的询问。

就在泊玉已经忍不住要动用仙术找人时，瑶光却又突然冒了出来，举着一个糖葫芦兴高采烈地走过来，像是丝毫不知泊玉刚才焦灼的内心。

好在瑶光也并非什么都不懂，她意识到泊玉在生气，连忙把糖葫芦讨好地递到泊玉唇边，漂亮的眼睛虽心虚，但还是强作镇

定地看着泊玉：「抱歉抱歉，我看那个泥人有点儿像你才看走神，这不给你买了个糖葫芦赔罪吗？」

她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像是被自己的谎言逗笑了：「好吧好吧，那个泥人不像你，像我最喜欢的奥特曼！」

那个时候瑶光已经熟练掌握了说谎技术，只是因为笑点太低常常露出破绽。

虽然不知道瑶光说的是什么，但看着她的笑容，泊玉的心却忽然开始砰砰作响，好似这心脏第一天才学会跳动。

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早就在过去的点滴相处中爱上了对方，只是今天这爱意才最终发酵，最终充斥心扉，成长到他都承受不了的程度，这才终于引起主人的注意。

他恍惚间咬了一口唇边的糖葫芦，瑶光立即心痛地大叫一声，唤回了他的心神。

原来瑶光见泊玉从不吃糖葫芦，还以为自己的赔罪会被泊玉像往常一样推拒，那样她依然可以吃糖葫芦。

没有想到泊玉竟然还是张开了口。

瑶光愁眉苦脸地看着自己被咬了一口的糖葫芦，丝毫没有注意到泊玉看她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

那是满怀欲念的占有欲。

可是泊玉却清楚地知道瑶光或许喜欢他，但远远够不到爱。

她的心里盛满了太多，又懒得计较得失，爱情对她来说只是话本上的黑体字，是她所不理解的内容。

果然，瑶光并没有接收到泊玉的暗示，甚至还以为泊玉的靠近只是哥哥般的照顾。

后来发生的事情便足以一言蔽之，即使云绥自己都没察觉到心思，但泊玉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也喜欢着瑶光。

唯一能让瑶光和云绥婚约失效的，只有让瑶光彻底死心，又或者让瑶光在众人的视野中消失。

恰巧清莲回来，知道对方回来的第一个人并不是云绥，而是他。

他只是稍微询问了一下，便得知了清莲回来的目的，毕竟清莲此时正六神无主，又对他毫无防备——她是花妖，寿命已经到了极限，但她不甘心就这样消失。

在听到清莲的话之后，他的心开始怦怦跳了起来。

泊玉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几乎瞬间一个计划便在他的脑海里成形——他让清莲隐瞒了见过自己这件事情，温声安抚对方说会给清莲想个办法，实则换了另一个身份联系清莲，告诉对方千年妖兽后代的心脏可以治病。

他只是稍稍一引导，清莲便一脚踏入圈套，首先想到了云绥，她按照他的计划，故意与云绥重逢，而后又故意让云绥知道了她的寿命所剩无几。

药仙那边更好解决，他刻意给对方施压，让药仙的心弦一直紧绷，而后又偷偷将这个秘方给了药仙，他知道药仙上有老下有小，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在计划中，泊玉也没有忘记了墨珩——毕竟墨珩也是经常出现在瑶光话语里的名字，总是引起他的嫉妒。

更何况墨珩那家伙还因为清莲那点儿小恩小惠所以心存感激，而他正好查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与一个魔族长老做了交换——魔族长老给他提供仙界没有的药材，而他则帮忙让魔族长老和墨珩见面，虽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泊玉发现墨珩看向瑶光的眼神变了。

而那药材，则被用作制成了可以让人暂时失去法力又昏迷过去的药丸。

若不是玄鸟与瑶光同吃同住，黏得太紧，实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玄鸟也会变成他计划中的一环。

当然，泊玉并不是真的想要瑶光的心脏，他只是想要离间瑶光与墨珩和云绥的关系。

他刺向瑶光的那一刀只是虚晃一枪，他已经准备好了假死药，让瑶光的身份在世俗意义上消失。

他已经想好了要把瑶光转移在哪里，到时候便如愿以偿的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泊玉也给过瑶光选择机会的，只是对方并没有珍惜。

他不喜欢清莲，但还是装作喜欢的模样，甚至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或许瑶光也会因此吃清莲的醋，发现自己的心意。

要是那样就好了……

可是这希望实在是太过渺茫，瑶光并没有表现出半分吃醋的模样，好似清莲的出现就真的只是多了一个人，与她没有丝毫关系。

她仍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按照自己的节奏过着日子。

计划一点点推进着，唯一状况之外的就是那天玄鸟的出现——它带走了瑶光。

这一年泊玉过得浑浑噩噩，却还要强撑着与霖真上神周旋。

他相信瑶光不会死，他肯定会再见到对方。

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也并没有放弃，仍旧在暗地里寻找着瑶光的下落，也冷眼看着云绥与墨珩的变化。

云绥没有和清莲在一起，毕竟泊玉清清楚楚，他对清莲只是年少的相识模糊了爱意，才让他认错了情感；而墨珩堕了魔，他不知道墨珩堕魔这件事情是否与瑶光有关，但知道墨珩也在寻找瑶光。

可惜泊玉却并没有什么同病相怜的心情，他只想找到瑶光，并不是为了道歉，而是为了把对方关进自己的囚笼——他从不觉得自己做的是错的，只是后悔当时忽略了玄鸟这个变数，才让他的计划彻底被打乱。

再次见到瑶光时，他想笑又想哭，原本还想着在瑶光失忆之后循序渐进，可是在知道墨珩要和瑶光结婚之后，他还是等不了了。

他已经不想再计较瑶光的失忆是否只是一个骗局，只要对方在自己身边便好，除此之外他别无所求。

骗局终究有被揭露的那一刻，他看着雪白的刀尖，想到了他和瑶光的初遇。

初见时的瑶光还笑着朝他奔来，现在的瑶光却在神色惊愕地躲闪。

泊玉其实心下也有几分唏嘘，他自认为聪明，却也不知自己和瑶光是如何走到如今的局面的。

他终于抱住了瑶光，只是那刀尖也没入他的胸口。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不觉得自己是错的。

唏嘘只是唏嘘，但他并不后悔。

番外 2

它已经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只知道自己有意识起便被封印在一个坚固的东西里，怎么出都出不去，这里面黑漆漆的，像是一个无形的囚笼。

好在它并不孤单，耳边还有一道聒噪的女声相伴。

对方似乎在和它说话，称呼它为玄鸟。

它不记得那道女声是谁，却觉得莫名熟悉。

玄鸟第一次听到这道女声是在它第一次睁开眼睛之后，当意识到自己在一片全黑的环境里时，它的内心很是惊慌失措。

不一会儿，外面便传来了一道女声。

「玄鸟啊玄鸟，一百年了，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一百年？它竟然已经在这里面待了一百年？

玄鸟虽然心里惊讶，但在听到这道女声之后，便莫名不害怕了。

而且它是如此笃定，这道女声会一直陪着它。事实也确实如它所料，这道女声在之后一直陪着它。

此时它想张口回答，却发现自己说不了话，只能被迫当一个倾听者——这让玄鸟有些气闷，虽然它对之前的事情毫无印象，却也觉得自己上辈子应当是只爱说话的鸟，这辈子才会因为不能开口如此郁闷。

好吧，它就勉为其难只听这个女孩说好了，谁让它不能发表意见呢？

那女声说：「玄鸟，大师兄死了，师父退位了，师叔云游四海去了，我和紫凝师姐留在门派里，我要好好学习，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振兴门派。」

玄鸟对这些称呼都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它的心情莫名低落，就连那句「就你还好好学习？」都憋在了心里。

那女声说：「玄鸟，我买了你最喜欢的话本，我烧给你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玄鸟当然看不到，它想气急败坏地告诉对方自己没死，不过它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机会了——它闻到了一股煳味，玄鸟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把它所在的这个固体也烤了。

果然，惊慌失措的女声也印证了它的猜测：「哎呀！鸟蛋怎么被烤了！呼呼呼，云绥，墨珩，快浇水！」

清凉的水像是天降甘霖般淋在鸟蛋上，成功挽救了玄鸟的生命。

玄鸟听到云绥这个名字，莫名觉得不喜，不过鉴于对方救它于火之中，它决定勉为其难地少骂对方一次。

后来那女声大约是也意识到就算烧给玄鸟，对方也看不到话本，便干脆念了起来。

玄鸟起初还觉得正经鸟谁看话本，这个女声为什么会觉得它对这种故事感兴趣？

不过它就真香了，每天定时定点竖起耳朵倾听，听到情动处还要在蛋壳里偷偷抹眼泪，为男女主角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黯然神伤，不知是否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只鸟在等着它，让它得以一生一世一双鸟，永远不再分离。

那女声又说：「玄鸟，我买了你最爱的红豆派，不过你现在吃不了，我就替你吃了。但是你放心，等你出来，我肯定每个都打包五十份，让你吃个够。」

玄鸟能够闻得见香味，它的肚子不禁开始咕咕作响，口水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只是这些外面的女声都不知道，它只能贴着鸟壳听到对方的咀嚼声，似乎吃得很香。

它悄悄用翅膀摸了摸蛋壳，像是与外面的那道女声拉钩上吊，希望对方能够说话算话——它要是出去，那女声别忘了兑现自己的诺言。

外面的女人似乎有所察觉，竟然还心有灵犀地伸出了手，摸了摸玄鸟的蛋壳。

不知过了多久，那女声又有喜报传来：「玄鸟，我当掌门了，你知道掌门是什么意思吗？我有种努力学习终于当上课代表的感觉！」

玄鸟被当作文盲很不高兴，但它还是由衷为这道女声感到开心，完全忘了自己当初还想讽刺对方。

当然，玄鸟自然也不明白自己开心的点儿在哪里，只觉得是因为找到了靠山。

那女声还说：「我爹终于找到我娘了，狐妖果然不老，和我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她像我的姐姐！」

虽然女声口中说的父母和它没有半毛钱关系，但玄鸟也莫名高兴起来，只是很快那女声便忧郁地说父母在一起后，为了二人空间竟然丢下她去旅游了。

暑去秋来，年年似流水般逝去——别误会，玄鸟当然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从那道女声嘴里听说的，时间一晃已经是它觉醒意识的四百年后，而按照那道女声的说法，这是它被封在这个蛋壳里的第五百年。

那道女声还说，从它被封印起，她便一直陪着它，让它不要忘了这份恩情，好好吃胖当个储备粮，以免以后有机会报答自己。

玄鸟那丝感动瞬间烟消云散，蛋壳里很黑，它也不知道自己的身材，只能祈祷自己的体型和这道女声期待的截然相反，最好骨瘦如柴，清蒸红烧都是浪费锅的主。

女声的声音充满了感慨：「没想到我竟然真的活了五百年，放在我原来那个世界，可是要被抓去解剖的。」

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女声的声音已经从原本的清澈悦耳变得成熟稳重，它就像是见证了一个女孩的长大蜕变。只是它和女孩一个在壳内，一个却在壳外。

那女声说的最多的话便是希望它赶紧出来，外面有填满了话本的书铺，有热气腾腾的糕点，有绵延无尽的蓝天，还有它的故人。

玄鸟不知道自己的故人是谁，甚至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外面那道女声和它是什么关系，又为什么那么在意它的出现，不过这并不妨碍它根据女声的话憧憬从蛋壳里出去后的日子。

它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那道女声说外面的世界很好，它就觉得很好。

只是任凭它怎么努力想要撞开蛋壳都不行，那蛋壳坚硬无比，即使它撞得肩膀生疼也纹丝不动。原来玄鸟是觉得这鸟壳在保护自己，现在却觉得这鸟壳是在束缚自己。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女声的声音也开始变得焦躁起来，玄鸟甚至还听到了对方嘀嘀咕咕的声音，即使对方努力压低了嗓音，它依然听得清清楚楚：「奇了怪了，爹爹不是说五百年后玄鸟就会重新孵化出来吗？这都五百年零九天了。」

玄鸟表示自己也很纳闷，只是令它怀念的是这女声熟悉的语调，让它恍惚间回到了几百年前。

这女声继续自言自语道，就在玄鸟以为她会有什么高见时，就听到女声恍然大悟的声音：「难道是没有孵化的过程？！」

玄鸟心猛地一跳，总觉得这女声似乎又要出什么馊主意。果然，它听到女声似乎在吩咐别人：「阿芽，去把那只母鸡抱过来。」

阿芽便是那女声收的徒弟，听说是紫凝师姐和一个散仙生的孩子，在第三百年时紫凝师姐便随散仙离开了，而阿芽则被这女声收留。

玄鸟：！！！

这人竟然要让一只母鸡孵它！

别欺负它什么都不记得，就让一个它菜谱中的东西碰它！

或许是一时恼怒，玄鸟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气，它连忙蓄力一撞，坚固的蛋壳也裂出了一条缝隙。

一丝微弱的光艰难地钻入了缝隙之中，看着被撞开的口子，玄鸟的心情很是悲愤——果然，就连蛋壳都看不下去了，竟然都有所软化。

只是很快玄鸟便想不了那么多了，它听到了一声惊呼：「玄鸟！」

是那陪伴了它五百年的女声，它刚要钻出来，便被人一把抱进怀里。

玄鸟挣扎着抬起头，终于看清了抱着自己的人——那人倒是长得漂亮，只是此时泪眼蒙眬，抽抽噎噎，好像这不是它的新生，而是它挂了。

虽然它觉得这女人很是面熟，不过最终还是归咎于了对方长相精致，但可能长着一张大众脸。

「玄鸟，你终于出来了！只是你为什么还是那么丑！」直到抱着它的人开口，玄鸟才意识到原来是那个陪着它的熟悉的老朋友。

玄鸟气得炸毛，它想要反驳，可是对上那个人的眼神之后瞬间又安静下来。它在对方眼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淦，是真的丑。

它一身黑羽，瘦了吧唧，倒真应了它的祈祷——拿去煲汤都觉得浪费了水。

不过玄鸟却觉得这句「很丑」非常耳熟，像是在哪里听过，难道在这之前，它就已经被人说过丑了？

玄鸟觉得自己的心态要崩了。

他是个外貌协会，平心而论，要是它碰到这么丑的，肯定要鸟不停爪地远离。

可是那个女人却很开心，虽然嘴上说着它丑，却把它抱得更紧。

「是个好人。」玄鸟在心里给对方发了一张好人卡，不过它并没有被女人的糖衣炮弹打倒，还是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你是……」

玄鸟发现自己能说话了，只是声音有些嘶哑，非要形容的话就是……嗯，声如其貌。

抱着它的女人身体明显一僵，而后像个诈骗分子似的惊愕追问：「你不认识我了？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是瑶光啊。」

它对这个名字很熟，但对名字后代表的意义、以及这个名字与它牵扯的记忆，仍然是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瑶光又说了几个名字，像是在测试玄鸟是否还记得这些人。

玄鸟其实对这些人也全无印象，只有挥之不去的熟悉感，不过由于瑶光之前都提过，所以玄鸟还是说道：「我记得，这些人我在壳里的时候都听你说过。」

一个女孩走上前，想要递给瑶光手帕。

瑶光谢绝了阿芽的手帕，擦了擦眼泪，像是在笑：「原来你能听到我说的话啊。」

玄鸟点了点头，而后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还有你要给我五十份糕点的事情，我也听到了，所以你不能赖账。」

瑶光笑了笑，道了句「好」。

她顿了一下，忽然问道：「玄鸟，你想不想找回自己的记忆？」

当时的瑶光并不知道这五百年来，蛋壳里的玄鸟竟然能够听到她的话，所以说的也一直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不过知道玄鸟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后，她又觉得很是庆幸，毕竟这样玄鸟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就不会孤单了。

原来她真的歪打正着让玄鸟感觉到了陪伴。

玄鸟一愣，思绪从糕点的选择中抽离出来，开始思考起瑶光所说的事情。

其实在蛋壳里的时候，玄鸟就已经思考过这件事情。

它已经从瑶光所说的话中感觉到了熟悉感，自然也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

它也曾想过是否要恢复记忆，不过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可是现在不知为何，看着瑶光的神色，玄鸟忽然想要恢复记忆。他忽然很想知道自己和瑶光的相识相知。

「我想。」玄鸟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此说道。

瑶光笑了笑，她的唇角上挑，眼角眉梢都带着轻松的笑意，这笑容令玄鸟觉得十分熟悉，熟悉到它的眼眶一酸，几欲落泪。

五百年的时间实在太长，很多玄鸟熟悉的人都已经不在，所以这让它找回记忆的路十分波折。

不过玄鸟和瑶光都并不着急，毕竟无论玄鸟的记忆是否恢复，瑶光都说会陪着它，就像五百年前玄鸟陪着它一样。

瑶光也确实按照承诺，带玄鸟去了人界，给它买了五十份糕点，又买了话本，玄鸟趴在她的肩头，她带着对方穿过熙攘的人海。

有两个调皮的小童打打闹闹地穿过人群，大点儿大约是跑累了，气喘吁吁地对紧跟不舍的小点儿孩童喊道：「都到了饭点你还追着我，不知道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吗？」

那小点儿的孩童没回答，玄鸟却是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没错，他说得对，干饭最大！」

不过很快玄鸟便愣住了，那个孩童可压根没说「干饭」这个新鲜词汇，它又是如何脱口而出的？

倒是瑶光听到「干饭」二字，忍不住扑哧一笑，在对上玄鸟疑惑的目光后又收起笑容，漫不经心地转开话题：「还想吃些什么？」

玄鸟叽叽喳喳地报起了菜名，它抬头看了一眼蓝天，发现果然如瑶光所说，这天广阔无垠，似乎任它驰骋。

翱翔大概是每一只鸟的天性，玄鸟也想飞，可是它舍不得瑶光的肩头。

它终于知道瑶光所说的故人是谁了，难怪瑶光要放在最后说，原来是最吸引它的一点。

瑶光和玄鸟相视一笑，亦如往日年少。

玄鸟的脑海里隐隐想到了什么，可是它还没来得及抓住，这丝想法便很快溜走了。

头顶是漂亮精致的花灯，街道车水马龙很是热闹，一人一鸟穿过马车轧过的栈道，朝着最近的点心铺走去。

该盐选专栏共 20 章，95% 未读

继续阅读

VIP

盐选专栏

心悦卿：有甜有虐的仙侠言情故事

阿玄姑娘 等

共 20 节

会员专享 ~~¥39.00~~

编辑于 04-22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